

英國文學

程鳴夏雨合編



中流書店刊

英 國 文 學

程 鷗 夏 雨 合 編

中 流 書 店 刊

「英國文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實價二元

編輯者：程鳴：夏雨

裝幀者：錢君 鈞

發行者：許楊 侯

出版者：中流書店

上海天潼路泰安里118號

總代售：
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中國雜誌公司
暨各大書局

英國文學序

接受外來的文化，是發揚本土文化的唯一源泉，不但在歐洲的文學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這許多事實上的例子，即就把二十年前發生於我國國內的五四運動來看，從民四到民十六之間的新文藝作品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一大半的力量，還是得之於當日從歐洲繙譯過來的作品，像易卜生，托爾斯泰，安特列夫，柴霍甫，史特林堡，顯克微支，法郎士，莫泊桑等等，在這許多偉大作家的譯文裏，初期的新文學作家接受了他們思想上的，技巧上的遺產，才奠定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塊基石。

中國因地理環境的限制，及語言的深奧，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歐美小說被譯成中文的還是近幾十年的事，但年代雖短，而被介紹過來的各國各家作品的數量，却也有相當的可觀，而所遺憾的是這些散見於各雜誌的譯文至今還沒有一部有系統整理的選集問世。

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在文字上的反映，因了作者所處的社會和時代有所不同，因之表現於作品裏的風格內容也便二致，一國有其該國文學的特殊風格，我們要接受世界文學，不外乎往下列二

種研究方法着手（一）從主義的派別來研究。（二）從一國的文學個別來研究。

關於前者，本社已出版了『世界文學叢刊』問世，現在我們再行編印這冊『英國文學』俾有志文學的青年便於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英國的文學在世界文學領域裏向有其特殊的地位，在中國被譯成中文的也復不少，這裏所選的，是從百五十餘種的譯文中經過嚴格選擇的，本書可說是研究英國文學的珍貴寶庫，是文學青年的豐富的精神食糧！

序

莫理孫原著

樓梯上

胡適譯——

摩爾原著

追念

秋蓮譯——八

史蒂文生原著

自殺俱樂部

豐子愷譯——二二

吉辛原著

一個窮的紳士

朱湘譯——六四

喬伊斯原著

複本

傅東華譯——八五

高爾斯華綏原著

迂士錄……………傅東華譯一〇一

哈代原著

心獄……………伍光建譯一二三

勞倫思原著

病了的煤鐵夫……………杜衡譯一四二

赫胥黎原著

半天玩兒……………徐志摩譯一五五

恩蓋爾夫人原著

手與心……………胡仲持譯一七八

樓梯上

莫理孫原著 胡適譯

這所房子也曾見過世面來。當年倫敦東頭商業興旺，裝船的和造機器的還不至於不層住在他們的工場所在的區域，那時候曾有一位體面的主人住過這房子。但是現在這所高屋，磚牆雖然還結實，外觀可很難看了！走道兩旁，污穢不堪，油漆也剝落了；窗子有開裂的，有釘補過的；大門是終日開着的，婦女們坐在石級上，閒談着疾病，死喪，和物價；地毯上一個一個的都是絆人的破洞；樓梯上和走道上到處都是泥污。因為八家人家合住一所房子，誰家也不肯買一塊門口擦腳泥的粗席，況且那條街又是一條常是泥濘不乾的街道。這房子不但難看，還有種種氣味，沒有一種是好聞的（一種是煎魚

臭味。

雖然如此，這房子卻還不是一個貧民窟。

三層樓上，一個瘦削的婦人，兩隻手腕露在短袖外，站住了在一個房門外偷聽；那房門開了，從那久閉的病房裏放出一股腥臊氣味來。一個曲背龍鍾的老婦人站在門檻上，一隻手握住身背後的門。

那瘦婦人問道：「克狄太太，他現在可好些嗎？」說時，她對那門開處一點頭。

那老婦人搖搖頭，隨手把門帶上。她的牙牀在那枯瘦的嘴裏磨來去磨：「好是不會好的了，直等到他走。」說到這裏，略頓一頓：「他快要走了。」

「醫生說沒有指望了嗎？」

「天哪，我不要問什麼醫生，」克狄太太臉上頗像忍不住要笑：「我見過不少的醫生了。這個孩子就要行了；我也看得出的。況且——」她說到這裏，把門又拉一下，關緊了，她才低聲說：「——他們來接他了。」她使勁點一點頭，接着說：「三個鬼昨晚在牀頭作響！我懂得那是什麼意思！」

那瘦婦人皺起眉頭，點點頭：「呵，是的，我們遲早總逃不過這一天。有時候，這樣脫卸，倒也快活。」這兩個婦人各朝空處望着，那老的點一點頭，嘴裏咯咯作聲像田雞叫。一會兒，那瘦婦人說道：「

他總算一個好兒子，可不是嗎？」

「噯，噯——我當他是一個很好的兒子了。」老婦人似乎有點不高興：「雖然我只有一個工會可以幫貼一點，我總要把他的後事辦的好看點。多謝上帝，我還辦得起！」她很凝想的說着：一只拳頭托着頰巴，睜着眼睛望着樓梯上漸漸暗下來的夜色。

那瘦婦人說：「當日我的男人死時，」她提起此事，似乎得意起來了，「我給了他一個很冠冕的出喪。他是一個奧德斐洛會員，我得了十二鎊錢。我辦一個橡樹棺材，一輛開敞的柩車。我們一家坐了一部馬車，他的同伴坐了一部——那是雙馬車；還有翎毛，還有護喪的執事。我們揀最遠的路，繞到墳山。棺材的人對我說：「孟代太太，無論怎樣，你心裏總可以覺得你待他不錯了；在這一點上，總沒人能怪你。」是的，沒人能怪我。他對我是個好男人，我也給了他一個好看的埋葬。」

那瘦婦人很得意了。這個聽的爛熟的孟代出喪的故事，今天在克狄太太的耳朵裏忽然發生一種新的趣味。那老婦人反搭着下頰巴，磨來磨去，說：「我家巴白也會有一個冠冕的埋葬。有了他的保險錢，再東湊上一點，西湊上一點，我就辦得下了。只是護喪的執事的一層，我可說不定。那是一筆費。」東頭的方言，婦人們看中了一件東西，而沒有錢買到手時，他們不明說買不起，只說那是一筆「

費，」或說一筆「大費。」意思是一樣的，只是說來好聽點。克狄太太也會估算過她的家私，終覺得執事是一筆「費。」在一個省錢的出喪，執事人 (Miles) 至少也要半鎊金錢，另外還得請他們喝酒。孟代太太說是要那麼多。

老婦人點點頭，「是的，是的，半鎊金錢。」這時候房裏邊發生一種沒氣力的響聲，像是病人用一條手杖敲着地板。老婦人喊道，「就來了。」——她伸手去抓門上的手柄，一面說，「是的，半鎊金錢；但那可不算少了，我想不出法子怎樣弄這筆錢，——眼前真沒有法子。」她伸手去推門，又頓住了，找上一句道：「除非我不用翎毛了。」

「不用翎毛，那是很可惜的。我要……」

樓梯上有脚步；忽然有絆了一交的聲音，接着就是一個人生氣賭咒的聲音。克狄太太瞪着那將黑的夜色，問道，「您是大夫嗎？」

來者是醫生的助手；他進病人的房裏去了，孟代太太也自踱上別一層去了。

有五分鐘的時候，樓梯上更黑暗了。醫生的助手——一個少年人——從病房裏出來，後面跟着那老婦人，拿着一支蠟燭。孟代太太在上層的黑暗裏聽他們說話。

那助手說：「他快要落下去了；他務必喝點提神的東西。曼塞大夫叫給他紅酒喝。酒呢？」

克狄太太嘴裏咕嚕，怪可憐的。那助手使着一種不很在行的腔調（他是一個月前才准行醫的）說：「我告訴你，他務必喝點，他吃不下硬東西了；我們不能讓他這樣落下去。多挨過一天，也許會轉機呢。——可是因爲你買不起紅酒？」

老婦人說：「那是一種費，——費那麼多，大夫一天一天的半升牛乳，還要這樣，還要那樣，還要……」她說不清楚了，頰巴只磨着。

「但是他務必喝這個；就是你的最後一個先令，你也得買給他喝。如果你當真沒有這幾個錢……」他略頓了一頓。他不是一個有錢的少年人，——有錢的少年人不會來替東頭醫生當白差，——但他記起昨天晚上打納牌時，一堆一堆的大便士贏進來；況且他是新來沒有閱歷的人，想不到他自己投去上當。所以他摸出五個先令來，說：「如果你真沒有錢，——也罷，拿這個去，買一瓶好的。不要到小酒店裏買。不要忘記，立刻就買。他早就該喝這個了。」

他可不知道，說也巧得很，原來他的師傅前一天也曾犯過同樣的不小心。給的錢的數目都是一樣的，也是在那樓梯口過付的。克狄太太既然不說，他那裏知道；他摸下樓梯，走上那泥濘的街道，心裏

盤算：一個公理會牧師的兒子打牌贏來的錢，這樣花掉一點，不知可以贖罪嗎？

但是克狄太太拿蠟燭進房時，鼓起了臉上的皺紋。很聰明的搖搖頭。「鐘」的一聲，五個先令掉在一把茶壺裏去了。孟代太太聽到這裏，也就走開去做她自己的事了。

房門閉了，樓梯上全是黑暗。有兩次，一個同屋的人下來，上去，又下來；那扇房門還是閉着。底下幾層，男的，女的，來來往往，出出進進。偶然一種喊聲，或一種笑聲。從街上送過來，馬路旁的石路上，腳步的聲音，更清脆，更少了；從底上一層的走廊上，時時有醉鬼走路跌撞不穩的聲音。

一隻破自鳴鐘，噉噉的亂報鐘點；每隔二十分鐘，準有一個警察的腳聲走過，似乎有意譏嘲那破鐘的時辰不準。最後，有人把大門關了，街上的聲音就模糊了。樓梯口上那間房裏門上的鑰匙一轉，鎖上了。此外，更聽不見什麼了。下面一隻慘暗的燈光，照了幾個鐘頭，也就滅了。那發了瘋的自鳴鐘，噉噉的不息；但那間房裏終夜沒有人出來，也沒有誰開那房門……

次日早晨，孟代太太來敲門，那房門上的鑰匙一轉，門開了。停了一會，那兩個婦人同走到樓梯口，克狄太太戴着一頂不成樣子的帽子。

孟代太太說：「阿，他是一個很好看的死屍，白的同蠟一樣。我的男人死時，也是這樣。」

那老婦人又作田雞叫了：「我不能不走了。又要去問保險錢，又要給他量身材。夠忙了。」

「夠你忙了。你要那一家棧房？衛金好嗎？我那回僱的是衛金家。比開基家好點。開基家的執事，穿的衣服不漂亮，褲腿竟有擦破了的。如果你想用執事……」

「自然，自然。」克狄太太很僵硬的點一點頭：「我要用執事。多謝上帝，冠冕點，我還出得起。」

「還用翎毛嗎？」

——來自短篇小說

追念

摩爾原著 秋蓮譯

我初次看見她，是在宏敞的威斯得明司脫大會堂裏——看見她的尖削的腮兒，她的紅色的頭髮，她的雪亮的牙齒。第二次我看見她，是在她自己家裏——是一所改建的村舍，一半兒是別墅，後面是打麥場，一部繁響的打麥機，一個鴿棚，毗連着馬廄，常常聽得馬具的桔槔聲同馬夫的斥叱聲，好像那肥大的耕馬從沙田裏工作回來或出發到沙田裏去工作去。她便在一箇種滿各式樅樹的花園裏，一天到晚培植着花兒。晚上我們相聚的那隻客廳裏，她的丈夫默默的吸着煙斗，那幾位年輕的女兒，棕色頭髮披在她們的背上，便玩着雙人跳舞，只有她一個人說笑個不休，她的說話很流暢，她的笑聲

很宏亮，那時，我剛只十八歲，非常熱切的在研究宗教問題，有一天，我告訴她，我帶在衣袋裏的書，有時候要研究的。是康德的「純粹理知論」。我對她講這本書的價值，似乎一點也引不起她的注意，她顯然缺乏討論宗教問題的趣味，使我很詫異，因為她確是一個虔敬宗教的婦人。我真不懂怎麼盲目的信仰便能使人滿足的呢。有一天，在花房裏，我閒蕩着在那裏，她便對於「理知分類的演繹法」那章書說了許多閒話，並且，還笑說道，她要叫我叫作康德了。這個綽號並不得到她家裏的別人承認——別人是替我另外造了一個更加容易喚起他們的想像的綽號——但，她卻總保存着她給我的綽號，在我們做着朋友的那麼多的時日，她從來也不會叫過我別的名字。

爲何我會同這般人做朋友，這是沒有理由可說的。我們在性格上，氣質上，都是相反，不過，有些地方似乎相同而已。如果說，兩方面總有一方有些兒心意存着。那麼，在我方面是一點也無心的，那時，我完全是一個莫明其妙的孩子，我的青春是一個大夢，我的朋友都是夢裏的憧憬。我看朋友，我瞭解朋友，是同一個人躺在豐茂的草地上，仰看着天空中夏雲的幻變，瞭解夏雲的幻變，一樣的莫明其妙。就是這種樣子，我再三再四的去拜訪，一直到我知道那個戴着高帽子沙田上散步的老爺死了，我的幾位朋友搬家到一百多碼遠的那所房子裏去——那是一所意大利式的房子，隱蔽在沿海一帶的榆

樹中間。在他們的新屋裏，我覺得他們好像是舞臺上的戲子，那新廂房的建築同新花園的花木，使我纔覺得他們比較先前我覺得的曠影切實了一些，我也感到好像是看舞臺上的背景，我離開他們也便如我可以離開一齣戲似的，走上了人生別的一條線索後，便即使在我什麼都想了起來的當兒，也很少想到他們了。幾年過去了，到外國去了很久的一齣，回來後，我纔在倫敦又偶然的碰到他們。

從新又再三再四的去拜訪。我的這幾位朋友仍舊都同當年別離時一模一樣，他們的屋子也和當年仍相同，他們的生活的治理也與當年一點兒沒有改變。我也不覺得我自己有一點兒心意的變動，直到有一天，我同她的一個女兒在花園裏散步，纔一種家庭的意識忽然到了我的心上。從此之後，我似乎常常要知道這幾位朋友，他們似乎是我的人生的部份了。這是一種忽然的銷魂的愛情之甦醒，人生好像黎明時的田野一般的開展出去，在許多新的不可思議的式樣裏變做清晰而切實了。尤其使我驚異的，是我發覺了我自己竊慕着她，那個在十五年前看見她一點也不懶賍的婦人。他此刻是五十五歲了，但，看她那麼小姑娘兒似的和貌，那麼姣嫩，那麼瞭亮的笑聲，誰也不會相信她是這麼大年紀的，無論如何那我明知道她是比我初見她時老了十五歲了，不過，這十五年的光陰，卻帶來了彼此的瞭解和同情的心意。我倆變爲知己了。我留意她所穿着的衣服，告訴她，我最愛她穿什麼。只在

我呆呆地望着她，詫異着她在花棚裏戴着一頂舊遮陽帽，帽邊上插着一朵憔悴的櫻粟花的時際，她拒絕了我。她常常要喚道：「不要看我呀，康德。」我知道我是像一個印度來的老醜婦了。

「你好看得很哩，」我說，「戴着那頂舊遮陽帽。」

她放下了澆水壺，笑着把帽子脫下了，說：「這倒好看哩。」

「一點也不。你在花房裏工作的時候美麗得很哩……我喜歡你這種裝束比你到物雷登去時候的那種打扮更加喜歡呢。」

「你這樣的嗎……我以為你最喜歡我穿那件新的黑羅衫呢。」

「我以為我是不論什麼時候都一樣的喜歡你的。」

我們面面相覷着有一種強烈的愛情在我們的友誼當中。「這不是奇怪嗎，」我說。「我初認識你的時候，我對你，沒有我現在對你這樣敬羨的一半呢？」

「這怎麼哩？那時，我還完全是一個年輕的婦人哩。」

「是的，」我說，心裏懊悔着我剛纔說的話，「不過，你不看見，我那時只是一個小孩子哩——我生活在一個夢中，很難看清楚我遭遇的什麼的。」

「是的，當然。」她快樂地說，「那時，你是非常的年紀小，你對我，不過當我是一個兒子養得很大的婦人看待罷了。」

她扣起着衣裳，手裏捏着那頂她說使她弄得像個印度來的老醜婦的遮陽帽，陽光照到她的紅頭髮上，這頭髮此時是已經稀少了些了，但，一口純白的牙齒，卻每顆都是像精緻的雕刻品，那個美麗的狐狸似的面貌上也細得一點雀斑都沒有，她的姿態更特別顯出一點也沒有老年的痕跡，如果她同她的女兒一塊兒在房間裏，不還是竊慕她哩。

有一天，正在貯物室裏尋一張棕色的紙包一本書，我跨過了一堆已舊藏書。如果我碰見了一疊辣斐爾的畫。我也不過這麼的吃驚。一張也沒有什麼畫，不過是二十冊手抄的藏書，在一家從來也不讀書的人家裏。我看那寫着的年月——三十三年以前了。這時際，她在地板上拾着爛蘋果。

「誰能夠，」我問道，「常把這些手抄的藏書放在這裏呀？」「啊，這是我的藏書，」她說。「當年我同巴烈脫先生訂婚的時候，我常是讀這些藏書的，你一定早已聽得過他的名字——他手抄這些香艷體的名著的。那時，我是非常的愛讀書，他同我常常在士華斯地方的那個古花園裏談哲學論字的。現在那個花園是早已完全改造過了。」

把這種忽然的發現已經厭滅的嗜好，同時似乎把我們更抗近了擁來，在那寂靜的貯物室裏，蘋果的香氣中間，她的面頰用全付她的小姑娘兒的精神發紅了。我瞭解她也瞭解得好像我是同她當年一塊兒生活過來的一般。「你從前一定是一個極可愛的姑娘。我相信如果我當年早認識你，我一定會向你求婚的。」

「我相信你的，康德……你可是以為我從未讀過書的，所以我現在總不看書嗎？你決不會想到我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如何的愛讀書呢，如果我同巴烈脫先生結婚了，我相信我早成了個女才子了。但，笛克來了，我的爸爸主張我同笛克是一樁更加相配的婚姻，此後我便有小孩子了。那時，我們是窮苦得很，那老爺是從來也不肯資助我們的。」

到此時候，我似乎是常要同我的這幾位朋友相聚了，我高興的時候便到他們那裏去，有時我在他們家裏住一禮拜，有時一住六個月，但在他們那裏無論住得多麼長久，他們卻總說住得太少。乘倫敦五點鐘的火車到他們家裏去吃晚飯，我常常一直跑到我所住的那間房裏去，好像我是他們家裏的自己人一樣。有時，我趕不上五點鐘的火車，便乘六點鐘的火車去。我看見他們在吃晚飯，那燈光似乎更增加了我們的親熱，我繞着桌子走過去，一一同他們握手，在這握手的中間，感着一種特別的

愉快。有一次，我到他們家裏去的時候，不看見她，我便說道：「一定你們不許她在花園裏逗留到這個時候了吧？」

他們告訴我，她是病了，我便兩禮拜不准到她的房裏去。過了些時日後，講她的病況的閒話越多了，後來我聽得說本地的醫生不肯再負責了，要求到倫敦去請一位醫生來商酌商酌。但她不肯爲了她而化這麼許多錢，她說她自己很可以到倫敦去看病的。

小馬車載她到火車站，我看見她在待車室裏，縮在圍巾中間。她羞見我，但實在疾病並沒有如她所想的改變她的模樣。有些絕世的美人，疾病是決不能破壞她們的美貌的，她是天生美麗得這樣，即使到了墳墓邊上，還會對你微笑呢。

我們以爲火車永遠把她從我們中間載去了，但她卻有希望的回來了。醫治是已經無須了，不過，她還不出房門好幾天，等到吃藥吃得有了些氣力纔下樓，差不多過了一個月光景，她的氣色異常的好了，一天好似一天，不久便復原了她的小姑娘兒似的相貌同輕佻。這種相貌同這種輕佻是那座老宅子的甯靜中的一種嬌愛同一種愉快。她的嬌愛同輕佻是驚得這樣，有一天，他打扮得要坐馬車的模樣，走下樓急奔到書房裏來，馬上便揭開了她的寫字檯蓋，在無數的抽屜裏尋找一包她藏在那

裏的紙包的錢。

「你是多麼美麗呀！你現在是完全病好了，你的模樣兒像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呢！」

她回轉頭來望着我，面上帶着一個老婦人對待比親生兒子的關係有些地方不及有些地方更深的。一個青年的那種愛情。一種性的感情映泛得這樣熱切，好像一層夏天的紅霞映泛到了秋天的面上。於此，有些異樣的溫柔蘊含在青年渴望着一個當作寄母般看待的她的衰頹的美的時際，而她也同時也對他表示出如韶韶華不把他的她之青春劫奪了去，他會戀愛這小姑娘兒的。這樣熱切一種放蕩的愛情，決非循規蹈矩的人所能瞭解的了。

我記得那天，那是我最近的一次看見她的美好。此後，我們便馬上覺察到她還沒有完全復元，我們都以爲這是因爲她沒有正當吃藥的緣故，她獨個兒在她的花房裏消磨很長的時間，酷熱的太陽晒着她的背上，我們便勸她——我是第一個勸她——勸她不要那沉重的澆水壺拿來拿去，也不要到園後池子裏去沓水，我知道，要救她是只有替她澆花去。但她又是個這樣脾氣的人，什麼事情都要親自動手的，如果她自己不關門，她便要以爲門不會關閉好的。她總是要說她的工作。「如果我不工作，」她說，「只要一個禮拜，一切事情便要堆積得我再也不能補償不清了。最壞的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做

的工作的」。眼見着他的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她的這種思想伸長得變爲同妄想差不多了，終於我靠着同她的友情的密切。對我說，她的生命是屬於她的丈夫同兒女的，她不應該這樣的不惜身的。我竭力的勸告她，如果照普通的保養保養，她還可以活二十歲，但像眼前這樣的操勞過度，她便休想活長遠了。我這樣忍心的說，但她卻只微笑，領會了我是何等的愛她，她便回轉頭去。我似乎覺得她自己一定是知道她無可救藥了，所以索性把她的殘命完全獻給花草的。這是何等的動人憐惜呀，看着她這衰殘垂死的人兒，獨個兒長日漫漫的在培植花草，無情的烈日從那玻璃窗裏直透進來，一點也不肯放鬆的逼炙着她。我記得如何她常常在晚上精疲力盡了走進來，躺在那隻小沙發上。她的丈夫，眼睛裏含着一種憂慮，寧靜，仁慈的神情，常常把圍裙替他的腳蓋好了，而去坐在她的腳邊，溫柔，恩愛的要求着捏她的手，好像他們不是結婚了三十年的，還只是一對戀人呢。這樣的時候，我們便都懇求她許我們去請倫敦的醫生，我記得我是何等的得意，當她仰着頭說道，「很好，康德，就照你的意思做罷。」我還記得我站在那條巷口的小樹旁邊，等待那火車站上來的醫生。美麗的老榆是一帶濃碧，美麗的天空是一抹蔚藍，我同醫生緩步行着，遙望那美麗的牧場上懶散的白羊，顯出無限寧靜，夏季優美的暖氣沒融了我們的全身，我們便講到病入膏肓的她。

「那麼，無可救藥了嗎？」

「救藥是沒有這一回事……我們是不能創造生存力的，只能刺激生存的力，我們越刺激越衰弱，一次一次的刺激，刺激到生存力盡了為止。我們的藥物不過是速死而已。」

「那麼，無希望了嗎？」

「我怕是无希望了。」

「她還能活五年不？」

「我以爲絕對不能。」

「那麼，你診她還可以活幾年呢？」

「你要求得太多了……我說起來只是年餘罷了。」

醫生往那條綠葉濃蔭的甬道去了。我留在那裏，望着那蠢笨的羔羊，看着那純碧的四野，只是一個黑暗促狹的空間而已。那天，便是我最末的一次看見她。她坐在一隻矮椅裏，確然是病得很重了，說話的這聲氣非常幽弱，不過，仍舊是嬌嫩純潔的，她說，「是你嗎，康德？¹這兒來，讓我看看。」我在敦倫工作的時際，我常常接到這幾位朋友的來信，報告病況的加劇，一封一封的來信，每次說她的危狀

越厲害了些，這樣的一直來信說得似乎她在眼前就要死了。這是不能再掛多時日了，信上說，「母親是無希望過冬了。」不久又來信說，「母親是不會到下個月了。」接着便到了一通電報，「母親危，速來。」

這是深冬的一天，陰風蕭條的午後，又是禮拜日，火車各站都要停頓，遲遲難進的旅路經了四個鐘頭纔達到目的地。那小火車站上散滿着冰屑，走到那條巷口時，呼拉呼拉的寒風撲上我的面頰，好像一塊鐵板在打我的樣子。我急急的向那樹林裏窺望燈光，如果她還未死，那燈光一定會從花園裏照射出來的，果然，我看見了那昏黃的窗櫺亮着在那裏了。走去的時際，路上碰到了那個管家的，我說「她怎麼了？」

「實在不好，先生。」

那晚上，她沒有死，第二天也不死，再一天也沒有死，我們好像等待着死神，進行得很慢的，不過，確是在進行的，來從我們中間把她的殘命收拾去。我常常要起墮落的想頭，想到這遲遲進行的死，欺詐了看護的人，而強迫把我們的一切獸性統都可羞的明顯出來了。因為我們無論悲痛到怎麼地步；我們還是一定要吃喝，甚至還是要談講那我們就要失去的可愛的人之外的別種事情。因為我們逃

不出可羞的天性的，我們吃着，喝着，評論着病房裏傳出來的消息，「母親不能過禮拜了，」幾天之後，「母親難過禮拜日了，」到了下一個禮拜，「母親今夜不能過了，」吃點心是最刺激我的，我老是要想，「我們在吃着果漿餃子，她在樓上死了吧。」

有一天我爲了些信件過沙田去，回來，我從馬廄那邊走進去的時候，我碰到了她的兒子。他哭着，抽噎着說，「我的老友，一切完了，她故世了。」我握着他的手也哭了。隨後，她的一個女兒下樓來，我便得悉了她故世的情形。她臨死之前的幾個鐘頭，她要一根絲綫，因爲三十年來，每晚臨睡之前，她總是用一根絲綫來介到她的美麗的牙齒縫裏去出牙齒的。她的可憐的手臂瘦到骨頭，細得同小孩子的手臂差不多了。一點也沒有氣力的她勉強撐了起來，絲綫便給了她，鏡子照在她的面前，但她的眼睛是帶着死氣了，她力竭了向後倒了下去。她的氣息便弱了，非常快的，她便自己知道要死了，擡起頭來向四周眺望，卻已經不能看見她牀前的衆人了，她說，「唉許多事情還沒有做完便死了。此後他們沒有我將怎麼過下去呢！」

我幫忙寫信，寫得非常悲傷的，非常合於習俗的，而把我們的悲苦實際上表現得非常少的，這時候，那幾位女兒是坐着在替死者扎花圈，個個鏡頭收到人家送來的花圈同弔慰的信件。那些女兒跑

到死者的樓上去，走回來的時候，她們便告訴我，她們的母親的面色是怎麼怎麼的美麗。在那些慘傷的時日，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數我拒絕去看她的死呀！我腦海中的昔日的她，是非常健康，非常美好的。我決不能屈從人家的勸告而把這無可再得的印象犧牲的。我們平時以為永不會有的一天，竟然臨到了。一頓豐美的點心，雪茄煙隨意吸着，禾稻的收穫，羔羊的時價，打獵，諸如此類的冰天最有興趣的事情，大家竊談着，這談話中還正式的插入着贊美死者的好處。我記得天氣是美麗的。充滿着純潔的陽光，空中有層來春的天色。送葬的行列沿着海岸前進，蓋着百合花的棺材裝在一輛塌車上面。給苦窮的勞動者拖着。那天，那慘傷荒涼的海濱，每種極細的線條，每種極淡的色彩，都深深的印上了我的心頭，我特別比往時看得更清晰，那舊教堂的紅棕色的屋頂同莊嚴的方塔，那落寞的村莊，那荒山起伏的崗巒，山頭的樹木高高的矗立在雲霧，好似一種羽毛。在教堂裏，那幾個女兒的面孔都悲苦壞了，她們低頭痛哭着。那幽怨的風琴聲，那逆耳難聽的贊美詩，那穿着白袍站在祭壇的踏板上的老牧師的粗厲聲親愛的心肝呀！我看見你的你的花園裏時，別人都望着那暗無天日的地洞，白頭龍鍾的老人都被老朽的好奇心所驅使着，擠上去向那無情的地洞下望。

羣衆很快的便散完了，死者的親朋回到家裏，便尋找最悅意最同情的人，談論體己的事情了。那

些遠來的客人探着他們的錶，一種對於生命抱歉之表情便蘊含在他們的面，他們把時間虛擲於生命滅絕了事情，顯然是使他們非常不舒服的。太陽沿海輝照着，田裏的麥秧非常的興榮，樹枝在抽放新葉，雲鳥高高地高高地上飛，消滅在蒼空裏，因為我們靠近田園，多情的烏鶻啼得萬分悅耳。在那早春的天氣，在那萬象更新的時際，那死的現象把那家族的景象常有的，而且永遠也不會銷汰的，在天蓋下活一天便要惹起一天心跳的，那種悲痛接觸到了我的靈魂。落在那羣談天說地的人叢後面的服喪用的黑鈔，插入到哀鬱的春光，我想到了她，我愛她那麼長久此後是永不能再見了。我想念我同她的種種往事，是神聖得我們一點也無差的可以尊敬的，我想念到我們的友情的密切，想念到我們純潔的逃出我們天生的本能。我記起了那少年人愛她得要娶她為妻的那種愛情之外的別人所待她之情，我便知道了，我對她的愛情比我那天所看見的世俗之情是更強烈得多，更有人格得多哩。

自殺俱樂部

史蒂文生原著 豐子愷譯

一 持乳酪果餡饅頭的青年

多才多藝的波希米亞王子弗洛律才爾寓居在倫敦的時候，曾以其舉動的吸引力及深切的慈
悲心獲得一切階級的人心的傾仰。僅就其爲世人所知的事蹟而論，這王子已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但
這些不過是他所實行的事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在平日是一個溫和穩健的人，常用與農夫野人
一般的眼光觀看世間；然而對於其運命所制定的波希米亞王子的身分以外的種種冒險而奇特的
生活，並非沒有趣味。每逢興致不佳的時候，倫敦的各劇場中都無好戲可觀的時候，或季候不適於他

的凌駕一切競爭者的種種野外競技的時候，他就召喚他的馬寮長及心腹友的琪拉爾定大佐，命他準備夜遊。這馬寮長是一個勇敢而竟有些鹵莽氣質的青年士官。

大佐歡喜地受了命令，連忙去準備。長久的習慣與世間的種種經驗，使他於變裝上有了無比的敏腕；他不但能用顏貌及態度，又能用聲音，甚至於思想，來適應各種階級，性格，及國土的人們；因此他能使王子避去人目的注意，有時二人得入奇怪的社會中。當局者全然不知道他們這種祕密的冒險；王子的沈着的勇氣，與大佐的機敏的智慧及騎士的忠節，使二人通過了屢次的危機；主從二人的信賴與日俱深了。

三月中有一個晚上，二人被一陣激烈的雨雪所驅，走進了利斯泰街鄰近的一所牡蠣酒館中。琪拉爾定大佐改裝，變貌，扮做一個與零落的新聞有關的人；王子則照例用假鬍鬚和一對大的假眉毛，裝作滑稽的相貌。這些化裝使他變成了一種毛髮蓬鬆而飽受風霜的樣子，在像他那樣的上品的人，這全是不可以推測的假裝，主從二人這樣打扮了，從容地在那裏喝白蘭地和蘇打水。

酒館裏充滿着男女顧客；雖然其中有兩三人和這兩個冒險者談話，但沒有一個人希望更接近他們。這裏面都是倫敦的渣滓及平凡的下層社會的人們；王子已打欠伸，對於一日的行樂覺得疲倦

了。這時候那自由扉猛地推開，一個青年背後跟了兩個男僕，走進酒館來。兩個男僕各捧着一大盤乳酪果餡饅頭，上面蓋着布，一進門就把布拿去；那青年在顧客間巡行了一周，用一種異常謙恭的禮貌，強請各顧客受取那些點心。他的請願有時被人笑着容納；有時斷然地，或竟嚴厲地被人謝絕。達到後者的情形的時候，那青年就說了幾句滑稽的話，自己喫了那饅頭。

最後他來對弗洛律才爾王子說話了。

「先生，」他裝着一種極慝懣的態度，用拇指和食指夾了一個饅頭呈上，同時這樣說，「初次見面，你能笑納一個否？我可擔保這點心是上等的，我自己從五點鐘到現在已經喫了二十七個了。」

「我的習慣，」王子回答，「對於贈品不重其物質，而寧貴其見賜的精神。」

「先生，這精神，」青年又行一個禮，答道。「是嘲笑了。」

「是嘲笑？」弗洛律才爾順他一句。「你意欲嘲笑那一個？」

「我並非來這裏講哲學，」那人回答，「我不過是來分送這些乳酪果餡饅頭的。倘然我說，我是真心地投身於這可笑的事業的，我想你一定十分光榮，請你屈就一下。不然，你就是強要我喫第二十八個，我實在已經喫厭了。」

「這的確使你爲難，」王子說，「我滿望爲你解除這難點，但有一個條件：倘然我的朋友和我喫了你的點心——我們都是不想喫的——我們要請你一同晚餐，作爲報答。」

那青年似乎考慮了一下。

「我還有幾打饅頭在這裏，」後來他說，「在了結我這大事以前，我非再去走訪幾處酒館不可。這須費些時間；倘使你們的肚子餓了——」

王子用很謙恭的辭色攔住了他的話。

「我的朋友和我陪了你去，」他說，「因爲我們對於你的過夜的極有趣的方法，已經感到深的興味。現在和平的預議已經決定，請允將條約雙方簽字罷。」

於是王子極痛快地吞食了那果餡饅頭。

「滋味很好，」他說。

「我知道你是識者，」那青年回答。

琪拉爾定大佐也同樣地領受了那饅頭；這酒館中所有的客人或者領受了或者謝卻了他的佳餚，青年就拿了一些乳酪果餡饅頭，引導二人到別的同樣的酒館中。那兩個僕人，已經習慣於這種奇

怪的事業似地，立刻跟在他後面；王子和大佐走在最後，挽着臂，一面互相笑視，一面走去。這一班人照這順序訪問了兩家酒館，在那裏演出與上述同樣的光景——有的人謝絕，有的人領受這漂浪者的款待，青年自己喫了每次被謝絕的果餡饅頭。

走出了第三個酒館，青年數一數他的物品，剩下的已只有九個，一盤裏三個，一盤裏六個。

「諸位，」他對新來的兩個從者說，「我不要延遲你們的晚餐。我確知你們必然肚餓了。我實在蒙了你們的特殊的情。在我所認為重大的這一天，當我做了這最顯著的愚舉而欲結束我的愚笨的——生涯的時候，我願向給我援助的一切諸君充分地表示好意。諸位，你們可不再等待了。雖然我的脾胃已因了以前的過分多食而受傷，但我誓必實殘這停頓條件。」

說過之後，他就把餘剩的九個果餡饅頭塞入口中，一個一口地吞食了。然後他轉向那男僕們，給他們兩個索佛林。

「我實在感謝你們，」他說，「爲了你們的特別的辛苦。」

他向每人鞠一躬，謝卻了他們。然後他立着，向剛纔開鎖僕人的錢囊中注視了一回，笑着，把這錢囊拋棄在街道的中央了，於是表示他的預備同赴晚餐。

在索霍街上，一所曾經負過盛名而今已被人忘卻了的某法蘭西小酒館中，三層樓上的一間特別室裏，三個人享用着上等的晚餐，啜着三四瓶香檳酒，娓娓不絕地縱談各種的話題。那青年很會饒舌，又很快活，但他笑得比一般教養良好的人的自然的笑聲更響；他的手激烈地震顫，他的聲音作唐突而驚人的抑揚，似乎不是有意的。食後的點心已經用畢，三人各點起一支雪茄，於是王子對那青年這樣說：

「我確信你一定能原諒我的探索。我看了你的舉止，覺得非常愉快，更是非常驚駭。雖然我不歡喜爲愚昧者，但我必須告訴你，我的朋友和我都很值得信託以一種祕密。人們各有種種的祕密，而且不絕地在洩漏到不配聽的耳中。倘如我所想像，你的生涯是一個愚癡的故事，但你對於我們這全英國最愚癡的兩個人，可不必客氣。我的名字是哥道爾，西奧斐勒斯·哥道爾；我的朋友是亞爾弗雷特·亨麥斯密史少佐——或者……但總之他是歡喜用這名字被稱呼的。我們的生活，每天是在追求放縱的冒險；沒有一種放縱的生活不能引起我們的同感。」

「我傾仰你，哥道爾兄，」青年回答，「你能引起我的自然的信仰，且我對於你的朋友少佐，也全無一點異感，我料他是一個假裝的貴人。至少，我確定他不是軍人。」

大佐聽見他極口讚美他的變裝術，臉上顯出微笑；那青年更加提起精神，繼續說道：

「我不把我的一生的故事告訴你們，都有理由。恐怕這正是我現在所以要告訴你們的理由。你們似乎充分準備着聽講愚癡的故事，我總不致使你們失望。我的姓名，雖然你們已把姓名告訴我，我卻不能告訴你們。至於我的年齡，在故事中不是必要的。我出身自清白的家世，從祖先們承受了像我現在這般強健的身體，和三百鎊一年的遺產。他們又遺傳給我一種疎狂的性向，放恣於這種性向中，一向是我的主要的樂事。」

我曾受高尚的教育。我會奏提琴，幾乎可在劇場的管弦樂隊裏賺錢，但並不充分。笛和法蘭西喇叭我也曾學到同樣的程度，我又懂得打牌，每年爲這科學的遊戲損失約一百鎊之數。我的貫通法語也足夠使我在巴黎散財，差不多同在倫敦一樣便利。總之，我是一個充分具有男性的嗜好的人。我經歷過各種的冒險，就中有一次曾爲了些些小事而赴決鬥。

纔得兩個月之前，我達到一個心身都適合我的趣味的青年婦人；我覺得自己的心融化了；我自己知道終於達到我的運命，將要墮入戀愛了。後來我一算自己所餘剩的財產，發見其爲數已不到四百鎊了！試問——一個有自尊心的男子能否拿了區區的四百鎊而從事戀愛？我斷定他決計不能；就

遠離了我的美人，從此我漸漸增加我的平常的費用的速度，到了今天朝晨而剩下我的最後的八十鎊。我把它平分爲二股；保留四十鎊爲某種特別用途；其餘的四十鎊便是我預備在今晚以前使完的。

今天我過了很愉快的一天，除了給我以拜識你們的好機會的乳酪果餡饅頭的滑稽劇以外，我又演了許多滑稽劇；因爲我剛纔對你們說過，我決心欲在我的愚癡的生涯上加一個更愚癡的結尾；你們看見我把錢盡拋棄在路中的時候，便是那四十鎊的使盡。現在你們已完全理解我了：我是一個愚笨人，但是始終一貫，愚笨到底的人；我要求你們相信我不是一個飲泣者或膽怯的人。」

從青年這番話的全體的調子上看來，他顯然是懷抱着非常痛苦而悔蔑的思想的。他的兩個聽者就想像到那戀愛事件是他中心最重大的一事，他已在設法處理他自己的生命了。回想那乳酪果餡饅頭的滑稽劇，更覺得是一幕假裝的悲劇。

「噢，這不是奇緣嗎？」琪拉爾定向弗洛律才爾王子一看，突然叫出，「我們三人因極小的機會而在這樣廣大的倫敦地方相會合，而三人的境遇如此相類似？」

「甚麼樣？」那青年問。「你們也是失意人麼？這晚餐是同我的乳酪果餡饅頭一樣的愚舉麼？」

道是惡魔召集了他的三個同志而開這最後的宴會？」

「這個無疑，惡魔有時會做很體面的事。」弗洛律才爾回答；「我對於這暗合，心中非常感動，雖然我們的境遇並不完全相同，但我想消滅其差別。讓你的最後的乳酪果餡饅頭的勇敢的辦法做我的前例罷。」

王子說過之後，摸出他的錢囊，從其中取出一小束的鈔票來。

「我雖然遲了你一星期，但我一定要趕上你，與你同赴決勝點，」他繼續說。「這一點，」他放一張鈔票在桌子上，「付賬大約夠了。餘多的——」

他把餘多的鈔票投在爐火中，那些鈔票一焚燒盡，上升入煙囪中。

「不幸的人，」他叫道，「你不該全部燒盡！你應該保留四十鎊呢。」

「四十鎊！」王子反復一句。「爲甚麼要四十鎊？」

「爲甚麼不八十鎊呢？」大佐叫道；「我的確知道這一束鈔票一定不下一百鎊。」

「只要四十鎊已經夠了，」青年用陰鬱的調子說。「但沒有這四十鎊不得許可。規則是嚴重的。每人四十鎊。可惡的人世，連死都非有錢不行！」

王子和大佐面面相覷。

「請你說明其理由。」大佐說。「我身邊還有一隻充實的票袋，我當然願意分送給哥德爾兄。但我必須知道這是爲甚麼目的；你必須把意思告訴我。」

青年似乎被促醒了；不安心地向二人看，他的臉通紅了。

「你們可不是和我開玩笑？」他問。「你們真是同我一樣地破零落了麼？」

「真的，至少我是真的，」大佐回答。

「我也是，」王子說。「我已有證據給你看了。除了破落戶以外，誰肯把鈔票投在火裏呢！這一件事已足表明了。」

「破落戶——不錯，」青年懷疑似地回答，「否則大富翁。」

「好了好了，先生，」王子說。「我已經這麼說過了，我不慣於隱藏自己的說話。」

「破落了？」青年說。「你們也同我一樣地破落了？你們是送盡了耽溺的一生，而現在達到了只能耽溺於這一道的關頭麼？你們是——他放低他的聲音，繼續說道——「你們是要委身於那最後的耽溺麼？你們是想用那唯一的不謬而容易方法來避去你們的惡行所致的結果麼？你們想從那

唯一的出口逃避良心的苛責麼？」

他突然住口，想裝出笑來。

「祝你們健康！」他乾了一杯酒，這樣叫出，「再會，再會，快樂的破落戶。」

他將要立起身來，琪拉爾定大佐捉住了他的臂。

「你不信用我們，」他說，「這是你的不是。對於你的一切的質問，我都肯定地回答了。但我不是那樣膽怯的人，不歡喜說曖昧而不負責任的話。我們都是同你一樣，對於生活已經厭倦，而決心求死了。或早或晚，或獨自或同行，我們決意要找死神，在他所伏的地方拉住他的鬍鬚。現在遇到了你，而你的情形更爲切迫，那麼就是今晚罷——現在立刻——倘然你願意，我們三人一同來。這麼一個分文不帶的三人團，」他叫道，「可以挽着臂走進王殿裏，而在亡靈之間互相得些扶助呢？」

琪拉爾定突然注意到了他的符合於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態度與語調。王子不安心起來，用疑惑的眼色看他的心腹友。那青年，頰上又微微地推起紅潮，他的眼中射出光輝。

「你們真是我的同志！」他帶了悽慘的歡喜而叫出。「我們握手締盟罷！」（他的手冷而濕。）

「你們恐怕沒有知道你們將趨赴甚樣的團體中！你們恐怕沒有知道吃我的乳酪果餡饅頭是於你

們自己何等有益的機會。我不過是一個人，但我是一團體中的一個人。我知道死神的秘密的門戶。他是他的一個親友。能不費手續，不遭怪怨，而引導你們到他的永遠的世界中。」

他們熱心地要求他說明他的話的意義。

「你們間能湊集八十鎊的金錢麼？」他問。

琪拉爾定故意作勢地計數他的票袋，回答他有。

「那很幸運！」青年叫道，「四十鎊是自殺俱樂部的入會費。」

「自殺俱樂部，」王子說，「這是甚麼樣的東西？」

「請聽我說，」青年告訴他們，「現代真是便利的世界，但我要告訴你們其最後的完成的一種便利物。我們要赴各地辦事務；於是發明了鐵路。鐵道能萬無一失地使我們離去我們的友人；又造出電信，使我們可以隔着很遠的距離而在瞬間通信。就是在旅館中，也有升降機，可使我們免得攀登數百級的扶梯。於此可知這世間不過是我們歡喜扮演某角色的期間所用的演滑稽劇的舞臺。在現代的娛樂中，還缺少着一種便利；即離去這舞臺的一個適當而容易的方法；通自由之路的後門；換言之，即如我剛纔所說，死神的秘密的門戶。兩位同志，自殺俱樂部就是提供這一事的。不要以為懷抱這極

合理的願望的人只有我和你，不要以為這是例外的，對於他們所必須每日或全生涯加入的演技真心地厭惡了的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僅為一二個理由所牽制，故不能逃脫。就中有幾個人有家族，他們知道了這事將消魂，甚或責備；又有幾個人心腸懦弱，遇到死便退卻。這是我自己也多少經驗過的。

我不能把手槍對着自己的頭而捺那扳機；因為有一種比我自己更強的東西在攔阻我的舉動；我雖然厭惡人世，卻恨自己沒有氣力可以捉住死神而同他甘休。自殺俱樂部，便是爲了像我這樣的人，以及一切希望免除身後的責備而脫卻浮世的圈套的人而創辦的。這俱樂部辦理如何，其歷史如何，或其在他國的支部情形如何等事，我自己也不知道；而我知道的它的組織，也不便告訴你們。但在這樣的限度內我可以爲你們效勞；倘使你們果疲倦於人世了，今晚我可以介紹你們到一個會裏；那麼即使今晚不能，在這一星期中你們總能安然地解脫你們的生命。現在是（審察他的時錶）十點鐘；至遲十一點半我們必須離去這地方；所以你們還有半個鐘頭可以商酌我的建議。這比乳酪果餡饅頭重大得多，」他微笑着附加一句；「且我以為滋味也好得多。」

「當然，重大得多，」琪拉爾定大佐回答；「因爲其如此重大，所以欲懇請你，可否讓我和哥德爾兄二人作五分鐘的私談？」

「那當然可以，」青年回答，「倘你們容許，我就退席。」

「那我們感謝得很，」大佐說。

一到座上僅留兩個人的時候，王子弗洛律才爾就說，「琪拉爾定，這私談有甚麼用？我知道你已在狼狽，我卻已經極冷靜地決心了。我要一探其究竟。」

「殿下，」大佐說時臉色蒼白了，「伏願殿下顧念自己的玉體，不僅對於朋友，又對於全體國民有重大的關係。那狂人曾說「即使今晚不能，」但試想，假如今晚有甚麼不可挽回的災害及於殿下的玉體，我的失望當如何，萬民的憂患與不幸又當如何？」

「我要一探其究竟，」王子用沈靜的語調反覆說了一遍；「琪拉爾定大佐，請你以紳士的資格，顧念又尊重你的誓言。無論何種情形，沒有我的特別的命令，你不得把我在外國的微行洩露於他人。這是我的命令，現在我重說一遍。現在，」他又說，「我請你就付酒鈔。」

琪拉爾定大佐順從地鞠躬，但當他召請那乳酪果餡饅頭的青年，而喚堂差回賬的時候，他的臉色十分蒼白了。王子不失其鎮靜的態度，興致勃勃地和那自殺者談論巴雷·洛耶爾劇場中的滑稽劇。他極自然地避去大佐的哀訴的眼光，又用比平常更仔細的態度另選了一枝雪茄煙。三人中實在

只有他一人態度鎮靜。

賺回過了，王子把找出來的錢如數給了那堂差，使他吃了一驚。三人就坐了一乘四輪馬車而去。不久馬車停在一處路暗的小路的口上了。三人都下車。

琪拉爾定付了車錢之後，那青年回頭向王子弗洛律才爾這樣說：

「哥德爾兄，你倘要逃歸人生的束縛中，現在還來得及呢。亨麥斯密史兄，你也如何在更進一步之前，請你們充分思量。倘使你們心中說否——這裏便是歧路。」

「請引導，先生，」王子說。「我不是有言在先而翻悔於後的人。」

「你的冷靜於我有益，」他們的引導者回答。「我從未見過際此危機而像你這樣不慌不忙的人；且你並非我所引導到此門來的第一個人。我的朋友中，先我而行的不止一個，我知道不久我也要跟他們走。但這對你們是無關的。請在這裏略等片刻；我辦妥了你們的介紹手續立刻回來。」

青年向他的伴侶一揮手，說了這句話，就轉入那小路，跨進一個門口，不見了。

「在我們的一切懸舉中，」琪拉爾定大佐低聲說，「這是最荒唐而最危險的了。」

「我也完全承認，」王子回答。

「我們還有，」大佐接口說，「猶豫的餘地呢。我懇求殿下利用這機會而退身。這一步的結果非常黑暗，非常嚴肅，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比平常更多要求一點殿下對我所惠許的自由，而竭力勸阻。」

「琪拉爾定大佐豈有膽怯之理？」殿下從唇間取去雪茄煙，用銳利的眼光注視對手的臉孔，這樣問他。

「我的恐怖決不是爲我個人的，」大佐傲然地回答。「這一點請殿下放心。」

「我也早已知道，」王子用冷靜而舒泰的態度回答，「但我不願使你掛念我們的地位的差異。好了——好了，」他看見琪拉爾定將要說話，又這樣說，「你不說我也知道了。」

他靠在欄杆上，從容地吸煙，直到那青年回來。

「甚麼樣？」他問，「我們求見的交涉辦妥了麼？」

「跟我來，」是他的回答。「會長將在私室中接見你們。我豫先關照你，你們的答語務須坦白。是你們的保證人，但俱樂部在入會之前須行一次訊問；因爲一個會員不審慎，可使全會永遠解散。」王子和琪拉爾定交頭接耳地密談了片刻。一個說「在這一點上請幫助我，」那個說「在那一

點上請幫助我；」大膽地裝出互相知交的人們的特徵，在轉瞬間結束了他們的談話，預備跟了他們的引導者到會長的私室中去。

途中沒有甚麼障礙。外面的門開放着；私室的門半開着；在一間小而高的室中，青年又離開了二人而去。

「他立刻就到這裏來，」他離去的時候點一點頭，這樣說。

人聲通過了一邊的折疊門而達到私室中；時時有香檳酒的拔棹的音響，跟着的是夾雜在談話中的笑聲。一個單扇的窗，對了太晤士河和堤防而開着；他們從燈火的位置察知他們自己在於離開御林·克洛史車站不遠的地方。家具很少，毯布已破得褻褻；除了圓桌上一隻叫人鈴以外，別無可移動的物事，大批人員的帽子和外套掛在周圍的壁間的釘上。

「這是一種甚麼巢窟？」琪拉爾定說。

「便是我所要來探察的，」王子回答。「倘然這屋裏養着活的惡魔，那更妙了。」

恰當這時候，那折疊門開展到纔通一人的大小；同時湧進了比前更嘈雜的談話聲，和可怕的自殺俱樂部的會長。會長是一個四十歲或四十以上的男子；步態大而緩，鬚鬚蓬鬆，頭顱禿頂，眼作朦朧

的灰色時時射出光輝，他的銜着一枝粗大的雪茄煙的嘴，當他敏捷而冷靜地注視這兩個新來的客人的時候，不絕地向上下左右扭動。他身穿淡色的蘇格蘭服裝，他的頸全部露出在條紋的襯衫的領口中；一手臂下挾着一冊記錄簿。

「晚上好，」他閉上了他後面的門，這樣說。「聽說你們要和我談話。」

「先生，我們意欲加入自殺俱樂部，」大佐回答。

會長旋轉他口中的雪茄煙。

「這是甚麼意思？」他突然地說。

「對不起，」大佐回答，「我相信這事只有你能指教我們。」

「我？」會長叫道。「自殺俱樂部莫非是萬應節上的戲談麼？我只能容納飲酒取樂的人，卻不懂

這種事。」

「那麼你這俱樂部叫甚麼名稱呢？」大佐說。「這門裏面有許多客人，我們定要加入於他們中。」

「先生，」會長簡略地回答，「你弄錯了。這裏是個人的住宅啊，你們應當立刻離去。」

王子在這短的會談的時間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座上；直到現在，大佐對他一看，彷彿欲說「怎麼

辦，陪了話辭去罷！」的時候，他從口中拿去他的雪茄煙，開始說話——

「我的來此，」他說，「由於你們的一個朋友的招待。我一定已把我的必欲加入貴會的志願對你說過了。請你顧念，像我這樣境遇的人，已極少有自制的力量，又並不能完全忍過於粗野的事，我平常是一個馴良的人；但是先生，你可否把你所極熟悉的那事指教我，使我感謝，否則你將痛悔你的許我入你的內室。」

會長大笑起來。

「這樣纔好說話，」他說，「你是丈夫中的丈夫。你真能知我的心，能與我做你所歡喜做的事。你可，」他向着琪拉爾定，繼續說，「你可暫時退席麼？我將先成就你的朋友，因為俱樂部的規則中，有的事須祕密施行的。」

說過之後，他開開一間小房間的門，把大佐關閉在其中。

「我信用你，」座上僅留二人之後，他立刻對弗洛律才爾說，「但你能確信你的朋友麼？」

「不能像對我自己一樣確信，雖然他有比我更有力的理由，」弗洛律才爾回答，「但帶他到這裏來，決沒有甚麼危險。他曾經飽受過能使最執迷於生活的人厭棄其人世的遭際。他是近來爲了賭

博詐騙而被免除官職的。」

「大概這是他的理由，」會長答道；「這裏另有一人與他同一情形，故我想來他總是可靠的。請問，你也是曾在軍職的麼？」

「是的，」王子回答；「但我太怠惰，一早就罷職的。」

「你的厭棄人世，是爲了甚麼理由？」會長追究他。

「我想來想去，無非是爲了怠惰，」王子回答；「純粹的怠惰。」

會長驚駭了。「怪了，」他說，「你一定另有更重大的理由。」

「我已沒有錢了，」弗洛律才爾又說。「這的確也是一種煩惱。使我更痛切地感到自己的怠惰。」會長旋轉口中的雪茄煙，把視線直射於這奇異的新來者的眼中，約數秒鐘；但王子用鎮靜而泰然的態度抵當他的穿鑿的眼光。

「我倘不是富有經驗的人，」後來會長說，「將驅逐你了，但我懂得世間；至少我知道，最瑣屑的事故在自殺者往往是最強韌地固守的理由。我凡歡喜了一個人，像歡喜你一般的時候，我甯願稍變通定規，而容納他的要求。」

王子和大佐次第受過了長而詳細的問訊；王子是一人受的；琪拉爾定是在王子面前受的，因此會長可在熱烈地反問一人的時候觀察另一人的臉色。其結果很滿足；會長記錄了雙方的詳細情實。二三點之後，拿出誓約書來，請他們承受。這約束的服從的被動，這立誓者所自誓的誓言的嚴格，世間沒有更甚的了。宜立這樣可怕的誓言的人，其心中已全不留剩一點名譽的碎片，或宗教上的任何種慰安了。弗洛律才爾在這文書上簽了字，但不免帶些戰慄；大佐現出十分沮喪的神氣照例署了名。於是會長收了入會費率然地引導這兩人到自殺俱樂部的吸煙室中去。

自殺俱樂部的吸煙室，與其所通的會長私室同樣高低，但廣得多，自頂至地，糊着模仿檜木板壁的壁紙，一個大而陽氣的火爐和無數的煤氣燈，照得滿座通明。王子和大佐加入之後，全體人數為十八人，大多數的會員吸煙，喝香檳酒；一種熱狂的歡樂支配着全室，間以突然的又帶淒慘的停頓。

「這是會員的全體麼？」王子問。

「一半光景，」會長說。「有時，」他又說，「倘使你們有錢，普通都供給些香檳酒。這可以增加元氣，又是我自己所得的一點小費。」

「亨麥斯密史，」弗洛律才爾說，「我可把香檳酒讓給你。」

他說了就走開去，巡步於客人中間。慣在上流社會作主人公的他，牽惹了又主宰了其所接近的一切客人；他的舉止應對中有一種可親而又威嚴的性質；他的格外的冷靜，在這些半顛狂的會員中又特別顯著。

他從這個人巡行至那個人的時候，他的耳目不絕地注意，不久他已大體了解在他周圍的是甚麼的人。這裏同別的羣衆的集會所一樣，也有一種定型占着勢力；這些人血氣都旺盛，他們的容貌上都表示着聰明與敏感，但缺乏氣力的希望與成功的素質。極少數的人年在三十以上，但有許多人還只十餘歲。他們坐在桌上，左右足輪流支持而立着。有時異常猛力地吸煙，有時任雪茄煙的火隱去；有幾人很會談話，但有幾人的話顯然表示着神經的昂奮，且都缺乏機智與意趣。

每逢新開一瓶香檳酒，顯然添得一股陽氣。只有兩人坐着——一個坐在臆的凹處的一隻椅子裏，垂着頭，兩隻手深深地插在他的褲袋中，臉色蒼白，分明爲汗水所潤濕，他一句話也不說，精神與身體都疲乏極了；另一個坐在爐邊的靠壁的長椅子上，因其在其餘一切人中有非常的特異點，故容易惹人注意。他的年紀大約在四十以上，但看起來足可看上十歲；弗洛律才爾覺得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天生成可嫌的，如此爲疾病和有害的刺激所斃喪的人。他只有皮和骨，又半身不遂，戴着度數極強

的眼鏡，以致他的眼睛透過了這眼鏡而變成非常擴大而歪斜的形象，除了王十和會長以外，這房間中能保住平日的鎮定的人，只有他一個。

俱樂部的會員間不守禮儀。有的人談話他的恥辱的行爲，說這些行爲的結果逼迫他向死中找求安身之所；別的人不非難而傾聽他。他們對於道德的判斷有一種默契；凡走進了這俱樂部的門的人，早已享受了幾分死的自由了。他們爲了各人的回憶，或過去的有名的自殺者，而相互舉杯慶祝。他們互相比較又啓發其對於死的各種意見——有的人說死不過是黑暗與停頓；又有的人充滿着希望，以爲在那一晚他們可以攀登星辰，而結交偉大的古人。

「爲自殺者的模範德倫克男爵的永遠的紀念」有一個人這樣叫。「他出了一個小的牢獄，而進了一個更小的牢獄，因此他可以再來自由的世界。」

「在我」第二個人說，「我但願用繃帶封閉了我的眼，用棉花塞住了我的耳。可惜這世間沒有那樣厚的棉花。」

第三個人說，爲欲知道死後的狀況的不思議；第四個人說，他倘使不是相信了達爾文氏之說，決不會加入這俱樂部。

「我不能忍受了。」這特殊的自殺者說，「做猴子的子孫。」

結果，王子對於這些會員的態度和談話覺得失望了。

「死之一事，」他想，「在我覺得用不着如此擾。一個男子倘然決心自殺了，儘管堂堂地赴死，用不着這些大言壯語。」

在這時間，琪拉爾定大佐全然爲大恐怖所惱了；俱樂部及其規則，仍是迷不可解，他環視室中，想找尋一個能爲他說明而使他安心的人。在這環顧中，他的眼光不期地射中了那個戴強度的眼鏡的中風的男子；看見他異常穩靜，他就捉住了因事務繁忙而出入不絕的會長，託他介紹於坐在靠壁的椅子上的紳士。

會長告訴他，說在俱樂部內無需這種禮節，但他終於介紹亨麥斯密史氏於馬爾薩斯氏了。
馬爾薩斯氏珍奇地向大佐一看，在後請他坐在他的右面。

「你是新來的人，」他說，「要探問情狀麼？這裏是很好的地方呢。我來到這愉快的俱樂部，已經兩年了。」

大佐方敢抽一口氣。如果馬爾薩斯氏在這裏進出了兩年，今天一晚大概不致有甚麼危險及於

王子身上了。但是琪拉爾定仍是驚恐，又疑心他是騙他。

「甚麼！」他叫道，「兩年了！我知道你一定是和我開玩笑。」

「並不，」馬爾薩斯氏溫和地回答。「我的情形是特殊的。老實說，我不是一個完全的自殺者；不過是所謂名譽會員。我在兩個月中難得來俱樂部兩次。我的病弱與會長的好意，使我得到這一些特典，因此我另繳一支高額的會費。雖然如此，我的幸運已是特別的了。」

「對不起得很，」大佐說，「我必須請你說得更明白一點。你要原諒，我對於俱樂部的規則還全然沒有懂得呢。」

「像你這樣的爲求死而來此的普通會員，」那中風者回答，「須得每晚到會，直至死運的來臨。倘使他沒有錢，亦可向會長請求膳食和住宿；我知道食宿是很精美而雅潔的，但當然不是豪華；想起了所繳的費的微薄（假如我不妨這樣說），決不會希望其豪華罷。況且和會長的交際，其本身也是一種美味啊。」

「真的？」琪拉爾定叫道，「我對他不能真心地感佩呢。」

「唉！」馬爾薩斯說，「你不懂得他；他真是一個善戲謔的人，那種故事，那種輕傲，他非常深知人

世，在我們自己之間又不妨說，他大概是基督教國的最墮落的惡黨。」

「他也是，」大佐問，「一個終身會員——像你一樣？假如我不妨這樣問。」

「是的，但他的終身會員情形與我大異，」馬爾薩斯氏回答，「我全靠神祐而活着，但後來總是非去不可的。至於他，自己不賭勝負。他只是爲會員把紙牌推抄又分配，作必要的準備。亨麥斯密史兄，他真是一個機敏的人呢。他在倫敦幹這有利的，——我不妨再附加一句，巧妙的職業，已歷三年，沒有一次招致猜疑的謗評。我相信他必是受着靈感的。你一定記得，六個月以前在一所藥店裏偶然被毒殺的那個紳士的有名的事件？那是他所認爲最拙劣而最無味的事；然而也何等簡單！何等安全！」

「可怕得很，」大佐說。「那不幸的紳士也是——」他幾乎說出「犧牲者之一人」來，幸而悟到了，他就改口說——「俱樂部的一員麼？」

同時他又想到，馬爾薩斯自己說話並不作愛死的人的語氣；他就連忙繼續說道：

「但我仍是莫明其妙。你說推抄分配；不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你又似乎是不願死的人，那麼究竟是什麼原由使你到這裏來的？我真全然不解。」

「你說你莫明其妙，倒是真的。」馬爾薩斯氏更加精神抖擻地回答。「先生，這俱樂部是陶醉的

殿堂。假如他的羸弱的身體更能承受這刺激，我一定還要常來，要使我不能溺於這種可稱為我的最後的娛樂的事，必須要從不健康和謹慎小心的養生法的長期的習慣所生的一切義務觀念。這種娛樂我都已試過了，他把一隻手搭在琪拉爾定的臂上了，又說：「一切都已試過了，我可告訴你，實在沒有一種不價值鉅大而昂貴過實。世人都玩弄戀愛，但戀愛決不是強烈的熱情。恐怖是強烈的熱情；你倘要嘗到人生的最強烈的歡樂的滋味，必須玩弄這恐怖。你羨我麼——你羨我麼，先生？」他哈哈大笑，又補說一句：「我真是膽怯者！」

琪拉爾定對於這可嘆的人的嫌惡之情幾乎不能抑制了；但他竭力鎮定，繼續質問。

「先生，」他問，「怎的這刺激會如此巧妙地延長死期的不確定的要點在於何處？」

「我必須告訴你每晚的犧牲者的選法，」馬爾薩斯氏回答，「不但其犧牲者還有為俱樂部的手段的另一會員，在這情形之下，即死神的高僧。」

「啊啞！」大佐說，「他們是互相殺死的麼？」

「這樣，自殺的手續可以省去了。」馬爾薩斯點一點頭，回答他。

「啊啞！」大佐驚訝了，「那麼你——我——那個王……我那朋友——我們中無論那一

個，今晚都可被派選爲別人的身體與不朽的靈魂的殺死者麼？這難道是娘肚皮裏生來的人所能做的事？荒唐！荒唐！」

大佐驚駭之餘，想要立起身來，恰好碰着了王子的眼光。他正在室的那一壁用掣蹙而憤怒的眼光向他凝視着。琪拉爾定立刻恢復他的安定。

「其實，」他就補說，「也並沒有甚麼稀奇。況且你說過這玩意兒很有趣，自然總是好的……我服從俱樂部的規則！」

馬爾薩斯氏看見了大佐的驚駭與嫌惡，覺得非常愉快。他在那裏誇耀他的不正當；所以他看見別人在人情上卻了步，而同時覺得他自己因爲完全墮落了而對於這種感情超然不動的時候，心中很是歡喜。

「現在，你的最初的驚駭已經過去，」他說，「你便可玩味我們的同志的愉快了。你便可知道這裏面混合着賭博，決鬥，及羅馬圓形劇場的盛典。異教徒們也曾盛賞這種况味；我真心讚嘆他們的富於趣味的心；這是基督教國爲欲達得這極致，這精髓，這無上的深刻而設置的。你將看到，一個人嘗到了這種滋味之後，便覺得一切別的娛樂都乏味了。我們所作的遊戲，」他繼續說，「是非常簡單的。」

副紙牌——但你不久將看見寶物了，你的腕能借我一扶麼？我不幸而患了瘋病。」

當馬爾薩斯氏正欲開始說明的時候，確有別的兩扇摺門推開，全部會員帶着幾分急促，通過了那門，到鄰室中去。此室中各點均與前室相同，不過家具的設備稍異。室的中央放着一隻綠色的長桌子，會長坐在桌前，十分鄭重地在推一副紙牌。馬爾薩斯氏雖然靠着拐杖和大佐的臂，走路仍是很困難，所以他們兩人和等待他們兩人的王子走進室中的時候，別的人們都已就座；結果這三人一塊兒坐在桌子的下端了。

「這是五十二張一副的，」馬爾薩斯氏輕輕地說。「留心『鏟形的A』(ace of spade)是死的記號，還有『三葉形的A』(ace of club)是指定今夜的辦事員的。青年人真幸福！」他又說。「你們有明快的眼，能夠追隨這遊戲。唉！我隔着桌子便不能區別一和二。」

說過之後，他另取一副眼鏡戴上了。

「我至少必須看守人們的顏面，」他說。

大佐趕快把他從那名譽會員所聞知的一切情形和目前的可怕的抽籤法告訴他的朋友。王子感到可怖的寒戰和心臟的收縮，悄悄地吞着唾液，像着了迷的人一般地向左右迴顧。

「只要下個決心，」大佐低聲說，「我們還可以逃脫呢。」

這話重新恢復了王子的元氣。

「靜些！」他說。「我願見你在無論如何嚴肅的冒險之下都能保持大丈夫的態度。」

說過之後，他又全身恢復平靜的態度，而環顧四周，雖然他的心臟鼓動得很激烈，胸中懷着一種不快的熱。會員全體十分靜肅又緊張；臉色都蒼白，但沒有一人比馬爾薩斯氏更蒼白了。他的眼突出；他的頭在脊椎上不知不覺地點動；他的兩手交互地伸到口邊，攔住他的震顫而發灰色的唇。這名會員顯然是正在很可怕的條件之下享受他的會員的權分了。

「諸君，請注意！」會長說。

於是他從反對地從右手的方向開始，慢慢地，在桌的四周分配紙牌，等一個人翻出了他的牌，然後再分配給第二個人。會員們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焦灼；且有時你可看見一個遊戲者的指，在他能翻出那片重大的紙牌之前，要逡巡伸縮到好幾次。輪流漸漸近於王子，他便覺得一種興奮的，和幾乎窒息的刺激；但他秉有幾分賭博的氣質，覺得這種感情中含有某程度以內的快樂，自己幾乎吃驚。結「三葉形的九」落在他身上；「鐘形的三」分配給大佐，「心形的女王」給馬爾薩斯氏，他得了避

免，不能抑制一種歡喜的噁泣了。乳酪果餡饅頭的青年鄰接在馬爾薩斯的次位，翻看了「三葉形」的，「他指間夾着那紙牌，恐怖得像冰一般凍卻了；他並非要殺人，原是要被殺而來此的；王子十分同情於這人的境遇，幾乎忘卻了尙臨在他自己和友人的身上的危險。

第二次的分配開始了，死的紙牌還沒有出來。遊戲者停閉着呼吸，只是喘息。王子得了別的一張「三葉形」；琪拉爾定得了一張「金鑽石」；但當馬爾薩斯氏翻出他的牌的時候，一種破裂一般的可怕的聲音從他的口中出發；他從坐位上跳將起來，又坐下去，他的瘋癩病的徵候全然不見了。他所翻出的正是「鐘形的一」。這名譽會員貪玩了這一次的恐怖。

幾乎同時，會話又開始。遊戲者們解除了他們心中的緊張，從座上起身，三三五五地步回吃煙室去。會長伸一伸背，打一個呵欠，猶似一個人完結了一天的工作。但馬爾薩斯氏的頭埋在他的兩手中，手靠在這桌子上，沈醉一般地坐在他的席上，一動也不動——猶似全被打翻了的。

王子和琪拉爾定立刻逃出那地方。在寒冷的夜風中，覺得他們所目擊的那種恐怖更增大了。

「唉！」王子叫道，「被誓約束縛在那樣的事件上！讓這種殺人的大商賈安然無罪地繼續下去！只要我敢打破那約束！」

「這是殿下所不可做的事，」大佐回答，「殿下的名譽就是波希米亞的名譽。但我卻不妨又應該破壞這約束。」

「琪拉爾定，」王子說，「在你和我同幹的任何種冒險事件中，倘使發生了關於你的名譽的事，我不但決不饒教你——不，這樣說可以更感動你的心——又決不饒救我自己。」

「我服從殿下的命令，」大佐回答，「我們要走出這可嫌的地方麼？」

「好的，」王子答，「叫一輛馬車來罷，讓我在睡眠中忘卻今夜可恥的記憶。」

但有很值得注意的事，即王子在離去其地之前，用心地記誦這小路的名稱。

次日早晨，王子一起身，琪拉爾定大佐就帶一張報紙來給他看，報紙中載着如下的一段記事：

「悲哀的事故——今晨約二時許，住居惠史蓬·格洛符，奧斯托·潑雷史第十六號之罷索拉·馬爾薩斯氏自友人處集會歸家，從德拉法爾廣場之胸壁上墜落，頭蓋骨粉碎，又折一腿及一臂，立刻斃命。當此不幸發生之際，氏正偕一友人探求馬車。氏素患瘋痛病，故此墜落之原因，當在於瘋痛病之發作。此不幸之紳士係上流社會中知名之人，故其死當受世人之深惜。」

「倘使人的靈魂會一直落入地獄，」琪拉爾定嚴肅地說，「一定是這瘋痛病的人的靈魂了。」

王子把臉孔埋在兩手中，默默不語。

「我聞知了那人的死，」大佐繼續說，「幾乎覺得歡喜。但想起了那乳酪果餡饅頭的青年，覺得可憐到心臟欲裂。」

「琪拉爾定，」王子仰起頭來說，「那不幸的青年，在昨夜是同你我一樣的無罪的人；但今晨已犯了殺人的罪了。我想起了那會長，胸中發生惡感。我不知道這怎麼辦纔好，但我一定要操持對於這網惡黨的生殺之權。那種紙牌的遊戲，真是好經驗，真是好教訓！」

「只限一次，」大佐說，「決沒有第二回的。」

王子好久默默不答使得琪拉爾定耽心起來。

「你不會再到那地方去罷，」他說。「你已經飽受了苦况，飽看了那可怖的光景了。你的高貴的地位的義務，也不許你重犯這種危險。」

「你所說的話很有理，」王子弗洛律才爾回答，「我並不認定自己的決心為善。唉！無論最偉大的王侯貴族，脫去了衣服，都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琪拉爾定，我從未會像今回那樣明確地感到我自己的弱點，然而我對於這弱點卻無可如何。我豈能忘懷於數小時以前和我們一同晚餐的不幸的青

年的運命？我豈能放任那會長繼續他的罪大惡極的行爲而不顧？我豈能開始了這樣神妙的一種冒險，而不窮極其究竟呢？琪拉爾定，你是要求我做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今天晚上，我們定要再在自殺俱樂部座上出席一次。」

琪拉爾定大佐跪了下來。

「殿下肯惜取我的生命否？」他叫道。「這生命是殿下所有的——是殿下所可自由支配的；但是請勿，唉，請勿命令我去冒那樣可怕的危險！」

「琪拉爾定大佐，」王子顯出幾分高傲的態度，回答道，「你的生命絕對是你自己所有的。我只向你要求服從；但服從而非出心願的時候，我也不再要求了。我再添說一句話：你的關於這事的懇願已經充分了。」

那馬寮長即刻立起身來。

「殿下，」他說，「可允許我今天下午乞假一次否？我自念是尊重名譽的人，非全部安排了我的責任所在的事務，不敢再行冒險赴那致命的地方，我誓保殿下可不再受他的最忠實又最感恩的僕人的反對。」

「親愛的琪拉爾定，王子弗洛律才爾回答，「每逢你使我想起我的身分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遺憾。今天白晝儘管讓你自已使用，但在晚間十一點鐘以前必須作同樣的變裝而到這裏來。」

第二日晚上，俱樂部出席的人不多；琪拉爾定和王子到會的時候，吸煙室中僅到了五六人。殿下呼會長到身邊，向他熱烈地祝賀馬爾薩斯氏的死。

「我歡喜」他說，「會見有技倆的人，你確是長於這方面的。你的職業很要熟練，但我看你辦得十分成功而祕密。」

會長聽了像殿下這般氣品高傲的人的稱讚，心中有些感動。他差不多用了謙遜的態度而答謝。「可憐的馬爾西」他又說，「沒有了他，我幾乎不能承認這俱樂部了。先生，我的顧客大部分是孩子，詩趣的孩子，他們都不足為我的對手。馬爾西雖然也有詩趣；但是屬於我所能理解的種類的。」

「我能明確地想像，你和馬爾薩斯氏是意氣投合的。」王子回答，「我覺得他是一個性質極新奇的。」

乳酪果餡饅頭的青年在室中，但十分抑鬱而沉默。他的新交的兩個伴侶想誘他談話，不得成功。「我痛悔了，」他叫道，「引導你們到這萬惡的地方來回去罷，趁你們未曾沾惡的時候。倘使你

們聽見過那老人墜落時的叫聲，和他的骨頭撞碎在鋪石上的聲音，倘使你們同情於如此墮落的我——但願今夜「鐘形的一」落入我手中！」

夜漸漸深起來，又絡繹來了二、三會員，但到了他們坐在桌前的時候，全體會員不過十三人，王子又在恐怖之中感到一種歡喜；但他看見琪拉爾定的神色比前晚自然得多，覺得非常驚奇。

「真是意想不到，」王子心中想，「一種決心，無論其打定不決定，對於一個青年人的心能有這樣偉大的影響。」

「諸君，請注意！」會長說過，就開始分配紙牌。

紙牌環遶桌子分配了三回，但沒有一張有記號的牌從他手中落下來。當他第四次分配的時候，會員的興奮異常強烈了。餘多的紙牌恰好分配一周。坐在分配者的左方第二位的王子，照他們的逆行的分配法，應得最後第二張紙牌。第三個遊戲者翻出一張黑色的——正是「三葉形的一」。其次受得一張「金鑽石」，其次一張「心形」……但「鐘形的一」仍未出現。最後，坐在王子左邊的琪拉爾定翻轉他的牌來；這是一張「一」，但是「心形的一」。

王子弗洛律才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守視他自己的運命的時候，他的心臟停止不動。他是一個

勇敢的人，但他的臉上流下汗來。他的中籤已有百分之五十確實了。他翻轉那紙牌來，這是「鐘形的一」。一種大聲的騷音在他的頭腦中鳴響，桌子在他的眼前浮動了。他聽見他右旁的遊戲者突然發出一陣笑聲，其音調中交混着歡悅和失望。他看見一座立刻散去，但他的心中充滿着別種的念頭。他悟到了這一來何等愚昧，何等罪重。他有十全的健康，青春的年齡，承繼王位的身分，然而他已因賭博而輸去了他自己的將來，和勇敢忠節的國民的將來了。「天乎！」他叫出，「天乎，饒恕我！」叫過之後，他心中的紛亂就過去，忽然又歸於他的鎮靜。

他所驚異的是不見了琪拉爾。賭牌室中除了正在和會長商談的他的命定的屠手，和乳酪果餡傻頭的青年以外，更無別人。那青年悄悄地走近王子，在他耳邊輕輕地說道：

「我願出百萬元買你的幸運，假使我有這錢。」

當那青年走開去的時候，殿下心中不禁想起，他情願把這機會極廉價賣給了他。

會長和那人的密談已經完畢。「三葉形的一」的所有者帶了萬事領會的樣子而走出室去，會長走近不幸的王子身邊，把手伸給他。

「先生，我幸得拜識先生，」他說，「又幸得爲先生効此微勞。至少，可以不蒙延滯之責。在第二夜

——何等好運！

王子努力想回答幾句話，終於發不出音，他的口已枯渴，舌已麻痺了。

「你稍感不適麼？」會長帶了幾分掛念的樣子問他。「人們大都是如此的。你要喝些白蘭地麼？」

王子允諾了會長，就注了一大杯酒來。

「老馬爾薩斯真可憐！」當王子乾了這杯酒的時候，會長這樣說。「他幾乎喝了四品脫的酒，然而這對他還不見得甚麼有效！」

「在我容易見效得多，」王子大振其精神，而說道。「請看，我立刻歸復我的本性了。我要請教如今我須得怎麼辦？」

「你可沿了史德倫特街向雪諾方面前進，走左方的鋪石，直到你會見剛纔走出室去的那一位。他自會指點你方向，但請你服從他的話；因為俱樂部的權能今夜是付給他一人的。現在，」會長繼續說，「我祝你此去快樂。」

弗洛律才爾對於這禮貌極不自然地表示了答謝，然後向他告別。他通過那吸煙室，室中還有許

多的遊戲者在那裏飲香檳酒，就中有幾瓶酒正是他所採辦他所付錢的他驚覺自己心中在詛咒他們了。他在會長私室中戴上了帽子，穿了外衣，從牆角裏認取他的陽傘。對於這種舉動的習慣，和今夜是最後一次的想念，不期地使他笑出，這笑聲在他自己耳中聽來很不愉快。他覺得很不願意走出這私室，就不走出去，而走向了窗邊。燈的光和黑暗使他恢復了他自己。

「啊，我必須做大丈夫，」他想，「必須走出室去。」

在卜克斯可德的轉角上，有三個人來襲取王子，無理地把他壓進馬車中，立刻開了去。車中已有一人佔坐着。

「殿下能饒恕我過於熱心的失禮麼？」一個稔熟的口音說道。

王子在遇救的歡喜的熱情中抱住了大佐的頸。

「我怎樣報謝你呢？」他叫道。「這計劃又怎麼來的？」

他雖然曾想依了自己的運命而進行，但容納了友情的強迫，重行回復了生命和希望，也非常歡喜。

「倘得將來避遠一切此種危險，」大佐回答，「儘夠報謝我了。至於你所說的第二質問，處理的

方法是極簡單的。我今日下午和一有名的偵探安排這計劃，守着祕密，又奏了效果。主辦這事的，是殿下自己的僕人。卜克斯可德的那屋子，從日暮時即被包圍，這車，是殿下自己的馬車之一，已經在那裏等候了約一小時了。」

「那麼，要殺我的那個，不幸的男子——他甚麼了？」王子問。

「他在走出俱樂部的時候已被捕縛了。」大佐回答，「現在正在邸宅中等候殿下的宣告，他的共犯者不久也將和他集合在一塊。」

「琪拉爾定，」王子說，「背叛了我的明言的命令而救了我，且事體辦得很好。我不但蒙你救了生命，又從你受得了教訓，倘不對我的教師表示謝意，我便是失了自己的地位。報謝的方法，一任你自已選擇。」

談話一時中止，其間馬車繼續駛行過幾條街道，車內的二人各自耽入於自己的回想中。這沉默被琪拉爾定大佐打破了。

「殿下，」他說，「這時候邸宅中已捕縛着許多犯人了。就中至少必有一人須得判罪。我們的誓言不許一切法律的訴訟；即使那誓言可以不守，我們的身分也是不許我們公訴的。不知殿下尊意以

爲如何？

「我已決定了，」弗洛律才爾王子回答。「那會長須死於決鬥。唯選擇其敵手是個問題。」

「殿下曾經允許我自定我的褒獎，」大佐說。「可否就把這差使命我的弟擔任了？這是一件有名譽的差使，但我可擔保我的弟必能圓滿他的任務。」

「你所要求的不是恩惠的差使呢，」王子說。「但我決不拒絕你。」

大佐極爲感動地吻王子的手；這時候馬車已轉入王子的壯麗的住宅的環門中。

一小時之後，弗洛律才爾穿了他的公服，掛了所有的波希米亞的勳章，出來接見自殺俱樂部的會員。

「愚癡而又罪惡的人們，」他說，「凡爾等爲窮運所驅而陷入這惡境中的人們，皆得從我部下領受職業與俸金。就中苦於罪惡之念的人，必須求助於比我更崇高而更寬大的神明。我對於你們的憐憫的深切，爲你們所不能想像；明天你們必須把各人的一身的故事告訴我；你們的回答愈明白，我愈能安慰你們的不幸。至於你，」他轉向了會長，又說，「如果我欲資助，我只能觸怒像你這樣一個有技術的人；但我可以另外提供你一種有趣的事。這裏，」他把手放在琪拉爾定太佐的青年的弟的肩

上，「我有一員部下的士官，他欲赴大陸旅行；我欲請你在這旅行的途中隨伴他。你頗能，」他改變了他的調子，繼續說，「你頗能打手鎗麼？因為你也許是需要這種技倆的。兩人同赴旅行，最好萬事都有準備。讓我再補說一句：萬一你在途中失去了這青年的琪拉爾定君，無論何時當由我另派別的部下會長，我是以眼光與手腕並長有名的人。」

王子用非常嚴肅的態度，說了這幾句話，就結束他的言辭。次日朝晨，俱樂部會員皆由王子的厚恩一一賜能相當的職分；會長則在琪拉爾定君及兩個曾在殿下身體訓練過的忠實而敏捷的從者的監督之下，出發他的旅行。王子還不放心，又派遣有思慮的代理人去佔住了卜克斯可德的房屋，凡有對於自殺俱樂部或其職員等的函件及訪問者，皆由王子親自檢察。

（作者附註）乳酪果餡饅頭的青年的故事已經告終。這青年現正在侃文地西通衢的微格萊街度送安樂的家庭生活。其門牌號數，爲了明顯的理由，我現在不說。倘欲探求弗洛律才爾王子和自殺俱樂部的會長的冒險談的人，可讀醫師薩拉都格的韜的故事。

一個窮的紳士

吉辛原著 朱湘譯

是客室裏面，用過了席的時候。邁門夫人，大而和藹的女東道，在她的小朋友勞林夫人身邊一張椅子中歇下，嘆出一句閒話來。

「你覺得丁泊雷君怎樣？」

「很好。只是有一點特別的罷了。」

「啊，他「是」特別，與人不同的。我們同下來以前，我本想與你談談，不過沒得時間，我們這樣的一個老朋友。我的親愛的丈夫與他是在哈羅同過學的。最可愛，最愛人的一個人。生在這世上，太好了，

我怕無論遇到什麼事，他都是那樣固執正經的。我再也不會忘記他在我那可愛的丈夫死時的悲傷。

——我正向勞林夫人談丁泊雷君哪，亞達。」

她這話是向她的已經出了嫁的女兒說的。女兒是一個安閒而年青的人，一張和善的臉與她母親一般，不過表情較為聰明，顯出較高的有思想的恬靜。

「我見他那樣神色不佳，很替他難受。」魏爾夫人敘述的回答。

「他再也不曾有過血色，你知道的，並且他的生活……不過我該告訴你，」她又轉向勞林夫人，「他是一個獨身者，境遇舒適，並且——你肯信嗎？——他一人住在倫敦一處苦的地方。是那裏，亞達？」

「益斯臨屯的一條倒霉的街上。」

「是。他住在那裏，我怕還是令人作嘔的房屋呢——那裏一定是「很」不衛生的——他只是爲了要知道窮人的生活，並且幫他們的忙。這不是很英雄的事嗎？他好像將他的一生都犧牲在這件事情上面了，沒有人在別處碰到過他的，我看人家只見他來過我們的家裏。一個高尚的生活！他再沒將他提起過的。我想你在席上聽他的言談時，一定再也想不到是這樣罷！」

「再不，」勞林夫人回答，她聽了剛才的一些話，驚詫起來了。「他並不很歡喜說話——據他說的話看來，他對於凸花細工與外國政情最感興趣。」

魏爾夫人笑起來了。「正是如此！我還是一個小女兒的時候，他常常用了他的凸花工的鋸子給我作各種各樣漂亮的東西。到我年紀大了的時候，他教我「勢力平衡說」的道理。說不定，媽媽，他在報紙上作專論哪。我們可再也不會知道的。」

「親愛的，無論什麼事在丁泊雷君都是可能的。並且他在他的鄉間生活之後，他一變變到這樣。他在白克州有一所美麗的小屋子，離我們很近。我真正免不了他的離牠是爲了我丈夫的死的念頭。他同迦門君是那麽親密！我的丈夫死了，我們離了白克州的時候，我們簡直不見了他——啊，有過一兩年。一天我在倫敦碰巧撞到了他。亞達以爲他是處於愛情的困難中呢。」

「親愛的媽媽，」女兒插口說，「是你，不是我。說過話的。」

「是嗎？得了，說不定是一個人總免不了他是打過什麼難關的念頭。他將一生都給了那些可憐的人，自然說不定只是動於一念的憐憫了一個可驚奇的人！」

男賓的聲音在客室門旁響的時候，勞林夫人好奇的張望這一位怪僻的紳士。他是最後進來的。

一個較中等身材爲高的人，不過肩膀上很現僵僵，瘠瘦，不漂亮，步武遲疑而舉止羞澀，眼睛淡灰色，表情上很柔弱的，怯懦的低着頭向左右張望，眉毛不安的皺起，一縷自滅的微笑搖晃於他的嘴唇之上。他的頭髮已經開始稀疏而轉灰了，不過他的鬚鬚很濃，倒像是一個在較嚴酷的面貌上的。他走進——或者說側入——室中的時候，他的兩手儘着開閉，可以引人發笑。一種並不能確稱爲襤褸，而毫無光澤，欠完善的衣服使他與別的男賓不同，看的視近些，可以見到他的黑服已經是幾年前的樣式了。他的裏衣無可指摘之處，不過他沒有帶着任何寶飾，只有一顆小黑珠顯現於胸前，袖上也繫着同樣簡單的飾品。

他坐在一個角落裏。他簡直要外面彷彿舒服似的獨自儘坐在那裏了，但是魏爾夫人立刻到他的身旁一個座位上坐下。

「我盼望你不在鏡上過這整個八月，丁泊雷君。」

「不——啊不——啊不，我不！」

「不過你像未決似的。我看你一定需要一種變遷，請你恕我的唐突。實話，你知道的，你頗「不」是樣了。你能讓我邀你去呂綏恩我們那裏嗎？我的丈夫一定很樂意——很高興與你談歐洲的大局。」

的。來與我們住兩星期——務必來！」

「我親愛的魏爾夫人，你簡直是一個透頂的好人！我深烈的感激。你的最友誼的關心我眞是一言難盡。眞的，我簡直可以說是我已經實地的……不錯，簡直到了那程度。」

他的聲音單弱而尖銳，發音利落有如教會中人，他僵窘的作委婉之辭從這段落到那段的時候，臉上微笑以示感激的幾乎流涕了。他的長而露骨的一隻手扭的指節都白了。

「好，只要你」是「離開這鎖。我真怕你太多心呢。你的身體不舒服別人並不會得利，你是知道的。」

「自然不了！——哈哈！——這我是明白的。健康是第一件應當注意的事情。妨害一個人的有用於社會，是沒有比一個受損的……啊，自然了，自然了！」

「你的同情心過於緊張了。這也與一人的健康有礙，不僅不衛生的空氣而已。」

「不過益斯臨屯並非不衛生的，我親愛的魏爾夫人！望你相信，那處的空氣時常有補身的質地呢。那個地方位置很高，你該記得的。只要我們能將私家與工廠的煙囪噴出的含毒的氣減去一點的時候——啊，請你相信，益斯臨屯本來是宜於衛生的。」

在宴會未散之前，有一點音樂。丁泊雷君彷彿很歡喜它。他的頭後仰，向上面默望。音樂歇下之後，還這樣望了一刻。但終於歎息一聲的恢復常態了。

他離開的時候，將一件當季過於厚的大氅披上，將漆皮的鞋子納於袋中。他的帽子是硬氈做的，頂上很高。他拿起一把摺疊不齊的雨傘，快步的前進，彷彿向鄰近的車站走去似的。不過火車並非他的目的，公共汽車也不是的。在佳妙的夜中他一直向前走着，步伐平穩，一見而知為慣於走路的人。他從諾亨喜門走到馬白亞區，從馬白亞區走到了新牛津街，又從這裏取西阿百路走到判屯衛，一直上一直上，直走到了他的宜於衛生的居處的上頭。午夜過了許久，他才走進了一條仄徑，灰白的月光雖然顯出它是不卑陋的，但也沒有什麼可以令人留連的地方。他開了鎖，走入了一所小房子，房中間作膠質的氣味。他在口袋裏找到一枝燭頭，燃起，照着上了兩層樓梯，走入一間靠後的臥室，這是一間八尺長七尺半寬的屋子。幾分鐘後，他就睡着了。

八點鐘醒了轉來——他是聽鄰近敲的鐘知道的——丁泊雷以不安的匆促穿起衣服來。他開了門，一個托盤放在外面了，盤中是一頓簡單的早餐，半磅的牛乳，麵包，牛油。九點鐘的時候，他下了樓梯，在前客室門上有禮的敲了兩下，室中一個生硬的聲音說，「請進。」那裏面是一個年事稍長的男

子與一女孩子，他們正在做簡單的裝釘書籍的工作。

「早上好，先生，」丁泊雷君說着，彎下頭來。「早上好，索格斯女士，天氣明朗！太陽溫暖？這真令人覺得多麼高興！」

他站着一直擦他的手，彷彿在一個嚴霜的早上似的。釘書人乾燥的點一下頭當作見面禮後，即刻派出一件事來給丁泊雷君作，這件事那位紳士很熱烈的作下去。他正學着這門技術的初步手續。他在全天中的工作時間內忍耐的工作，並且表現出幾分合格來。

這就是丁泊雷君，白克州地方的一個紳士，從前安逸而稍有身分的倚賴着穩固的投資的利息而度日的，到了如今的結果。先進哈羅。後來在康橋畢業，他想着儘是想着應當選個什麼職業。一直到選業嫌太遲了的時候。職業既非他的迫身問題，他於是安身入一個無害於人的閑散的生活，靠着他的富裕而有聲勢的朋友迦門君的鄉莊居住。年歲不覺的流去。他的思想有一兩次轉到了婚姻問題上去，但有一種深度的不自信，使他在入門第一步上就止了步。後來，他知道他是命中該獨身的，也就安定下去了。要是他對於別的誘惑也能看的這般透澈，那就好了！他不幸聽信了迦門君，一個常談買賣，公司，與高利的人。他並不是爲的他自己；他的資產是很夠而有餘裕的了，他是想着他的嫁給了

一個背時的省律師的妹妹，同她的六個孩子。他要是能在他們入社會的時候像說部中的富翁般幫助他們，那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啊。他盲目的信任迦門君，結果是一天早上，他發覺了他已瀕於破產。證實的消息一觸，他就跌入陷坑中了。

這只有迦門君自己才曉得，他在幾天之後，因此急的一病幾死。迦門君自己的產業只受了少許的影響，不像他朋友那樣完全傾覆。這件事丁泊雷君沒有向迦門君的孀婦露過一字，別的人前他也沒有提過。除了他的律師，替他安靜的將事情料理妥貼的律師，以及他的妹子，孩子們不能再得舅父的幫助的妹子。他的友誼的鄰家在迦門君死去後便遷開了，接着他也安靜的不見了。

這位窮紳士當時已經四十歲了。他還餘下一筆款子，不敢用的；要是將它投資，所得的收入連一個工人的生活都支持不了。唯一可能的住處——唯一安全的藏身處——是倫敦。丁泊雷君也就往倫敦。他的以最低限度的入款與饑餓相決鬥的本事，並非立刻學會的。他在入手的磨鍊之中，有一次為饑餓與侮辱所迫，他只得降下一點身分，寫信給一個熟人，懇他的指教與間接的幫助。不過只有丁泊雷君地位的人才知道無論多麼好的教言都是空虛，無論多麼大的奧援都是無力的，他要是求金錢上的幫助，他一定會接到一張支票與一些表同情的話，不過丁泊雷君再也不會到那種田地。

他試以從前的娛樂，凸花工，求利，也有一部份的成功；就是半年中賺到半鎊的錢。不過在他渺小的收入上加上個一年一鎊的指望，並不能將他興奮起來。

他在此時間內自然是絕對的孤居了。窮乏是偉大的隱者——除非一個人生下來就是那樣。那種時候，一個敏感的人覺得不與他向來的平輩的人再處於一水平線上了，於是縮入孤寂，並且有點驚詫的覺得，人家是很願意忘記他的。倫敦地方遁世者是很多的——或出自動，或是被迫。漫遊於街道上或公園中，或者消遣於不須繳費的博物館裏的時候，丁泊雷君常常發現與他們同道的兄弟們。他明白與他眼睛相遇的偷竊的警視，他看出瘦削的面貌，他瞭然而同情的發覺敵舊的紳士衣服。這些隱避的人們之間沒有交換過真情的話。他們倒想開口，可是身分將他們的喉嚨梗住了。他們各人走他自己的沈默而無親的路，一直到了憊倦而入了醫院或者貧民院的時候，舌頭才鬆了，辛苦的心中才溢出了他對於世間的責備來。

在這種地位的人，才能獲得奇異的見識。他學會許多可驚的節省方法，他在一人只需很少的錢即可支持生活的最後的發現之中覺着一種自傲。往常的時候，丁泊雷君說是「一人」少了某數的收入是不能過活的，如今他發覺「一人」只要幾個銅幣一天就夠了。他明白要買的東西的價錢，知

道了食物的相對價值了。一個時勢造成的蔬食者，他發覺了蔬菜是於他的健康有益的，他因之對自己作過了多次的輕蔑那些肉食人的習慣的演講。他又是一個時勢造成的戒酒者，他真渴望一天能在禁酒會的講壇上傾吐他的證見。這些是他的滿足，驚異的將許多自重的損失都倍補了。

不過湊巧在一天裏他正從英國銀行中提他可憐的渺小的季息的時候，一位夫人看見了他，並且是認識他的。就是迦門夫人。

「呀，丁泊雷君，這一晌你怎樣了！我爲什麼沒有接到你一點消息？難道真像有人告訴我的，你『是』去了外國？」

他忙亂的因而機械的返應迦門夫人最後兩個字：「外國。」

「不過爲什麼你不給我們信呢？」迦門夫人忙說下去，使他無暇多說。「多麼不客氣！你爲什麼一聲不提的就去了呢？我的女兒說我們一定是無意中在什麼事上得罪了你。務必請你說出想必總不會有什麼——」

「我親愛的迦門夫人，都是我的錯處。我……很難說出的，有一大堆的細目哪。我求你將我的不可辯的行爲看作——看作完全出於我的僻性。」

「啊，你一定要來看我。你知道亞達已經出了嫁嗎？是的，差不多一年了。她再可以見你，她要怎樣的歡喜呵。她想起你的時候，真多的很哪。你什麼時候能夠來我們家裏用飯明天？」

「歡喜的——十分歡喜的。」

「那真暢快的很！」

她告訴她的住址，兩人分手了。

丁泊雷君這時候還當心的留着一身禮服，與相稱的漆皮的鞋子，可見得他再進他往日的社會的希望還沒有完全消滅。有許多次，他大受動搖，想將這些外表看來是無用的東西賣去。不止一次，他在喫緊的季終的時候，將衣服質當過幾先令。但是將一個紳士的最高象徵捨去了，那只有失望到極點的人才作的到——勇敢出於被動的丁泊雷君還不是那種人。他的寶飾，就是錶與錶鏈，都早已丟了。這些虛飾並非一個紳士的裝束所必不可少的東西。如今他是慶幸自己小心的好處了，因為他這次與迦門夫人的相會，雖然使他惱窘，但同時也使他暢快。他腦裏迴縈着有與體面的人周旋一晚的指望時，心花都怒放了。他趕緊回了家。他以不安的細心察看他的禮服，並沒有找出了什麼大錯處來。一件襯衫，一圈硬領，一條領帶，是得買的。僥倖他倒有這筆款子。不過他要怎樣解釋自己呢？他能認出

他的住處，他的窮困嗎？他這樣認出時，直與向他的舊友懇求同情無異，想到這裏，他不覺恐怖地退縮了。一個紳士在可以避免的時候，是不可以宣白能夠引起痛苦的往事的。那麼他應該直接或者間接說一個謊嗎？說真話就是對於迦門君有責言——這是他所不願的。

他躊躇着這件事，直到第二天晚上他到了迦門夫人家中的時候，心裏還是沒有決定。客室中有三個人候着他，女東道與伊的女兒女塔，魏爾君及魏爾夫人。他們接待他的慇懃，使他幾乎落下淚來。爲多種的情感所亂，他失了他的自制力了。他信口開河的話無異是一篇奇異的說部，他說完的時候自己幾不敢信是自己說的。

這說部是從他們自然的問他住在那裏時他回答起頭的。

「如今，——他獸子般微笑——我住在益斯臨屯上頭一條街上一間房子，兼作臥室書房之用。」

聽到這話，那三個的嘴脣起來了。驚奇的眼睛向他看來。要不是這些眼睛，誰曉得丁泊雷君當時要吐露出些什麼話來呢？不過事實……

「我從前向你說過，迦門夫人，我是得自認一種僻性的。我希望它不會使你生憎就好了。簡單一

句話，我將我的一點微力捨在社會事業之上了。我與窮苦的人同住，與他們混爲一體，庶幾可以得到無他法可以得到的智識。」

「啊，多麼高尚呀！」女東道喊了出來。

這位窮紳士的良心上大受一下打擊。他不能再說什麼話了。使他不至於再受窘，他的友人們將話題改了。這時候以及後來，對於他所說的話真實與否的懷疑再沒有入過他們的腦中。迦門夫人前次看見了他去英國銀行，一個不表示窮困的地方。並且他是一直受人推爲一個有特別的見解與行徑的人。因此丁泊雷君陷入了一句異常的謊語，別人不易於發現，只有說謊人自身內心的不安。

從這時起，差不多一年的功夫過去了。丁泊雷君能他的友人約略會了五六個的面，他周旋於他們之間的時候愉快的很。不過在有少許提到他的生活狀態的時候，就不安起來了。逐漸的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一個常作無名的善人的主張的人，因之他也很少用得着說什麼直接的勸諷了。他自然是後悔他的原來的誑語了，因爲迦門夫人，一個富婦，是說不定可以助他找到一定不損身分的謀生之路的。不過事實已成，他因之就想從事於尙合脾胃的書籍裝訂的營業了。他在一個訂書人的房子裏已經住了幾個月了。一天，他提起了勇氣，與他的房東訂好了一個契約，言明，房東教他，他在學會之

後替房東作一限定時期內的義務工作。他如今是要到那時期了。全盤算來，他現在比從前的無事而胡思亂想的時期是幸福多了。他盼望着他口袋裏有點錢，不至再怕每季末兩個星期常常沒有晚飯喫的日子。的來臨。

魏爾夫人邀他去呂綏恩的約會不知引起了她許多次的痛心呢。呂綏恩自然是在他的往日，他才將暢快的假日看作當然之事了。他想起了他所知道的許多可愛的地方，與許多如夢的風景。倫敦的街道使他們變成了說不出的遼遠，完全的不實。他這三年鬱結與艱難的生活真比以前的平靜與安足的生活長的多呢。呂綏恩一個脾性較他活潑的人想到這裏一定要瘋了，但是丁泊雷君一天到晚的想着他，情緒只是偶爾在一聲微嘆，或者一個充滿了悲哀的渴望的微笑之中流露出來。

昨天用的飯是那麼好，他覺着今天的餐費較往常減少是他的天職了。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舉行了過了他所極為稱贊的助人默想的露天散步之後，他走進了他平常作慣了小生意的店中。櫃台後一個胖婦人向他熟識的點頭，同時向別的一主顧露齒的一笑，丁泊雷君鞠躬下去。他慣是這樣多禮的。

「費心拿給我，」他說：「一個新下的蛋，同一顆小而脆的蕎麥。」

「今晚只要一個呢？」婦人說。

「謝謝，只要一個。」他回答，如在一間客廳裏說話。「寬恕我，許我表示出我的希望，蛋，嚴格的說來是要新下的。上次的一個，我猜，是大意的入了那個筐子裏——這在生意忙時是很可原諒的。」

「他們總是那樣，」肥胖的店主說。「我們是不會作那種錯事的。」

「呀！請寬恕我。說不定我是想像——」

雞蛋與高荳都小心的放進了他帶來的手袋中，他回家去了。一點鐘後，他的晚飯喫完了，他坐在一張直背的椅子上，在黃昏中幻想的時候，門上敲了一響，一封信遞入了他的手中。丁泊雷君這時候是很少接信的，他拿起這封信來看時，手都抖起來了。信拆開後，最先入他眼簾的是一張支票。這個更將他興奮起來。他在心神震動中將信紙展了開來。這是魏爾夫人寄來的，她這樣說：

「我親愛的丁泊雷君——在昨天晚上我們的談話後，我不自覺的時時想到你與你的美的犧牲的生活。我將這些窮人的命運與我自己的一比，心中真覺着享樂過甚太幸福了。這些念頭的結果，是我心中覺着不得不對於你的善事有一點小輸助——猶如在出發享受一個幸福的暇日的時候一種感恩禮節。請將這一點錢分派給兩三個你的最值得施與的苦人，或者，你以為適當時，就將它給一個人罷。我極其盼望我們能在呂梭恩會到你——願頌近來安好。」

支票是五鎊的，了泊雷君將它舉到窗上，默望着。就他現在的價值標準看來，五鎊算是一筆大款子了。只要想一想，有了它時能作什麼罷！他的靴子——已經縫補了兩回——再著時是要有礙體面的了。他的褲子已經入了可以入眼的最後期。他戴的帽子（他看護的多麼經心！）還是他三年前來倫敦時戴的那頂。他誠然自頂至踵需要更新，因益斯臨屯地方。五鎊是開銷這一切用款還要有餘的呢。什麼時候，請問，他還能夠再有這樣一筆錢來供他自由的消耗呢？

他深深的嘆氣，默望入四周的黑暗中。

支票上橫畫過了。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了泊雷君看出了橫畫過的支票是能大困其收受者的。他怎樣能將它兌換出現錢來呢？他知道他的房東是一個多疑的守財虜，要是受了他的拒絕，同時又要受白眼。只有索格斯君才會的注視那簡直無異於一場痛心的失體面的事。又有一層，索格斯君的自身對於支票能否用的出去一層，還是一個疑問。他還有那個可以找呢？簡直一個倫敦人都沒有得了，第一件該作的事是回魏爾夫人的信呀，他燃着了燈，在頹舊的小杉木桌邊坐下。不過他的筆插入了墨水中幾次了，還沒有想起應該怎樣措辭：

「親愛的魏爾夫人，」——

接着停歇久久，如他已入睡了。抖了一下，他又向桌子彎下身去。

「接到你最慈善慷慨的惠賜，心中是真感激。款子……」他的手又停了幾分鐘。

「將如你的意思用出，然後再詳告你所發生的恩澤。」

他從前再沒有作過這麼難的文章，他覺出他說的太不成樣了。他的腦子裏簡直是豎起了一堵牆。他寫完這封信，不知費了他多大的氣力。大功告成的時候，他出門在一個煙店買了郵票，將信投入郵筒。

這天晚上丁泊雷君的睡神可不很安穩了。他在牀上躺下的時候，他心裏納罕，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可以受這恩惠的窮人。魏爾夫人心目中的那種人他自然是一個也不認識的了。就一方面講來，鄰近四處的人家誠然都是窮的，不過——他自己動問——他們眼中的貧窮，與他自己眼中的，有同樣的意義嗎？這條污穢的街道上，難道有一個男子，或者婦人，同他比較起來，能有稱為貧乏的權利嗎？一個受了教育的人，為勢所迫，與低級人雜處之時，得到了些關於他們的最有趣的結論。一個久踞於丁泊雷腦中的結論，就是這些階級的「受苦」大為用了一個不適宜的標準的局外人所誇大。他在他的四周只看見粗劣的娛樂，安足的勞苦，以及似獸的淡漠。他簡直覺着這一帶地方覺到窮乏而受

到它的苦的人，十成中有九成，只是他自己。

在噩夢般的假寐中，他周身一震，是一個明灼的念頭，一個迴想，穿過他腦中了。他自安逸與體面墮入貧困。他受了這麼久的苦，是爲了誰呢？爲了魏爾夫人的父親。那麼，從這觀點看來，這張五鎊的支票不可以算作賠償嗎？不可以嚴格的供自己的耗用嗎？

在半意識狀態中忽然從罅隙射出了一個奇異的念頭。要是魏爾夫人是一個有見識的女子，對於他的真情生了疑心，或是已經發覺了呢？要是她私下的意思，這錢是給「他」自己用的呢？

最早的陽光使此念頭現爲不實，不過他方面，他也將他的迦門君是確實地曾經負他的念頭鞏固了。他從牀上跳起，伸出手去拿過支票來，握於手中的，在牀上躺了一點鐘。一點鐘過後，他機械的起了牀，穿起衣來。

日間的工作完了後，他徘徊於一條大店羅列的街道上。一個靴店引起他的注意。他在櫥窗前站立了許久，儘將口袋裏一塊金鎊打轉身——這是他股息領出的日子以前支持他的生活的現款中很大的部份。他終於跨進了門檻。

再沒有買一雙靴子的人比他再不小心的了。他的交易是在一個夢裏作成的。他說話，但不知道

自己說了些什麼。他默望貨物，但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樣子。結果是他腋下挾着他的適舒的舊鞋回了家的時候，才發覺他的新鞋十分的夾腳。它們又唧噥的響；天哪！它怎樣的唧噥的響！不過新鞋都確然有這些毛病的。他是好久沒有買過新鞋的了。事實是他覺着疲倦到極點，一點精神也沒有了。喫了一口晚飯之後，他上牀睡了。

整夜之內，他與他的新鞋宣戰。兩腳疼痛着，他在一個鬼域中的街道上跛着腳走，轉一個彎時，就碰到一個狙伏的人，並且每次這伺他的人除了魏爾夫人外便非別個。她輕蔑的注視着他，讓他蹣跚的歪過去。靴子的唧噥聲響變成了人聲了，她不斷的向他叫一個可怖的名字。他退縮，戰抖，而發哼。不過他還是前進，因為他的手裏拿着一張橫畫過的支票。別人叫他將它兌了現，但沒有人肯與他兌換的。怎樣的一個夜間！

他醒轉的時候，他的頭像鉛一般的重，不過他的思路卻很清楚。請問，他既明白他的手頭不寬裕，卻去瘋人般用了那許多錢買了一雙新的（並且壞到十分的）靴子，那是什麼意思；他的那雙舊的無論如何，總是可以穿到冬初的。他進店的時候，心裏是個什麼念頭？他難道是指望……垂憐的上帝！

丁泊雷君並不是多好的。一個心理學家。不過忽然間他可怕的明白看出，他如今正在過一道德

上的難關。他在貧困問題上又給他多增加了一樣智識。

緊在早餐之後，他下了樓，敲索格斯君的書房門。

「什麼事？」釘書人問，他正喫着第四塊大的鹹肉，說話時嘴裏還滿含着。

「先生，請准我今天早上告一兩點鐘的假。有點要緊的事亟待解決。」

索格斯君的回答與他的同行們一樣漂亮，「我看你要怎樣，就可以怎樣。錢是照扣的。」

那一個鞠了躬，退出去了。

兩天後他又寫一封信給魏爾夫人，信的內容如下：

「從前惠寄的款子，我已經寫過了照收的回信的，如今施放去了。爲確實它的正當用途起見，我將那張支票交給了鄰近一個教士，並加上了清楚的說明，他極爲盡心，將受惠的人名都在一張紙上記了下來，這張名單在這封信裏附上，想必你看了也覺着滿意愉快的。」

不過爲什麼，你要問了，我將這件事託給一個教士呢？爲什麼我不自己作這件事，使自己得到教助與我有私人關係的可憐人的愉快——我，將我的生活專注在慈善事業上的人？

回答簡單而明白，我是向你撒了謊。

複本

喬伊斯原著 傅東華譯

鈴聲發狂似地響，及當密司派克跑到聽筒那邊。就有一個暴怒的聲音打着尖利的愛爾蘭北部
口腔叫道：

「叫法林登來！」

密司派克回到她的打字機，對一個在寫字檯上寫字的男子道：

「密斯脫夏稜叫你樓上去。」

那人輕輕說了一聲「天殺的！」推開了他的坐椅站了起來。當他站起來的時候，他的個兒高而

且大。他長着一張黑酒色的倒垂臉，清秀的眉毛和鬚鬚，眼睛微微凸出，眼白是混濁的。他掀開了櫃台，經過委託訴訟的顧客們，用一種沈重的脚步走出辦公室。

他沈重地走上樓梯，一直走到三層樓上，有一銅牌刻着「密斯脫夏稜」幾個字的門口。他在那裏停了步，竭力而懊惱地喘着氣，敲了門。那尖利的聲音就叫道：

「進來！」

那人進了密斯脫夏稜的房間，同時，密斯脫夏稜——一個臉孔癱得光光帶着金邊眼鏡的小個兒——從一堆案卷上鑽出他的頭來。那頭是這麼紅而禿，像是一個大雞蛋擱在那堆紙上一般。他馬上就：

「法林登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總要我來罵你？我請問你，包德雷和古爾完兩家的契約爲什麼還不抄起來？我告訴你四點鐘必須弄好的。」

「可是密斯脫舍雷說，先生……」

「密斯脫舍雷說，先生……勞駕你聽着我的話，不要密斯脫舍雷說先生了。你懶得做事，總有話推諉的。我告訴你，如果那契約晚飯前不抄好，我就告訴密斯脫克洛斯波……現在聽見了嗎？」

「是，先生。」

「現在聽見了嗎……喔，還有一點小事！我對你說話簡直同對牆壁說話一樣。你要永遠記着，你的吃飯時間是半點鐘。不是一點半。你到底要吃幾道菜的，我真要問問你……現在聽明白了嗎？」

「是，先生。」

密斯脫夏稜又彎頭在他那堆案卷上。那人卻還呆呆注視着那個管理克夏律師事務所的光滑頭顱，心裏估量着它有多麼脆弱。一陣憤怒將他的喉嚨擒住一刻兒，這也就過去了，而留下一種猛烈的渴的感覺。那人是認識這種感覺的，就覺得他非去好好渴一夜不可了。那時已經過月半，倘如他趕得及把那東西抄起來，密斯脫夏稜也許會開個支付條子給他的。他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眼睛牢牢盯住案卷上的頭。突然，密斯脫夏稜動手把所有的案卷翻起來，在找什麼。於是，彷彿他一選不覺得那人在面前似的，他重新擡起頭來，說道：

「喂？你要整天站在這裏嗎？我說，法林登，你太寫意了！」

「我是等着看……」

「很好，你不用等着看了，下樓去做你的事吧。」

那人沈重地向門口走去，及到走出房的時候，他聽見密斯脫夏稜在背後叫喊，說那契約如若晚快遞不抄好，他就報告諾克洛斯波。

他回到下層辦公室裏的寫字檯，數了數那還沒有抄的頁數。他拿起筆，蘸了墨水，可是他繼續對着以前抄的最後幾個字呆呆瞪視着：In no case shall the said Bernard Bodley be ……天色慢慢黑下來，再過幾分鐘他們就要點燈；那時他就好寫了。他覺得非解一解喉嚨裏的渴不可。他就從寫字檯站了起來，還同上一次一樣掀起櫃台閘，走出辦公室。當他走過的時候，書記長帶着查問的神氣看着他。

「沒有什麼，密司脫舍雷。」那人拿指頭指着他的旅行的目的地說。

書記長向帽架上瞥了一眼，看見一行帽子完全無缺，也就沒有話了。那人一走到樓梯頂，便從袋裏抽出一個格子花呢的牧人便帽來，戴在頭上，趕快跑下那格格動搖的樓梯。走出了大門，他就賊頭賊腦地打人行道的裏側走到一個轉角，這才突然一下地鑽進了一家門口。他如今是平安在奧尼爾店中的黑暗密室裏了，便拿他那黑酒色或燒肉色的上了火的臉伸進朝酒吧間的小窗口喊道：

「喂，派脫，拿 G · P · 來，勞你駕哪。」

那掌櫃的給他一杯清黑啤酒，那人一口喝了下去，又要了一個葛縷子餅，然後他把一個辨士放在櫃台上，讓那掌櫃的已向板縫裏摸着，便同進來時一般賊頭賊腦地走出密室去了。

黑暗伴着一天濃霧漸漸迫近二月的黃昏，尤士退斯街上的燈已經點着。那人靠着房子邊上走，走到了事務所門口，心裏掛念着那東西是否來得及抄完。在樓梯上，一陣潮濕而猛烈的香水氣味向他的鼻子迎來；分明地，密司黛拉姑已在他到奧尼爾店中的時候來了。他把便帽塞回衣袋裏，重新走進辦公室。故意裝出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

「密司脫夏稜，叫你過了，」書記長厲聲說。「你到那裏去的？」

那人把站在櫃台邊的兩個密客瞥了一眼，彷彿暗示當他們面前不好回答的樣子。因那兩個密客都是男子，書記長就笑了一笑。

「我知道那玩意兒，」他道。「一天五次是算不得多的……好，你還是當心點，把黛拉姑案裏的信件給密司脫夏稜拿一份去吧。」

這種大庭廣衆之間的演說，又加上他跑的樓梯，和方才那麼急灌下去的黑啤酒，就把那人攪昏了，及到坐下寫字櫃去檢東西的時候，他才發覺要在五點半以前抄完那契約是多麼無望的。黑暗的

悶人的夜已快到來，他恨不得到酒館裏去，在燈火輝煌當中，杯盞琳瑯聲裏，和伙伴們一同喝着。他取出黛拉姑的信件，走出了辦公室。他希望密司脫夏稜不會發覺滿了最後兩個字。

那潮濕猛烈的香氣一路瀰漫到密司脫夏稜的房間。密司黛拉姑是個中年婦女，相貌像猶太人。據說密司脫夏稜是轉她的念頭的，或者是轉她的錢的念頭也說不定。她常常到事務所裏來，來了就好久才去。那時她坐在他的寫字檯旁邊一團香氣裏面，摸着她的陽傘柄，幌着帽子上的那支黑色大羽毛。密司脫夏稜把椅子旋過來朝她，右腳得意揚揚地盤上了左膝。那人把信件放在寫字檯上，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可是密司脫夏稜和密司黛拉姑都沒有注意到。密司脫夏稜拿一個指頭點了點那信件，這才對他輕輕彈了一下，彷彿說：「好了，你可以走了。」

那人回到下層辦公室，重新坐在他的寫字檯邊。他凝神壹志地瞪視着那未完的句語：In no case shall the said Bernard Bodley be……心想那最後三個字用同一字母起頭，真是奇怪得很。書記長開始催促密斯派克，說她打的那些信怎麼也來不及趕郵局了。那人把打字機啣啞聲聽了幾分鐘，這才又要動手去完成他的抄寫。可是他的頭腦不清楚，他的心已飄到酒館中的輝煌吵鬧裏去了。這正是喝熱葡萄酒的夜晚啊。他奮力他的抄寫，但到鐘敲五下，他仍舊還有十四頁。天殺的！他是趕不

完的了，他恨不得大聲咒罵起來，恨不得拿拳頭把什麼東西狠狠搗一了。他心裏暴怒，把 Bernard Bodley 寫做 Bernard Bernard 因而又得重新抄一張。

他覺得自己很強壯，可以單獨把全個事務所裏的人都打出去。他的身體迫切着要行動起來，要衝出外面去痛飲一下。他的生活裏的一切羞辱都使他暴怒了……他能私底下問出納員預支點錢嗎？不，那出納員不是好人，簡直不是好東西；他是不肯預支的……他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的伙件雷奧那，奧哈羅倫還有諾西法林。他的情緒氣壓計是高到要鬧事的程度了。

那時他的想像使他出了神，因此他的名字被叫了兩次。他才回答，密斯夏稜和密斯黛拉姑站在櫃台外，所有的書記都掉過頭來期待着什麼。那人從寫字檯站起來，密斯脫夏稜開始了一長篇的咒罵說有兩個字漏了。那人說他不知道那兩個字，說他是忠忠實實抄的。那長篇的咒罵繼續下去，罵得非常刻毒而凶暴，以致那人好容易才不把拳頭向他面前的矮子頭上落下來。

「我並不知道還有兩個字，」他蠢然的說。

「你——不——知道。當然你不知道囉，」密司脫夏稜說。「你告訴我，」他先向身邊的女人瞥了一眼，像要她贊成似的補上說，「你當我是個傻子嗎？你想我是個完全的傻子嗎？」

那人的眼睛從女人的臉上看到那小小的蛋形頭上，這才又看回來；而且，差不多不等他的自覺，他的舌頭忽已巧妙起來了：

「我想，先生，」他說，「你這給我的問題是不公道的。」

甚至連書記們的呼吸都停頓了。大家都被怔住。（連說這機巧話的人自己也在內，）而密司黛拉姑——本是一個壯健而和氣的人——便開始莞然微笑起來。密司脫夏稜臉上紅做野薔薇的顏色，嘴巴帶着矮子的氣憤發了歪，他把他的拳頭向那人搖着，直至好像什麼電氣機器上的圓球那麼振動：

「你這無禮的匪徒！你這無禮的匪徒！我要收拾你！你等着瞧吧！你得向我道歉，要不就立刻滾出去！你得立刻滾出去，我告訴你。要不就向我道歉！」

他站在事務所的門口，守着看出納員是否獨個人出來。所有的書記都走過去了，最後才見出納員同書記長一起出來。這就用不着向他開口了；他是同書記長在一起的。那人覺得他自己的地位惡劣得很。他不得不向密司脫夏稜道着卑鄙的歡語，但他知道在事務所裏以後難好做人了。他還記得密司脫夏稜爲要安插自己的任兒，會怎樣把小比克逼出事務所去。他覺得自己要發性，要喝酒，要報

復，對他自己懊惱，對別的所有人都懊惱。密司脫夏稜是決不肯給他一點鐘的休息的，他的生活簡直是地獄。這回的事，他是當真做了傻子了。難道他一張嘴是忍耐不住的嗎？可是他們兩個一向就不投機，他和密司脫夏稜，自從他偷聽到他學他的愛爾蘭北部口音給喜金斯和密司脫克聽那回事起，這就是他們兩個一向不投機的開始了。是的，他也許可以問喜金斯借借錢看，可是喜金斯一定連他自己也沒有。一個人有兩個家要維持，當然他不能……

他覺得他的大軀體又迫切着要到酒館裏去找舒服了。那霧使他漸覺寒冷起來，他心想不知能否向奧尼爾店中的派脫去借一點。他又想至多能夠向他借一個先令——而一個先令是沒有用的。然而他非從那裏去找錢不可；他的最後一個辨士已給買G·P·喝了，馬上時候太晚，就要沒處去弄錢了。突然間，他摸着了他的鍊鍊，就想起艦隊街上得利克利家的當舖來。這才是個辦法呢！為什麼他早想不起來的？

他急忙穿過坦潑爾巴的狹街，嘴裏對自己喃喃念着，因為他要去樂這一宵，他們就都好到地獄裏去了。得利克利裏的伙計說一個克郎（合五先令——譯者）。可是寫票人肯出六先令，結果是六先令如數給他。他欣欣然跑出了當舖，將錢在拇指和四指之間疊成一根小圓柱。在西摩拉蘭街上，人

行道處做事回來的青年男女擁擠着，還有衣裳破爛的野孩子們，跑來跑去喊着各種晚報的名字，那人打人羣裏穿過對着那一般景象感着得意的滿足，並且堂而皇之地盯着那些從辦公室出來的女子看。他的腦袋裏充滿着電車鈴和颼颼響的觸輪的喧鬧，鼻子裏已經聞着臭臭昇騰的糖酒汽了。他一路走，一路預備着把日間事兒對伙伴們報告的措詞：

「這麼着，我就看了看他——很鎮靜的，你知道，又看了看她。這才再回過頭去看他——趁這機會呢，你知道。」我想你這給我的問題是不公道的，「我說。」

諾西法林正坐在達維拜恩店中他往常坐的一隻角裏，他聽見這段故事，就請法林登喝一個半開，說他生平從沒聽見過這般痛快的事。法林登也回請他一杯。過一會，奧哈羅倫和雷奧那也來了，於是又把那故事對他們重述一遍。奧哈羅倫請大家喝麥芽酒，熱的，並且把他在浮恩街高倫事務所裏反駁總書記的故事告訴大家聽，不過他的反駁是照着牧童歌中的自由牧童那種樣式的，所以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沒有法林登的痛快。於是，法林登叫大家趕快把那話結束了，再說別的。

正在大家提出各人的惡毒思想的當兒，你想誰進來了，原來就是喜金斯！當然，他不得不加入大家一起。大家要他把法林登的事情述一遍，他就對他們說得非常生動，因為他看見五杯熱的小威士

忌放在那裏，就覺得很興奮了。當他形容着密斯脫夏稜拿拳頭在法林登面前搖的時候，人人都突然大笑起來。他這才又學着法林登道：『我的人在這裏，是同你一般冷靜的咧。』當時法林登拿他的重濁眼睛看着大家，嘴上微微笑着，並且不時用下唇的幫助，從他的鬍鬚裏露出散落的酒滴來。

那一串酒喝完之後，就有一段時間的停頓。那時奧哈羅倫是有錢的，其他兩個卻好像都沒有錢；因此全個團體有點兒悵然地離開那酒館了。在侯爵街的轉角，喜金斯和諾西法林向左而去，其餘三個重又回到城裏來。雨正在寒冷的街上淋着，及到了包拉斯辦公室門口，法林登提議到蘇格蘭酒家去。那酒館裏充滿着人，說話聲和杯蓋聲正喧鬧着。三個人正挨過在門口哀叫的賣火柴人，就在櫃台的角落裏組成一個小小的宴會。他們開始把各人的故事交換起來。雷奧那給他們介紹一個名叫衛澤斯的年青小子，他是在帝福利劇場裏演武藝當雜差的。法林登請大家喝了一串，衛澤斯說他要喝一瓶小愛爾蘭和普魯士泉。法林登對於這些東西是內行，就問大家也喝普魯士泉不喝？可是大家都叫了姆拿熱的來。談話漸漸兒有勁了，奧哈羅倫請了一串，這才法林登又請了一串。衛澤斯拉議說這樣請客法子大規矩了。他答應帶他們到秘密窟裏去，並且介紹幾個美麗女子給他們。奧哈羅倫說他和雷奧那可以去，法林登可去不得，因為他是結過婚的了；法林登就拿他的重濁眼睛向他們斜視了。

一眼，表示他是明白他們挖苦他的。衛澤斯只請大家喝一點兒藥酒，便約定過會兒到鋪貝街的繆利根店裏再會了。

等到蘇格蘭酒家關門。他們就過場到繆利根去。他們走進了後面的客室，奧哈羅倫就替大家叫了一事各人不同的熱酒。那時大家都已覺得有點醜態了。及當法林登請大家喝第二事的時候，衛澤斯就已回來。他這回要的是苦啤酒，這就使法林登寬心不少。他們的資產已逐漸單薄下來。可是還維持得過去。不一會，有兩個帶着大帽子的青年女子和一個穿着棋盤格子布衣服的男子走進來，坐在靠近的一張桌上。衛澤斯向他們招呼了一下，告訴大家說他們是帝福利劇場裏出來的。法林登的眼睛時時向一個青年女子的方向瞟去她的相貌有一種動人的地方。一條孔雀藍的稀紗大頭巾縛住她的帽子，在下巴頰兒底下打成一個大結；手上帶着一雙鮮黃色的手套，一直套到肘子上。法林登不勝豔羨地瞪着她那雙常常動着而且動得很有風韻的豐滿的臂膀；及後她回他一盼，他就對她那雙暗褐色的大眼更加欣羨不置了。原來那一下橫盼的神情，竟使法林登銷魂了。她在座時，曾向他盼味一兩次，及後那一行人走出去，她擦過他的坐椅，還打着倫敦口音說了一聲「噢，對不起！」他日送她走出房門，滿望她回轉頭來看他一眼，可是他失望了。他詛咒他自己的沒有錢。詛咒他給大家的會錢。

特別是給衛澤斯會錢的威士忌酒和普魯士泉。天底下若是有可恨的東西，那就要算白食客。他得覺得非常憤怒，連朋友們的談話也聽不着了。

及到雷奧那叫他，他才知道他們是在談氣力。衛澤斯正把他的臂膀肌肉拿給大家看，自己誇口得了不得，以致其他兩人得叫法林登出來維持維持國家的體面。法林登就把袖子捲了上去，也拿他的臂膀肌肉給大家看。兩隻臂膀經大家檢查和比較，最後雙方同意來比一比氣力。桌子搬清楚，兩人把前臂放在上面，手對手拉着。等雷奧那說聲「來」，各人就要嘗試把對方的手翻到桌面上，當時法林登現出很嚴肅而堅決的神氣來。

比賽開始了。大約經過三十秒鐘之後，衛澤斯就把對方的手慢慢壓下桌面去。法林登不想敗在這麼一個小夥子手裏，一時羞憤交作，黑酒色的面孔漲得愈加黑。

「你不能把全身的重量都壓上來呀。要公平的幹，」他說。

「誰又不曾公平的幹呢？」那一個說。

「再來三次兩勝。」

比賽又開始了。法林登額上的血脈都豎了起來，而衛澤斯面上的蒼白色也變做牡丹色。兩個人

的手和臂膀都使勁得發抖。經過好久的掙扎，衛澤斯又把對方的手慢慢壓下桌面去。一陣低聲的囁
采從旁觀者裏面發出來。站在桌邊的掌櫃向勝利者點點他的紅頭，熟不知禮似說道：

「哦！那才是本領呢！」

「就曉得個屁！」法林登凶狠狠地朝着那人說。「要你媽的來多什麼嘴？」

「唉，唉！」奧哈羅倫看見法林登臉上的凶猛表情便這麼說。「算了吧，伙計。我們再喝幾杯就好
散了。」

一個臉上非常沉鬱的人站在奧高奈橋角，等着搭山地滿的小電車回家。他是滿肚子装着悶氣
和報復的心情。他覺得羞辱，不滿足；他甚至連醉都沒有醉；而他袋裏只剩兩個辨士了。在事務所裏受
了辱，當了錶。把錢都用光。可是竟還不能得一醉。他又覺得渴起來了，恨不得再回到那熱烘烘煙騰騰
的酒館裏去。他已經丟失了強壯人的名譽，竟被不過一個小孩兒敗了兩次了。他心裏裝飽了忿怒，而
他一想到那個從身邊擦過說「對不起」的帶大帽子的女人，他的忿怒就幾乎要把他悶死了。

他在賽爾蓬路下了電車，打營房的牆影裏搬動他的大軀體。他很不情願回家。及至從邊門走了
進去，他看見廚房是空着的，爐子裏的火已快滅了。他向樓上喊：「阿達！阿達！」

他的妻是一個尖面孔的小女人，丈夫醒時她罵他，醉時她挨他的罵。他們有五個孩子。當時一個小男孩子從樓上跑下來。

「誰？」那人從黑暗中張着說。

「我，爸。」

「你誰，查瑪嗎？」

「不，爸，湯姆。」

「你的母親那裏去了？」

「她到禮拜堂裏去了。」

「好吧……她記得留晚飯給我沒有？」

「有的，爸，我——」

「把燈點起來。屋裏黑洞洞的算什麼？他們都睡了嗎？」

孩子點燈的當兒，那人沉重地往一把椅子上坐下去。他學着那孩子的平板的口聲，一半對自己說道：「到禮拜堂裏去了。到禮拜堂裏去了，我說！」等到燈點亮，他就拿拳頭擡着桌子，嚷道：

「拿什麼給我當晚飯呀？」

「我會去——燒的，爸。」那小孩子說。

那人暴怒地跳了起來，指着爐子裏的火。

「在火上燒嗎？你讓火熄掉了好吧，我來教訓你再這麼着吧！」

他向門口跨上一步，拿起倚在門背後的那支手杖來。

「我來教訓你下回再讓火熄掉吧！」他一面捲起袖子，使臂膀可以行動自由，一面說。

那小孩子叫了一聲「噢，爸！」哭着繞那桌子跑，但是那人追上去抓住他的衣服了。那孩子忙亂

地四下一看，知道無法可以逃遁，只好跪了下來。

「你聽着，下次再讓火熄掉吧！」那人拿手杖使勁地打着他說。「我揍，揍你這小狗子！」

那孩子大腿上吃着手杖，便發出一陣尖利的叫痛聲。他把兩手併着擊在空中，驚嚇得聲音打抖。

「噢，爸，」他叫道，「不要打我呀，爸我……我給你唱個歡迎馬利……我給你唱個歡迎馬利，爸，

要是你不打我……我給你唱個歡迎馬利……」

迂士錄

高爾斯華綏原著 傅東華譯

現在這種年頭，社會上凡百所謂「界限」，都譬如愛儂司（註一）那根火鶴做的木球槌的一般——你若提起牠時，那物便化作一個詢問符號模樣，朝着你臉上看；而凡百所謂「名分」，就譬如她那蠟做木球，你正想去用牠時，牠已起身走了。（註二）舊日人生的風味，都已不合時宜，昔人處世的芳香，悉已日爲陳腐；所謂「君子」，已成一種挖苦的名詞，所謂「禮文」，也無非是癡騷的徵象了。

卻不道不列顛羣島竟還有幾個舊族，世守君子之風，垂數百年而未墜。我不怕諸君笑我頑固好奇心，以爲此等君子之流，往往具有一種德性，便是一種天生的正氣，斷乎不可鄙視的。

我今所以追記邁爾士·魯亭的事蹟，蓋即爲此。

我初次見他——若是一個新學生可以正眼看舍長——的時候，是我初進公共學校覺得窘不堪言的第二天。那時和我同住一間樓角的其餘三個學生都出去了。我一人正在苦思，不知牆壁上是否也有我掛東西的權利；因爲我有兩張小小的油畫，想把它們張掛起來。那是我母親給我買的，上面畫着兩個大紅色的馬夫，騎着兩匹深栗色的馬，躍過幾扇深褐色的籬笆。我母親平時聽說公共學校尚勇武，心想那兩幅畫也許可以配他們的脾胃，所以我帶來。我那時把它們和我父母及阿姊的相片一齊從玩物箱裏取出來，統統攤在窗檻上。我正在悶悶地端詳這個小小的陳列，忽見房門被一個穿燕尾服的孩子推了進來。

「喂！」他道：「你是新來的嗎？」

「是的。」我用一種小耗子似的聲音回他。

「我是魯亭。是本舍的舍長。你每星期可得兩個先令，到這列取消的日子爲止。勞役單（註三）你將來可到牌上看去。頭兩個星期你可以不做勞役。你叫什麼名字？」

「巴脫雷。」

「哦哦！」他把手中的一張字查了一回。「你是我該管的。你覺得還舒服嗎？」

「很好。」

「那末就好。」他似乎要動身走了，我因急問道：「請問，我許不許把這些圖畫掛起來？」

「本來——你愛什麼都可以的。讓我來看看罷！」他上前了幾步。當他的眼睛落在那陳列品上的時候，他突然說道：「哦！對不起！」說着，拿起那油畫，轉過身來背着相片。大凡一個新學生，因驚懼所致，往往便成一種心理學家，故彼時我見他因眼睛曾觸着我家人的肖像，便說一聲「對不起！」我就彷彿已覺得他決不是一種禽獸了。「這是你從湯姆金斯店裏買來的，」他道：「我在第一學期的時候也有過，跟這一樣不壞。我想把它們掛在這裏。」

當他把圖畫繫在牆上的時候，我「橫」了他一眼，他的身材似乎高得出奇——我猜總有五呎十吋光景，瘦削而筆挺。用的是豎領，——彼時「侍女領」還未行，——卻不甚高，項頸長得很。他的頭髮很特別，黑，而微帶紅色；他的灰黑的眼睛，小而深陷，他的顴骨頗高，他的兩頰單薄而帶上幾點雀斑。就他的面龐而論，他的鼻子，下頰，顴骨都略似太大。總之，他可以說是一種未完的完器。但他的神氣很是坦然，且有一種美好的微笑。

「好罷，巴脫雷，」他說着，把圖畫交還我，「你振作些兒，就會適意了。」

我便攔開我的相片，掛起那兩張圖畫。魯亭這名字好生熟悉。記得我們那家譜的婚姻錄中，載有如「費則撥、忒氏之女，」「脫斯忒波羅氏之女」等名字；「魯亭氏之女」——是內亂以前一個什麼時候的魯亭氏之女！那末這位先生大概還是我的一個遠親，也未可知。可是我覺得決不敢對他提起這話。

邁爾士·魯亭並不漂亮，卻凡事都很好。他也不講究穿著，所以你總不會從衣服上聯想到他。論他爲人，不算十分得衆——因他是個深沉的人，絕對不喜炫耀，且也非富有——卻向來不知所謂偏袒。他對下級學生，向來無怨亦無怨。他處己處人都不肯寬恕，確又極其公平；且也似乎不像多數當舍長的專喜打人。每學期終了，的攷試。他從來不曾落第，而凡有遊戲競賽，總是始終如一的賣氣力。人家都說他具有一個毫不可假借的良心，他卻又絕少提起良心這個字。他從來不表示他的感情，但又似乎從來不曉得掩飾，像我一樣。他頗受人尊重，自己卻並不在意似的；他是一個獨立自賴的人，若不是因自己這般不善生產，也未嘗不可稍爲闊綽些。我和他相處兩年，總共祇跟他有過一次親密的談話，其實以我們年齡的相差而論，有這一次，大概已經要算超過平均數的了。那時候我的第五學期，魯亭

畢業的前一學期，我們舍裏因訓練上鬧起事來，致使足球隊的隊長傷了體面——那隊長是個愛爾蘭的孩子，比球時當「歷後」是我們這一面的臺柱，此事的發生，剛剛在我們舍裏第一次比球的頭一天晚上，所以當這位「要人」拒絕參與的時候，同學們中該着怎樣的大急，也就可想而知了。彼時他身體上和感情上兩俱俱傷，因便效阿溪里斯的忿怒，宣言不幹，退歸自己的營幕去了。（註四）一時全舍中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議論紛紛不一。我呢，也跟第五級差不多全級的意見相同，是替多奈利表同情而反對第六級的。彼時他的缺出了，便該我做這邊的隊長，所以當時我們究竟還加入比賽與否的問題，須決在我一人身上。我若也跟他们同情，宣言不幹，那末其餘的人自然都會附和我。那天晚上，我先前幾個時間，祇抱着一肚子反叛的精神，後來獨自一人坐在房裏，依然還猶移未決，便見魯亭到我房間裏來了。他將身子靠在門上，說道：「我想，巴脫雷，「你」總不至於拆臺罷！」

「我——我以為多奈利是不——不該挨打的，」我囁囁的說。

「那也作興，」他道：「但總以一舍的事情爲重，你總該明白的。」

我頓覺一腔義氣被他這話扯作兩邊，因便默然。

「你聽我講，小巴脫雷，」他猛的說道：「這將是我們大家的恥辱，如今擔子都在你身上。」

「好罷，」我氣忿忿的道：「我去比就是了。」

「好朋友！」

「但是我總以為多奈利是不該挨打的，」我順口說道：「他是——他是這麼大的人了。」

彼時我躺在一張靠手椅上，他上前幾步，眼睛朝下直看着我。「將來，」他慢吞吞的道：「你自己總也有要當舍長的日子。你也該替第六級的學生顧點面子，你若果聽憑多奈利這樣的大蠢貨去欺侮那小弱的第六級學生」（我記得當時聽見這話心裏非常感動）。「那豈不是什麼面子都說不得了！我的老監護人，他在孟加拉一個縣裏做官，那地方也有威爾斯一般大，他的治法就完全講的是面子。這是他常常對我說的。我原也極不願意打人，卻寧可打多奈利一般的蠢貨，不願意打新來的小學生。無論如何，他因背上挨了一點痛，便想給全舍拆臺，就可見決不是好東西了。」

「不是這麼說，」我道：「這——這個不公平。」

「若果說這個不公平，」魯亭道：（我此時覺得他非常耐性，）「那末就算這裏的規矩全盤都錯了，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小巴脫雷，無論如何，總不是我解決得了的。我祇是按規矩管理罷了。咱們握握手，明天還須你勉為其難，好嗎？」

我伸出手來，現出一種不耐煩的神氣，雖則暗中已經是輸服他的了。

那天的球，我們輸得一塌糊塗，可是我到現在還彷彿聽見魯亭的聲音喊道：「好球，巴脫雷踢得好！」

關於魯亭在學校裏的事情足以見他的真性情的，我祇還記得一件。是他永遠離校的那一天，我剛巧跟他同一輛車子到城裏去。他在車裏，眼睛從背後的窗子看着我們校裏的一塊小山。我明明看見一顆眼淚從他的頰上滾下來。他必定也覺得我留心那件事了。因為他突然說道：

「討厭！一點灰砂吹到眼睛裏去了，」說着把上面的眼臉挪了幾下，可是那種情況是一點都瞞我不過的。

此後便好幾年沒有見他的面。他的家境不好，他也沒有進大學。他有一次對我說道：「我的家裏窮得要命，又窮得要命。」

後來我再見他時，是在我一次運動旅行的路上，那時他正在凡古佛島一塊墾牧場上種菓樹。大凡一個遊歷殖民地的青年英國人最覺感動的，莫過於一件事；他平時讀印刷品時所得到的印像，至此乃覺跟實地見到的大不相同是也。彼時我跟魯亭在維多利亞的俱樂部相遇，他邀我到他家裏去

住我心目中總望可以看看一行行的美樹，上面掛着大梨子和大蘋果，必有一所望臺很闊的殖民地式的房子，又以爲魯亭必身穿着薄帆布的衣裳，整日在獵鎗，漁竿，駿馬當中過生活的。誰知我所見到的，祇是一所光禿禿的新木屋，還未油漆，在深林裏一片空地上，他的菓樹都還剛剛栽好，三年裏能有收穫，就要算他走運的了。他穿的並不是白帆布，卻是青斜紋布，而每日砍木材，開新地等事，大約要有十二小時的工作。他有一匹馬，帶騎帶拉車，打獵釣魚等事則大約一個月一天之譜。他手底下用三個中國孩子替他做工；自己的生活也便和這幾個中國孩子一樣清淡。他離開英國已經八年了，這已是他第二次的開荒事情——第一次在南加利福尼亞，因遇着三年的荒旱而失敗了。據他說他現在那個地方水可以不愁；這話大概很對，因爲那地方的雨量還在英國之上。

「你怎能禁得起這種寂寞呢？」我道。

「哦！這是弄慣了的。而且這裏也並不寂寞——天才知道，並不寂寞的呢！有幾個地方你得看看去！」

他如今雖過着這種生活，卻似乎還是當初的那個他——他實在一逕沒變，更過他的氣質。他雖則吃飯時不一定換衣裳，卻是每食必盥洗，他定看一種英國報，時或讀讀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以及自

然與非自然史，晚上也抽幾袋煙，他每日必蒞讀，每晨必洗冷水浴，而待他那幾個中國孩子正如當初學校裏待我們新學生一般；且據我所見，那幾個孩子對他的感情也猶之我們當初對他的感情一樣——即敬而未至於畏，悅而未至於愛是也。

「我若沒有一個女人，在這裏可住不了，」我一天晚上對他說。

他嘆了一口氣。「我却不願意把缺乏妻子的念頭自己煩惱自己；且我若不等把這地方弄得適合她來住時，我也不能要求那一個女子來跟我結婚。要曉得這種種樹事業開頭時，簡直就是賭博呢！」

「你是一個理想家，」我道。

他似乎有些驚訝；我因便想起，他生平果有什麼憎惡的東西，這該便是我那種駭括的論調。可是我原帶着一種戲謔的態度的。

「你很守英國紳士的那種體面。」

他的牙齒在煙管上格格的嚙起來。「我除自己的宗旨外，若還再有什麼東西可守，我就該死；那已經儘夠我守的了。」

他走開了。我覺得他因我想引起他的自覺，心裏很懊惱。這原不錯！因為這種自覺是有害的；他的生活上已經包含着很多有害的元素——沉默，孤單，遠地作客，日日和東方種族的人廝混！再禁不起這種自覺了。我常常觀察他那幾個中國孩子的臉，覺得他們猶也似的避人，性情異常謹慎，老成而自好。我於是才覺得魯亭這幾年來獨自在他們當中，應需怎樣的謹慎，老成，自好，才能勿失其本初。我住在他家裏的一個星期裏面，一毫不懷好意他要尋出他一點墮落的痕跡——例如鄙野或灰心的行跡，凡是我們覺得這種生活所自然該有的。老實說，我可一點也尋不出，祇不過覺得他對於「威士忌」連碰都不敢碰，彷彿是害怕似的，又凡提起女人，他必定愕然却避。

「你難道就不回家了嗎？」我臨走時間他。

「等我把這裏弄好了，」他道：「我要回去結婚。」

「那末以後還仍舊要出來？」

「我想總如此。我還沒有弄起錢來，你曉得的。」

四年之後，我偶然在太晤士報上看見下而一段新聞：「魯亭與富妮妮結婚，在哈波羅市之聖托馬斯教堂，魯亭名邁爾士，居凡古佛烏之熊巖墾植場，與居哈波羅市平和裁判官查理士·富妮妮之

女白蘭都。」那末他似乎已經「弄好」了！但是我很疑惑，什麼「富姪妮之女」肯跟他到那裏去呢？誰知就是那年夏天，我就跟魯亭和他的夫人在伊斯脫本地方碰頭：原來他們兩口兒正在這裏度蜜月，已經將盡了。他那新夫人很是和悅，姣好而活潑——我想起那熊熊聖植場，就怕她是太活潑了。魯亭自己呢，經過這番新經驗的刺激之後，也跟往常見他時一樣，有興致。我們吃了飯，洗了澡，打了一回網球，就同到曠地去騎馬去了。那位富姪妮的女公子，確是一個遊藝的好手。彼時我心中委實詫異。她怎麼會跟魯亭結起這段姻緣，及後來有一天晚上她自己把原委告訴我，這才明白。原來他們兩家是老鄰居，後來魯亭到新大陸住了十二年回來，大家雖不當一個英雄看他，却也當他是個奇人了。她做孩子的日子，魯亭常常帶她出去打獵，所以她對於他本有一種舊時的企重心理，在她看起來，魯亭說話兒不瑣碎，又不偏激，似乎比她周圍那些好囉嗦的青年都強些——他說到這裏，眼睛把我橫了一眼——後來有一天，他做了一件事，便把她贏到懷抱裏去了。那天晚上，這位富姪妮的女公子預備要去參與一個化裝跳舞會，自己裝一個中國女子。誰知那天早晨一個貓打翻一瓶墨水，都潑在她那件行頭上，因而把它完全毀了。怎麼辦呢？化裝呀，梳頭呀，已經費了不少的功夫，且已演習得十分純熟。難道就因為缺少一件行頭都犧牲了嗎？正在為難的時候，魯亭為一念奮勇所動，便匆匆走了。原來他

有一件中國女子衣服放在倫敦，是他從舊金山帶回來的，若是坐火車去拿罷，從哈波羅市到倫敦一往返，時候一定來不及。他於是便就近叫了僅有的一輛汽車，登時出發，大約總該有每點鐘四十英里的速度——這種速度在當時實在聞所未聞。拿了衣服，先拍一個電報給這位富妮妮的女公子，隨後就以同樣的速度駛着原車回來，將那件衣服送到她的門口時，正是八點四十分。那位富妮妮的女公子穿着梳裝衣接見他，頭已經梳好，面上也已打扮得很美了。魯亭夷然道：「衣服來了；那是一件道地貨，」說罷，也不容她有道謝的功夫便掉頭走了。他這件衣服竟比貓糟塌掉的那件還好些。那天晚上，她便容納他的請求了。「其實邁爾士也未嘗正式向我求婚，」她道：「我見他因為那天的事情反覺有點不好開口，所以我覺得不能不對他說，叫他不必過於拘執。於是乎就有我們現在這回事了！他確乎是可愛，不是嗎？」

以他待遇她的行徑而論，他當然是真可愛的，因為她是一個以自己為重的女子。

那年九月，他們動身到凡古佛島。下年一月，我聽見他加入騎兵義勇團去打蒲耳人去了。他臨走時，把他的夫人帶歸英國，和她自己的家裏人同住。當他得了大腸病歸家之先，我曾經遇見過他的夫人一兩次。她告訴我，她本來是反對他去的，後來見他很是鬱鬱不樂，這才不阻他，「可是你總知道

的，他是一個真有血性的人哩。」

他的病復原之後，他又回到凡古佛島，一看那墾牧場已經荒蕪不堪，差不多又要完全從頭做起了。但他得着這樣一個精細的賢內助，當然進行得很有興致，這是可想而知的。後來他的夫人以一九〇四年回家休息，我又於出獵時遇見她。

「邁爾士對我太好了，」第二天我們徐步回家的時候她對我說：「他有這樣可怕的勇氣。我祇盼他有時把良心拋開些兒。啊！巴股雷先生，我是不願再到那地方去了——我真不願意；那簡直要人的命。可是他說，若把這事拋棄，那豈不是活到三十八歲還是一事無成，又得向人家去討飯盤，那是不願意幹的；可是我實在再支持不下去了。」

我於是就寫信給魯亭。他的回信平淡得很，而且有些詞不達意，但是我從字裏行間可得着他的大意，大概是說他從今以後再不敢把他的夫人帶到外面去，可是他自已總得再堅持兩年；那時或者把那邊的地賣掉，到英國再買一塊地。至於叫他當時便罷手，那簡直是毀了他了。又說他自他夫人回家，他惦记得很，可是——凡人各有各的分際，所以他情願他夫人在家裏過得舒服，不願強她出來跟自己挨苦日子。

於是乎那件當然的事情不久便實現了！可是在忠義守禮如魯亭的一流人，是萬料不到這種事會有的。你道是什麼？原來那位富妮妮的女公子，不知在那裏遇着一個不知那一個軍隊裏的青年，便跟他走了。我相信她走之先，必定經過一番良心上的交戰，因為她也原不是一個壞人。此事發生於一九〇六年的前半年，正是魯亭着手收束熊熊牧場的時候。我心中很替他難受，可是不禁說道：「唉，我的朋友！你的思想那裏去了？你難道不到那富妮妮的女公子一經離你之後就勢不能不有這種事情出現的嗎？」可是，可憐人，他欲不讓她離開又待怎樣？

他於是從六千里路外趕回來和她離婚。我為一種惡壞的好奇心所驅，也跟着到法庭去。我見他在那不論正義的法庭上，在我們這班籍口而深心的律師當中，毫無意氣地舉出他的證據；彼時我那種輸心傾服他的心理，是向來不曾有過的。看他那時挺直的站着，身體瘦削，黃銅色的皮膚上蒙着一層薄翳，那特別顏色的頭髮上已經帶着灰色，聲音很低，目光不轉——這樣一副寂寞的神情之中，已經含着一種悲慘無聲的抗議。當他對着推事發出一段小小的演說時，受感動的一定不僅我一人。他道：「推事先生啊！我對於這事也並沒有什麼惡感情；我想都是我自己的過失，不該叫一個女子這麼老遠跟我去過那種困苦寂寞的生活。」祇見那推事對他微微首肯，彷彿是說：「先生，你這真是君子

待人之道。」這使我觉得一種異樣的快感。我本想等這案了結之後安撫安撫他的，誰知我正待開口時，便覺得這是他最不願意認受的一件東西。因那案一了結，他便又一直跑回六千里路外，賣了那片墾牧場，後來據常到我家裏來的那在愛斯基莫做官的黎寧漢姆說，他因那回賣地的事情，又結下許多的怨。原來當時有一個做不動產買賣的企業家，曾傳出那地方有煤礦的礦苗，因而熊黎牧場和附近幾塊地的價值驟然都增高起來。便有人向魯亭出重價購買他的地。成交之後，他已經動身走了，忽又聽說礦苗的話確實是假的。他便又立刻折回，向受主聲明情願取銷原議，仍照常農地取價。那受主當然願意，無待說的，然而附近地面的那些地主將如何人人咒罵，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地主大都覺得以產業的權利爲重，誰也曉得維持「買者自慎」的原則，所以他們責怪魯亭，原是應該的。魯亭將這筆已經減少的地價，在內地另外買了一片墾牧場。

至於此後八年中的魯亭，我祇隱約知道一點。我曉得這八年中他大概總沒有歸過家。黎寧漢姆說他「仍舊還不失從前那種孜孜矻矻的態度，人家都很尊重他，却沒有一個人跟他知己。他的樣子也還跟從前差不多，祇不過鬚髮都灰白了。」

於是乎歐洲大戰像地獄中的閃電一般來了。我可以想見魯亭當時心境必已近乎快樂。他那種

思想是不能使他感到這件事的可怖的；他必定把這事當做一種不可避免的奮鬥，以為這是一種期待已久的機會，可以借此顯顯他自己和他的國家的本能。在我看呢，我不能不承認他的質地實比他的國家的質地還強些。於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染頭髮。又瞞掉了八歲年紀，所以說起來祇有四十零點，因得收錄，又因他在德蘭士瓦之役有過經驗，便在吉青納的隊伍裏得着差委了。但他及至一九一六年的春才得開到法國去。他那隊的上尉因他訓練新兵很好，說他是那隊裏最好的軍佐，至於他的頭髮，到那時當然又恢復它的灰白色了。人家說他因不得開拔常常牢騷得不得了。一六年春，他的名字被列在開拔軍內，同年夏，他在索美河上之役中受毒氣砲重傷。我聞訊之後，便到醫院去看他。我見他已稍稍長了幾根灰白的鬚髮，可是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十分改變。我彼時和他一席話，立刻見得他是一種極鎮靜的人，他無論遇見什麼事，都可以憑着自己的鎮靜去看穿它。凡是他感情上以為該當如此的，他就認定那件事當然如此，決不相信再有別種的可能。所以他彼時深信那回的戰爭一定勝的信心既深，遂致似乎喪失了一切感覺。其實他未入軍隊以前早已有一種軍人的氣質，和這班職業上不善思想而冷漠的動物並無別致，而且他這種鎮靜的態度，很是出於自然，並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痕跡，彷彿是與生俱生的。所以他彼時雖身處普遍的死的空氣裏面，却是泰然如無事，絕沒有一點

感動的表現。他心中祇要國家戰勝，當然大家都有個分兒，而他對於戰勝一層，覺得是絕對不容疑義的。彼時一部分的我，和他這種態度完全表同情，但是其他一部分呢，却對他抱一種驚奇感嘆，且有些兒鄙夷的態度，彷彿對於一種太直心眼兒太不複雜的動物一般。這都因為我的一面——其中含有遺傳的氣質，魯亭氏的女兒，以及其餘的東西——是跟他一樣培育起來的，但是還有一面，却曾吸入新的血質，內中充滿疑慮和憤激的元素。

我到那個敦茂斯的醫院去看他好幾次，他在那裏也就慢慢的好起來了。

有一天，我要求他憑良心回答我一句話：究竟一個人的膽量是否也有要離開他的時候？他只問神氣上略略有點驚異，很淡然的說道：「沒有的，若是你的心擺在正當的地方。」

他這話實在中肯得很。他的心便是不偏不倚地深植在正當的地方的，所以一切外物都及不到它。你把無論什麼東西去壓他，祇能壓碎他的身體，決不能使他的心和其餘部份分離。這便是我之所謂天生的氣質，我之所謂內在的正氣。我並不是說這種正氣是尋常的兵士和一般「新人物」所都沒有的，我是說他們雖有，也決不跟魯亭這樣的目之為當然。別人若果也有這種正氣，他們必以此自豪，或至少也總自覺其有此，或竟不過是一種稚嫩的男子氣與夫厚顏而已；他們決不能如魯亭一般，

以爲沒有他是「不可能」的。以爲沒有他便是一種恥辱。假如科學家能夠把魯亭一流人的神經取出來檢查一下，究竟他們的顏色和組織是否與別人神經有微異之處，誠不可知。假如有之，則必是累代以來得着特殊的培養的結果，及千百年來把恐懼目爲一種大罪惡的那種傳統哲學的結果。

一九一七年中，魯亭又出去了，此後便一逕從軍在外，直至戰爭中了的時候爲止。他在軍隊裏並沒有著過什麼驚人的偉績；但也和從前學校裏的時候一樣，始終如一的賣氣力。休戰的時候，他是一個中尉，退伍時則是一個少尉。彼時他已五十三歲，因受毒氣過多，又因幾年來戰場辛苦，這般年紀的人吃不住，故已是百病叢生，但又未成殘廢，所以還不夠領撫卹金的資格。於是他又回到凡古佛島去了。凡是有過種菓樹經驗的人，總都曉得這種事業是極要均勻而恆定的注意的。當初他去入軍隊，勢不能不把他的地託人管理；但是託人究竟不如自己，所以他此番重來時，他那墾地已經是差不多沒有價值的了。而他的精力也已不如從前，不能再像從蒲耳戰爭回來時那樣吃辛苦來整頓，所以便把那地也賣了。可憐祇易得幾幾之數，攜帶回家，深信回家之後，以他這樣的資格，總可以謀到一件事的。誰知那時像他這種有資格的要論千計算，也都在謀事。軍隊裏不肯收他，他們祇對他大大的抱歉，對他說：確實愛莫能助。政府的教育機關和其他衙門呢，也似乎專爲青年設的。他於是靠着那幾幾的地

價和從前積蓄起來的一點餉銀過日子，以靜待幸運的到來。誰知幸運竟不來，而積蓄都去了。諸君要知我如何曉得他的積蓄已去，且聽我道來。

今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從索和的一家飯店裏偶然僱馬車到波莫耳的俱樂部去。那時剛剛下雨，所以我跨上車時很是匆促。我正用完一頓好飯，懶洋洋地躺在車上，忽擡頭見那馬夫的背影，不期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因那馬夫的神氣——我該怎樣形容他呢？——哦——很是不俗。他的頭髮是灰的；我因又回想到我匆匆的上車時瞥見他的那個側面影，猛的一陣驚怖思想閃過我的心裏——

邁爾士·魯亭

正是他！

當我下車來和他面面相覷的時候，他含着微笑，而我的嘴唇不絕顫抖。「老朋友，」我道：「把車子放到那邊場上去，你跟我到車裏來。」

我們兩人同坐在他的車裏，大家點着煙捲，足足一分鐘光景沒有話說，最後還是我先開口：

「你聽我說！你這是究竟怎麼一回事？」

「麵包和牛油罷了。」

「老天爺啊！難道這就算是國家——」

「巴脫雷」他從一副異樣的嘴唇裏發出這一聲來，唇角上還帶着一種固定的微笑，「你不要提什麼國家罷。我與其再去四處找事，情願這樣；這就完了。」

我自覺好生惶愧，因便默然。一會兒才道：「這可真也無法！那末政府設立的機關呢？」

「算罷！算罷！那是專為青年們設的。」

「我的親愛的朋友啊！」這便是我僅能尋得出說的幾個字了。

「這種生活遇天氣好時，也並不算壞，」他帶着一種異樣的微笑接着說：「我如今的胃口也並不怎麼大了。」

「那末你的意思就主張這樣下去嗎？」

「且等轉機罷；但我不善於謀事的，巴脫雷，我祇幹不了這個罷了。」

「你的家裏人呢？」

「死的死了，散的散了。」

「那末你跟我去，同住幾日以待轉機如何？」

他捏住我的臂膊；搖搖頭，這就是所謂君子之風的特色！我因深悔當初不會和他敝觀之失。原來魯亭對於親戚的援助是不會推却的，——譬如他的同會祖兄弟有遺產，即使他沒有見過面的，他也肯承受，不至受良心上的刺戟；至於其餘的人有意想幫助他時，他便要當人家是放贖了。那天晚上在他的車裏，他對我談了自己的運命，其實便是大戰以來不知幾千百人的運命。我聽他談了之後，祇能喃喃的說道：

「好罷，我想起國家如此負你，總怪你自己不是。」

他也沒有回答。諸君若要指摘邁爾士·魯亭的過失，大家儘可自由，不過他天生是迂的。

我那天和他分別時，幾乎握斷了他的手，而我能看出他對於這種過分的感情表現，實在並不歡喜。從我那俱樂部門口，我又回頭看他。他已回到他的御者的位置。我從兩絲之中見他嘴裏嚼着煙捲，燈光照着他的清瘦的側影。他極安靜的坐在那裏，爲一種已喪失的主義——君子之風——的象徵。

——選自現代名家小說代表作

註一 邁爾士·魯亭 (Carroll) 著 愛麗斯在仙境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中，愛麗斯 同邁爾士 結婚，正遇王后

打木球 (croquet)，也叫她打。她一看那球棍是活的赤鶴做的，球是繡做的，覺得那球棍很難打；因為她正抓

住赤鷄的腿頸槍打時，那鷄便捲起牠的長頸來向她臉上直看。那做球用的綉也如此；你正想打牠時，牠已翻過身滾滾的走了。

註二 英國公共學校例，小學生須替大學生服役。謂之勞役。

註三 荷馬的伊利亞特言：阿溪是希臘的英雄，特羅亞戰爭時，他的女俘摩白來和依斯爲阿格門農所奪，怒而退居軍隊。

心獄

哈代原著 伍光建譯

(原名 For Conscience's Sake 譯自 Thomas Hardy: Life's Little Ironies)

米拉邦先生住在倫敦很清靜的一條街，門牌十一號。出入的時刻是很有準的。年紀大約有五十歲。人家說雖不算是個富翁，却是很有幾個錢；是個未娶過妻的人，搭住在拓唔尼太太家裏。人是很冷薄的，沒得什麼親密朋友；認得他的人也不去打聽他的事體。他這個人心裏好像是沒得什麼心思的，也無所謂隱藏，也無什麼心事可以告訴人的。人家不過從他口中偶然流露出來的話曉得他是生在

某處鄉間，少年時到了倫敦一間銀行辦事，慢慢升到很有大責任的席位。後來他父親死了，他承受了很好的遺產；故此未到年老就歸隱了。

有一次他病了好幾天；有一天晚上飯後，丙登醫生走過來同他看病，同他圍爐吸煙。他的病原是不要緊的，兩個人坐在那裏閒談。

米拉邦搖頭對醫生說道：「丙登我很寂寞，你想不到我那樣寂寞。我年紀越大，我對於我自己越是不滿意。我今天偶然遇着一件事，使我尤其覺得寂寞；因為我忽然想起我二十年前答應過要作的事。至今都未曾如約照辦。對於世上平常的事，人家都當我是個說話算數的人，說什麼就作什麼的。也許是因為我向來有信用，故此我從前答應過至今還未照辦的事，令我覺得加倍難過。你是曉得的，我們晚上睡覺，想起了大門未關，或是想起白天應該寫的回信未寫，是覺得很不安，睡得不甚甜的。我今天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說到這裏，兩人不响。他的眼只管向西望。

他又說道：「我這些年來因為公事忙碌，我把這件事擱下，却不能十分忘記這件事。今天我看見法律公報上登了一件事，同我那件事大略相同；我重新又很想念我自己這件事。我可以很簡單的這

件事告訴你「你是個閱歷很深的人，聽了恐怕要笑我臉皮太薄。我是在某府某鄉生的，我二十一歲到倫敦來，我未來之先，戀愛一個同我年紀相等的女子。我答應娶她，我討了她的便宜，却不娶她。現在我還是個未娶妻的男子。」

醫生說道：「這種事我們聽過不止一次的了。」

他點頭。

又說道：「我走開之後，當時我以為毫無纏繞，很得了便宜，覺得自己很勝利。但是我處世日久，心裏總丟不開這件事；常令我心裏難過。我對你說句老實話：並不是因為良心上過不去，實在是因為覺得我自己太卑鄙。譬如我同你借五十鎊金錢，答應你什麼時候到期我不還，我就覺得我自己很不夠人格。假使我曉得你到期很等錢用，我覺得更難為情。我對於那個女子的事是一樣的。我却毫不動心的不娶她，不以為卑鄙，反以為勝利；那女子還生了一個孩子，我雖然給他們多少養贍費，我却不受罪，反叫女子受罪！這就是我事後難過的情形。現在是事隔多年，我也老了，她也老了，然而我常常覺得我自己太卑鄙，太不自重了。」

丙登說道：「我很能領略，但是也看各人的性情；有許多人早已把這種事忘記了。假使你是娶過

親，有了兒女，你也許會忘記了。那女子會另嫁人麼？」

他答道：「她並未嫁人；她後來離開了那地方，到了某府某地。那裏沒得人認得她。她所住的這個地方，我是極少得到的。兩三年前我偶然路過，打聽出來。她住在那裏很久，好像是教音樂過活；但是我離開她之後，從未再見過她，再會面恐怕不認得她了。」

丙登問道：「那孩子還活麼？」

米拉邦說：「是個女孩子；我很知道這女孩子活了好幾年；現在是死是活，我却不曉得。倘若是真的話，這時候早已嫁人了。」

丙登問道：「女孩子的娘是個好好的良家女子麼？」

他答道：「是的，是個有知識很安靜的女子。面貌不過是平常，並不見得能動人，也不算不能動人。當我們初認識的時候，她的家景不如我的好；我告訴過你，我的父親是個訟師，她是音樂店的女伙計。有人對我說，因為我們不能門當戶對，勸我不要娶她，故此生出這樣結果。」

丙登說道：「我只能說事隔二十年，要想補救也來不及的了。這時候也許用不着補救的了。你只知當作是一件已過之事，不必懷記在心。若是母女二人此時還活在世間，或是兩人之中有一個活在

世間，你若是有餘錢的話，可以分些給他們。」

他答道：「我餘錢是有，不過是很有限的；我還有很窮的親戚要我照應，恐怕我的窮親戚的景况比他們還不如。假使我是很有錢的話，我覺得不能花錢蓋過我的前愆的。我當日並未答應她錢財，我當日告訴她的是我們將來恐怕要同過苦日子；但是我却答應過娶她為妻。」

丙登站起來要走，好像是要說笑話的對他說道：「只有去找她同她行結婚禮。」他答道：「丙登！你所說的顯然是句笑話；但是我並不想娶妻，我一向是一個人過慣的，我還是要一個人過。我這個人天生我是個繆夫的性格習氣；況且我雖然還是恭敬她，却毫無愛情。我心裏看過個女人不過很望她好；却覺得她這個人無趣味。立刻我去找她，也不過是補過。」

丙登很詫異的問道：「你當真的要去找她麼？」

他答道：「我常常的想，假使辦得到，我很想辦。不過為的是我自己的人格起見。」

丙登說道：「我盼望你好運，你不久就病愈，只管試試看；但是事隔二十年，你一向都無舉動，我奉勸你此時可以不必。」

米拉邦聽了丙登醫生末後這兩句話，心裏却有點拿不定主意。立刻並無舉動。不久病好，却因為

一時心急，把心中的祕密告訴他人，覺得心裏很不安。

但是日久心裏總還想恢復人格。過了四個月，有一天是春天早上，他居然搭火車向西去。

因為未起程之一兩天前，他翻閱郵局姓名住址冊，看見那女子仍用假名住在某村。當日這女子離了本鄉之後，過了一二年，帶了孩子走來，住在某鄉，自稱是寡婦。此時光景大約還是同從前一樣。郵局冊子上載的是「佛朗令太太，佛朗令小姐教習音樂跳舞。」

米拉邦一到了某鄉，立刻不把行李帶去，先去找着那母女二人的住處。這所住處原在一個很當衆的地方，一找就找着了。門口掛了一面銅招牌，他却遲疑不敢進去，先在對門藥店樓上租一間房子，正對那母女二人的客廳，同時又是他們教跳舞的屋子。他在樓上正好打聽他們的消息，也可以親眼察看他母女二人的品行。他打聽出來那女兒名佛朗西士，母女二人名聲都很好，也還歡樂，很出力教學生，學生很好。寡婦很喜歡作公益事，每逢有什麼慈善會，或是宗教的音樂會，她都肯幫忙。她的女兒，每逢令節，都去教堂幫忙布置陳設，又在一間教堂裏奏風琴。母女二人都算是本鄉的安分良民。

她們教音樂的時候，從朝至晚，略打開一點窗子，讓走過的人聽聽學生們唱歌，作為一種告白；但是有許多人說，佛朗令太太靠出貨鋼琴，或經手出賣鋼琴的進款過活。

米拉邦聽了，也還喜歡；因為這都是正當營業，聽了有點喜出望外。

他到了不久，就看見利安納（佛朗令太太名）他到了第二天的早上，看見這位太太站在大門口撐傘人是很瘦，面貌還不算十分老，却露出很有心思的神色，與少年時候不同；穿的是黑衣服，很合寡婦的身分。隨後是女兒出來，模樣很像母親，身體比她母豐富滿些，是很有決斷的神色，也同她母親一樣；走路微帶跳動，也與她母親少年的時候有點相同。

米拉邦看見之後，打定主意去見她們。翌日早上打發人送封信過去，說明有事奉訪，定的是當天晚上去見，因為他們白天有功課太忙；這裏的措辭是要他們不必寫回信。

果然是並無回信，他卻反覺得有點詫異。

他約的是晚上八點鐘，屆時他去敲門，女僕不動的讓他進去。佛朗令太太就在教跳舞的大客廳見他，他原以為在小客廳相見的；此時覺得詫異。他們睽違多年之後，這是初次再會了，彼此都很冷落的。那寡婦的神氣是很不願意見他的。

佛朗令太太先開口說道：「米拉邦先生你好麼？我的女兒在樓下會朋友，我只好在這屋子見你。」

米拉邦說道：「你的女兒麼？也是我的女兒。」佛朗令太太趕快說道：「呀！是的，是的。」說話的神氣彷彿是久已忘記了，忽然想起的。隨即又說道：「你要顧住我，前事少提；我請你當我是個寡婦。」

那女的神氣是非常之冷落，他只能答道：「是的，利安納。」

他以為這女人一定要說些怪責他的話，大約是事隔多年，不堪舊事重提，故此一句怪責話都未出口。

米拉邦說道：「利安納你是很自由的，我說的是結婚的話，並沒得什麼人得過你的答應或是……」

佛朗令太太很詫異的答道：「米拉邦先生，是的，很自由。」

米拉邦說道：「我要告訴你我為什麼事來的：二十年前我曾經答應過你要你為妻，我現在走來踐約，我求上天赦我就延的罪。」

佛朗令太太更為詫異，却並不擾亂，不過有點愁顏，有點不以為然的神色。說道：「我此時不能作此想了，這樣一來，不過攪亂我的大局。我現在的進項還好，用不着什麼補助，我並無嫁人的意願。你為什麼會忽然走來談到這件事，我覺得很是非常的舉動。」

米拉邦答道：「原是非常舉動；我得告訴你這件事同愛情無相干，我卻很想同你結婚，我爲的是良心上過不去，我不能不踐約。我既然答應了你，我拋棄你是極喪德的事；我要未死之先作補過的事，我們將來相愛也許同二十年前一樣。」

那女人很懷疑的搖頭說道：「我心領你的好意；你卻要爲我的地位設想，你須曉得一來我不願意嫁人，我不能爲你的良心發現，改換了我此時的地位。我在此地是個有體面的人，我是受盡多少辛苦才能熬到今日的地位。簡單言之：我很不願意改變我的地位。我的女兒正在快要訂婚，要嫁與一個少年；這少年將來是個極好的丈夫。這門親事是很好的，那少年正在樓下。」

米拉邦問題：「女孩曉得我麼？」佛朗令太太說道：「她不曉得；他的父親是死了，埋葬了。你一聽就曉得我們的事體進行得很順手，我不願意驚動我們的進行。」

米拉邦點了頭說道：「也好」立起來就走，走到門又走回來。

說道：「利安納雖是這樣說，我是特爲走來一次，我看不出會發生什麼驚動。你不過是嫁給一個老朋友，你何妨再斟酌看。我們要記得這個女孩子，我們應該結婚的。」

佛朗令太太搖搖頭。

米拉邦說道：「我不再耽擱你，我一時還不回去，你還可以讓我再來見你麼？」

佛朗令太太很帶點勉強，說道：「可以。」

米拉邦此次來，碰見了許多阻礙。雖然見了利安納，並不擾動二十年前的愛情；他卻很想勸到利安納答應同他結婚；然後覺得心安。他於是一連來看她們母女兩人好幾次。第一次見她的女兒的時候，心裏覺得很難爲情，卻同這個女兒不甚親愛。太太告訴女兒米拉邦的來意。女兒聽了，很不以爲然，母女兩人既不以他的意思爲然，他只管常來；這位太太並不喜歡，反覺得討厭。他看見女人如此的堅決，很有點詫異。隨後他說到道德上，那位太太才有一點心動。他對那太太說道：「我們爲道德起見，應該結婚的。」

佛朗令太太急了的說道：「我最初也是從道德方面想，卻不見得有充分的理由。我們分隔已經多年，我不能承認爲道德起見我該同你結婚。你是曉得的，從前我們應該結婚的時候，我很願意同你結婚的。現在卻用不着什麼補救。」

他們這時候同站在窗口，看見一個教士打扮，臉上有點小鬍子的少年來敲門。利安納登時流露很關切的意思。

米拉邦問道：「這少年是誰？」

利安納答道：「是戀愛佛朗西士的人，很可惜，女兒不在家。呀！女僕告訴他我的女兒往什麼地方去了。他走去找我的女兒，無論怎麼樣，我很盼望這件親事可以成功。」

米拉邦問道：「爲什麼不成功呢？」

利安納答道：「那少年此時還不能結婚，他現在離開了此地，我女兒同他見面的時候很少；從前他原是在這裏辦事的，現在他到了某村當副牧師，離這裏有一百五六十里路。他們少年男女彼此是默約好了的，但是男子的朋友們因爲我們所執的行業，很反對他們結婚。那男子以爲反對得毫無理由，不爲朋友們所動。」

米拉邦說道：「你若同我結了婚，就可以湊合他們的姻緣，不能如你所說反生窒礙的。」

利安納問道：「你看可以湊合麼？」

米拉邦說道：「你們不執這樣行業是一定可以湊合的。」

米拉邦是偶然得了這個機會，多少說動利安納；此後就執定這個主意往下做。利安納果然把這意思告訴了女兒，果然很減輕女兒反對的力量。

其後米拉邦不租人家的樓上住了，常常往來於倫敦同這個地方。末後勸到利安納勉強的答應嫁他。

果然他們兩人就在最近的教堂行了結婚禮，把教音樂跳舞的事交別人接辦，他們就搬去倫敦住家。

他們住在倫敦，副牧師也滿意；他既滿意，那位小姐也自然是滿意。副牧師因為常有事要到倫敦，順便可以看得他的所愛，就是路遠得多，也是高興的。

他們所住的房，舖陳得很好，門口更收拾得好看。她們母女兩人這時候的地位，自然是比從前高得多。初到的時候是覺得很高興，再過幾時反覺得很寂寞，因為他們從前在鄉間日久，認得的人很多，差不多一百人之中有七十五個認得的。到了倫敦卻不然，米拉邦也不好批評他們爲什麼反不高興。

他們到了倫敦不過一個月，覺得實在無聊，就去遊覽懷特島。柯普先生（副牧師名）特爲去看小姐，他們兩個少年男女此時尙未正式訂婚，卻是彼此心照不宣，絕不會失望的。小姐並不是深於用情的人，還帶點霸道性，他的父親見了，未免有多少失望。但是念在是骨肉，很竭力設法的爲女兒的好。她們介紹過柯普見米拉邦之後，柯普同他們盤桓了兩三天。他在那裏最末後的一天，僱了一條

小船，幾個人駛風同去遊海。剛好有點微風，扯起滿帆，那條小船去得很快。米拉邦們三個人就暈船，柯普却並不暈，還是很高興的。隨後看見他們三個暈得難過，只好駛回頭，幾個人面面相向，不發一言。

大凡一個人受了辛苦或受了驚怖，或是暈船要在作嘔，面貌是會改變的；往往露出父母或是遠代祖宗的面貌來的。

那位小姐坐在米拉邦身邊，副牧師坐在小姐對面，常常對着小姐微笑。後來米拉邦同小姐因為暈船惡心，面貌都改變過了。副牧師此時一看米拉邦同小姐的面貌是一樣的，平常是看不出來的。

副牧師覺得很不可解，加倍的留心看他兩個人的面貌，忘了對小姐微笑，忘了拉小姐的手；小船攏岸的時候，他還在那裏出神。

他們登岸回家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面貌相同的地方，慢慢都看不出來了。米拉邦還是米拉邦，小姐還是小姐，並無相似之處，好像剛才在海上偶然揭幕露出從前的故事來。

當天晚上，柯普問佛朗西士小姐道：「你的繼父是你母親的老表（或是堂兄弟姊妹）麼？」小姐答道：「不是的，他們並非親戚，不過是老朋友，你爲什麼會這樣的猜？」

柯普也不解說，翌日告辭回去辦事。

柯普是個忠誠少年，人是很機靈的，他到了家之後，很想了這個人的面貌爲什麼這樣相像。不久就猜着內中的祕密，覺得自己所處的地位很不安。他從前原是在那鄉間當副牧師，認得她們母女二人的，後來戀愛上這位小姐，只因此時他還不能娶妻，故此未定婚。此時才明白佛朗令太太從前有祕密不可以告人的事，他就不肯同這家人結親。一個人坐在那裏歎氣，一方面是捨不得小姐，一方面是不肯同這家人生親密的關係。

若是用情很深的人是一切都不管的，因爲他自己是個教士，不能不慎重。他有許久不寫信給小姐，因爲心中有了芥蒂，提不起與致寫信。

當下來拉邦三人回到倫敦，小姐却逐漸着急起來，對着母親談起柯普來。她無知無覺的問她母親，爲什麼柯普會問她繼父是否同母親是堂表的親戚。母親叫她把柯普所問的話再說一遍，小姐果然再述一遍，却很留神看她母親的面色。

小姐說道：「他問我這句話其中有什麼驚人的意思麼？難道是他因爲這樣不寫信給我麼？」她母親聽了這兩句話，有點畏縮，並未把情節告訴她小姐，這時候也起首很是滿肚的疑團了。當天晚上她偶然在她母親的臥室門口一站，第一次聽見他兩夫妻反目的話。

這時候米拉邦太太站在梳妝桌前，她的丈夫在裏間的更衣室裏，兩眼看地板。

米拉邦太太對她丈夫說道：「你爲什麼第二次來擾亂我？你爲什麼拿良心的話強迫我，迫我同你結婚，免得你良心難過，我母女二人過日子過得好好的；我一生的志願只要我的女兒嫁給那位好少年；因爲你一來打攪，把他們的婚姻大事打散了。你爲什麼要闖進我的世界來？我受盡多少艱難困苦才熬到在社會上立住腳，爭得一個好地位。」於是伏在桌上大哭。

米拉邦沒得話答他的太太。小姐回到自己屋裏，一夜睡不着。翌日早上吃早飯，還沒看見柯普有信來。就哀求母親去探望柯普，看看是否他害病。

米拉邦太太果然去探問，當天就回來。小姐臉上很着急很憔悴，走到車站迎母親。事體都好麼？她母親不能說是都好，不過人的確並不是有病。

她跑去探望一次，才明白人家若是不願意的話，去找也是不中用的。母女二人坐馬車回家的時候，女兒一定要曉得爲什麼柯普不寫信給她，其中有什麼祕密。她的母親不能把當天柯普所說的話告訴女兒，只好告訴她，柯普之所以翻悔全爲的是米拉邦同她結婚。

女兒問道：「他爲什麼找你？一定要你嫁他？你爲什麼要嫁他？」

這位小姐原是很聰明的，把證據情景連綴起來，成了片段，把他們從前的事猜着了。問她母親是不是的？她母親只好承認了。

佛朗西士小姐此時覺得非常之難為情，非常之難過。既是這樣，怎麼能夠叫一個行為很端正教士娶一個來歷不明的女子為妻呢？她想到這一層，心裏難過到了不得，雙手掩面不響。

他們到了家，在米拉邦面前很用力節制住，不露痛苦。後來也忍不住了，等到米拉邦在椅子打盹的時候，母女二人就發作起來。

女兒先說道：「母親！你爲什麼那樣不中用，引仇人入室？他是你的倒運神，你就不該讓他進門。何況事隔多年你還嫁他？假使你當日把情節告訴我，我一定有好言相勸你的；但是我雖覺得心裏痛苦到萬分，他誤了我終身大事，我不該怨恨他的。」

她母親說道：「我的女兒，我何嘗不同他相持呢！我何嘗不覺得我不該再同我的倒運神說話呢！無如我說了多少，他總是不肯聽；他總說到良心，說到我的良心，我爲他所惑，才答應他的。我們在老地方住得好好的，人家都曉得我們恭敬我們，忽然把我們搬走了。從前我們是怎樣的心滿意足，我們也無求於人，人家也無求於我們。到了這裏之後，樣樣雖然是很闊的，却是沒得人理我們，他說倫敦社會

熱鬧，我們來了，是到了新世界。住慣這裏的人，自然是覺得好。我們向來安靜慣的人，見了是毫無道理的；不過是電光石火，一會子就閃過了。我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我真是個傻子。」

米拉邦雖是在椅子上打盹，他們母女兩個人罵他的話，他却都聽見的。看見家裏的日子很不好過，只好還是到俱樂部去。但是心裏有事的人到了俱樂部也是難過。

那個少年副牧師對於他的所戀愛的小姐一味的是推諉延宕，沒得一句實在的話，大約是要看將來演出什麼新局面。米拉邦在家裏日夜受母女二人責備，只好不響。後來他很有心思，好像是盤算什麼新舉動；其後他們責備他得太利害，他受不了，只好提議離開倫敦，也不回去老地方，另外在某處租一所舊宅住。離副牧師不過三四里路。

他們答應了。米拉邦太太還說道：「住在那裏却有一樣，柯普要盤問我們已往的歷史，你却不能告訴他，他一曉得就要把我們女兒的終身希望都打得粉碎了。我們的女兒近來很像你，到了發脾氣的時候，簡直的是同你一樣。人家看見你們在一起是會看出來的，我不曉得將來發生什麼事。」

米拉邦說道：「我想他們不會看見我們在一起的。」這時候只要他的太太駁他，他是不同他辯的。

不久居然搬了。當搬家的時候，先把那母女二人安頓在一所客寓裏，他來回的跑了好幾次，料理新居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後，他回到倫敦客寓。

他告訴他們諸事都辦好了，只等他們動身。陪了他們到火車站，說是他自己還要在倫敦攔幾天，同律師商量事情。那母女二人先到新居，仍然還是很不滿意的，因為那少年牧師並無什麼舉動。

在火車上母親對女兒說道：「假使只我們兩個人住在那裏，並無他來打攪我們……隨他去罷。」新租的房子在一個樹林裏，是很可愛的。第一個新鄰居來拜訪的就是柯普。看見他們這時候離他很近，舉動又很闊，心裏是高興的。不過對待那小姐全改了態度，並無親愛神色。

米拉邦太太看見這種情景，對女兒說道：「你的父親把我們害了。」

過了三天，米拉邦太太接了丈夫一封信，很詫異，這封信是從法國海口發的。這封信一起首是解說他怎樣處置他的財產，所有動產是分給太太，另外存儲一筆款，利錢歸女兒用，本錢是女兒死後分給外孫們用。最後一段的信說道：「我才曉得凡是應該擔負的責任，無論耽延了許久還是要照辦的。我承認我不該事隔多年又來找你的，我要補救我的前愆，法子是很多，却絕不應該同你結婚。最好是你我從此不相見面，你也可以不必找我。你要找也找不着，我現在把財產交給你，你很可以過安樂日。」

子的了。我們若是再會面是有損無益。米拉邦書」簡單說，米拉邦自從那天起就不再露面了。若是有人打聽他的蹤跡就曉得他住在比國的都城。到了夏天，有一天下午，這個住在比的人看見報上登佛朗令小姐同柯善結了婚。這個就說道：「我謝謝上帝」這也不過是暫時的滿意，從前一向他爲的是良心上過不去，心裏總不能歡樂，後來是很可以對得住良心了，却又是發生別的事，仍然使他心裏不安。這時候仍然是獨居無偶，只好靠盃酒澆愁。酒吃多了，出進要人扶他，也不作什麼事，也不說什麼話。

病了的煤鑛夫

勞倫思原著 杜衡譯

她對於他是太好了，人人都說。可是她依然並不懊悔和他結婚。當他是只有十九歲而她是二十歲的時候，他就來向她求婚。他有他們所謂一個短小精悍的人那樣的身材；又短，又黑，有一種溫暖的色彩，和那一副端正的頭部與胸膛，有那一種使人想起求偶的鳥兒的炫耀的舉動，這很能表示出一個結實而有生命力的身體。因為是一個好的工人，他在礦裏賺了相當的錢，又因為有一個好的家庭，他便貯蓄了一些兒。

她是在「高地」上的一個廚娘，一個長長的，美好的女子，很安靜的。看見她走下街來。霍斯普爾

便在遠方跟着她。他便和她結識了，他不喝酒，他又並不懶惰。因此，雖然他似乎有些兒簡單，沒有多大的識見，却有一種肉體的鮮美，她較量着，便接受了他。

在他們結了婚之後，他們便去住在斯卡奇爾街上，在一所很上等的六間房的屋子裏，這是他們倆所布置好了的。那街道沿着一座長長的，峻峭的小山。這是狹狹的，又可說是像隧道一樣。然而在後面穿過一個曠野和樹林底峽谷，却可以看見鄰近的牧地，在那底裏安穩地躬着那礦場。

他自己做了自己屋子裏的老頭子。她是不熟悉一個煤礦夫底生活法的。他們在禮拜六那一天結了婚，在禮拜夜裏他說：

「鋪起桌子來預備我吃早飯，把我底坑裏用的東西放在火爐前面。我五點半要起來。在那個時候之前你可以用不到忙。」

他指示她怎樣把一張新聞紙放在桌子上當檯布。當她猶豫着的時候。

「在早晨我用不到你這些白布。我喜歡能夠流口水，在我覺得要流的時候，」他說。

他把他底絨布褲子，一件乾淨的馬甲，或是說子沒有袖子的厚法蘭絨掛肩，一雙襪子和他底坑裏穿的靴子放在火爐前面，把它們排列得都可以烘得熱，預備在早晨用。

「現在你看。每天夜裏要這麼做。」

準時刻地在五點半他離開了她，並沒有任何形式的告別。只穿着他底汗衫走下樓去。

當他在午後四點鐘回家來的時候，他底正餐已經預備好要去了。他走進來的時候她吃了一驚，一個短短的，嚴厲的人物，有一張說不出地黑而多斑紋的臉。她披着她底白斗蓬和白飯單站在火面前，一個漂亮的姑娘，一幅美麗的清潔底圖畫。他「爬」了進來，穿着他底沉重的靴子。

「啊，怎麼樣了？」他問。

「我已經準備你回家來，」她柔和地答。在他底黑色的臉上，褐色的眼睛底眼白向她閃耀着。

「我也預備來了，」他說。他把他底錫瓶和薑餅袋放在伙食檯上，脫下了他底外衣和圍巾和背心，把圈椅拉近到火邊，便坐了下來。

「我們來吃一點吧——我肚子餓了，」他說。

「你不先去洗洗乾淨嗎？」

「我爲什麼要去洗呢？」

「啊，你不能吃你的飯——」

「呵，笑話了！我在坑裏可不是並不洗洗乾淨之後再去吃我的糕餅的嗎？」

她拿出了飯食來，坐在他對面。他底小小的彈丸般的頭，是很黑的，除了他底眼睛裏的眼白和他的殷紅的嘴唇。看他在吃的時候張開了他底紅色的嘴又露出了他底白色的牙齒，使她得到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底手臂和手都起了黑點；他的露出的，強壯的項頸在他的雙肩上面比較好看一些，這樣才使她還有點滿意。房間裏有一種依微的，說不出的地，坑裏的氣味。一種潮濕的，窒息的空氣的氣味。

「爲什麼你的掛肩在肩頭上這麼黑？」她問。

「我底馬甲嗎？這是因爲從屋頂上落在我們身上的水。在我起來之前穿上去的時候這還是乾的。要弄壞了許多衣服，我們換衣服的時候，就得把它放在那兒晾乾。」

當他裸體到腰部跪在爐邊的粗氈上洗着身的時候，她又覺得怕他了。他底肌肉是這樣強壯，他似乎這麼專心於他在幹的事情，這麼深切地顯着他的個性，好像是一隻有力的動物。當他露出了胸膛對着她站在那兒揩身體的時候，她看到了他的粗壯的臂膊在漲着肌肉，便覺得好像害病了。

可是他們卻很快樂。爲了她，他覺得非常驕傲，坑裏的人們可以戲弄他，他們可以想法子把他引

誘開去，但是沒有東西能夠減少他底爲了她的自信的驕傲，沒有東西能夠動搖他的幾乎是孩子氣的滿足。晚上他坐在他的圈椅上和她閒談，或是聽她讀新聞紙給他聽。天氣好的時候，他會走到了街上，照煤礦夫底習慣蹲在那兒，背靠在他的客廳的牆上，吸着一個個的過路人，向他們招呼。假使沒有人走過，他因爲心裏是這麼地滿意又快樂，便蹲在那兒抽抽煙也就覺得很不錯了。他婚結得很好。

他們結了婚還不到一年，所有勃蘭特和威爾烏德的人們都罷起工來。威利是加入組合的，所以他們勉強地維持過去。傢具還沒有付清，別的債務又加上了。她煩惱着，又想着法子。他只能聽她去。但是一個好丈夫；他把他所有的都給了她。

那些人罷了十五個禮拜的工。他們剛復工了一年，威利在礦裏出了事情，撕碎了他底膀胱。在地坑頭上，那醫生說起了醫院。完全地發了昏，那年青的煤礦夫像狂人似地精神錯亂了，又痛苦。又怕着醫院。

「你回家去吧，威利！你回家去吧，」那管理說。

一個孩子叫那妻子預備起牀來。也不說話，也不遲疑，她便預備着。但是當傷人車來了她聽到他因爲被移動着而痛得大喊起來的時候，她怕她或許會跌倒了。他們把他帶了進來。

「你應當放一張牀在客廳裏，太太。」那管理說，「這樣我們可以不用把他帶上樓去，也可以讓你少跑一點路。」

但現在這已經太遲了。他們把他帶到了樓上。

「他們叫我躺着。留西。」他在喊着，「他們在把我帶出來之前讓我在煤屑上躺了兩個該死的鐘頭。痛啊，留西痛啊；呵，留西痛啊，痛啊！」

「我知道痛得難受，威利我知道。不過你總得忍耐一會兒。」

「你一定不能這樣下去，孩子，你底太太要耐不得了。」那管理說。

「我沒有法子，這麼痛，這麼痛。」他又喊。他終身沒有生過病。當他弄碎了一隻手指的時候，他可以看見那傷處。但這痛苦是從裏面出來的，卻使他害怕。後來他才不做聲，而且力竭了。

好久之後她才能替他脫衣服又替他洗。他不讓別個婦人來替他弄，他這一類的人常是有這一種蠻性的畏羞。

他在牀上六個禮拜，受着不少的痛苦。醫生還未決得定他畢竟是怎麼回事，不知道應當怎麼辦。他能夠吃，他並不瘦下去，氣力也不減，不過痛苦總是繼續著，他簡直不能行走。

在第六個禮拜上，那些人舉行全國總罷工了。他會在晨間很早起來，坐在窗子邊。在禮拜三，罷工的第二禮拜，他坐着照常向街上望出去，一個有彈丸般的頭的青年人，依然樣子很壯健的，但是臉上有一種中傷了的恐懼的奇怪的表情。

「留西」他喊，「留西」

她，灰白而又憔悴，依了他底吩咐跑上樓來。

「給我一塊手帕，」他說。

「爲什麼，你已經有了一塊。」她回答，走近來。

「你不要碰我，」他喊。覺得了他袋裏有，他便拿出了一塊白手帕。

「我不要白的，給我一塊紅的，」他說。

「要是有人來看你，」她回答，給了他一塊紅手帕。

「並且」她繼續說，「爲了這事情你用不到叫我上樓來。」

「我相信又要痛起來了，」他說，他底聲音裏稍稍有些兇惡怖。

「不會的，你知道不會的，」她回答。「醫生說不痛的時候你以爲是在痛着。」

「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難道不覺得嗎！」他喊。

「有一架拖重機在下山來，」她說。「要衝散他們。——我要去把你的蛋糕弄好。」

她離開了他。那拖重機走過了，震動着屋宇。那時除了那些人之外街道是安靜的。一羣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在道路中央玩石彈。別的幾小羣的人是在鋪道上玩。街道是陰沉的。威利能夠聽到人聲底不休止的呼喚和叫喊：

「你這臭蟲！」

「我不是！」

「狠狠地來一下。」

「這樣要換我們四個。」

「不要，抓住這個。」

他要出去，他要去玩着石彈。痛苦已經弄弱了他的心，因此他簡直不知道什麼自制了。

不久有另一羣人蕩上街來。這是發款的早晨。組合在小禮拜堂裏發款給那些人。他們都拿着他們的半蘇佛林幣回來了。

『Sorry（對不起）』一個聲音喊。『Sorry』

這話是招呼的樣子，或許是『Sirad（先生）』底混音。威利幾乎要跳出他的椅子來。

『Sorry』一個大的聲音又喊。『可是和我一齊去看諾次演維拉嗎？』

許多在玩石彈的人他都站了出來。

『什麼時候？沒有車了，我們只能走。』

街上有了人，便像是活的。

『誰到諾亭根去看比賽？』那同一大聲音喊。一個很大的，爛醉的人，帽子戴在眼睛上，在喊着。

『過來——呃，過來！』起了許多聲音。街上是充滿了人底呼喊。他們分成了興奮的一羣羣。

『演起來，諾次！』那大人喊。

『演起來，諾次！』那些青年和大人們喊。他們正熱烈到了最高度。只要喊一聲就可以引起他們

這是那些留意的權威者所明白的。

『我要去，我要去！』那病人在他底窗邊喊。

留西跑上樓來。

「我要到青草地去看諾次演維拉。」他說。

「你——你，不能去。沒有車了。你不能走九哩路。」

「我要去看比賽。」他喊，站了起來。

「你知道你不能。現在坐下來，安靜些吧。」

她把手放在他身上。他搖脫了她。

「隨我吧，隨我吧。都是你害得我這麼痛，都是你。我要到諾亭根去看足球比賽。」

「坐下來——他們會聽到你，他們會怎麼想？」

「給我走開。走開，這是她，是她在這麼做。走開。」

他抓住了她。他底小小的頭上毛髮都瘋狂地直豎了。他是像一隻獅子那麼有力。

「呵，威利！她叫。」

「這是她，這是她。殺死她！」他喊，「殺死她。」

「威利！他們會聽到你。」

「又痛起來了，我對你說。爲了這個。我要殺死她。」

他是完全地精神錯亂了。她和他掙扎着，不讓他走到扶梯邊去。當她避開了在呼喊又瘋狂着的時候，她便去招呼她底鄰人，一個正在街道對面洗窗子的二十四歲的姑娘。

伊塞爾美勒是一個很過得去的重量核算人底女兒。她害怕地跑到霍斯普爾夫人身邊去。聽到那個人發狂，人們都到街上來聽。伊塞爾趕上樓去。在這年青的家裏一切都是清潔而美麗的。

威利正繞房間顛跌着，在追着慢慢地向後退的留西喊着：

「殺死她！殺死她！」

「霍斯普爾先生！」伊塞爾叫，坐在牀上，像紙一般地白，又在顛抖，「你在說什麼？」

「我對你說會痛起來是她不好——我對你說是她不好！殺死她——殺死她！」

「殺死霍斯普爾夫人！」那顛抖的姑娘喊。「怎麼，你一向這麼地愛她，你知道你愛她。」

「痛啊——我竟痛到這樣——我要殺死她。」

他是在平靜下去。當他坐下了的時候，他底妻子倒下在一張椅子裏，無音地哭着。眼淚流下伊塞爾的臉來。他坐着向窗外呆看，於是那衰老的，損傷的神色來到了他底臉上。

「我正在說什麼？」他問，可憐地看着他底妻子。

「怎麼？」伊塞爾說，「你正在幹着可怕的事情，說，「殺死她。殺死她！」」

「真的嗎，留西？」他吞吞吐吐。

「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的年青的妻子溫存地但是冷淡地說。

他底臉皺起了，他咬他的嘴唇，於是便流下眼淚來，抑制不住地哭泣着，他的臉向着窗。房間裏沒有聲音，除了三個人在痛苦地哭；哭得喘不過氣。突然留西不哭了，走到他身邊。

「你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威利。我知道你不。我知道你這許多時候都一樣。這沒有什麼，威利。只要不要再這樣了。」

一會兒，在他們是安靜了一些的時候，她便和伊塞爾走下樓去。

「看可有人在街上望，」她說。

伊塞爾走到了客廳上，從窗帷裏張。

「啊，」她說。「萊娜和賽佛納爾夫人都出來了，還有那個多說的阿爾索普夫人。」

「呵我希望她們沒有聽到什麼，要是他發昏的消息傳了出去，他們會停止他的酬金，我知道他們會這樣的。」

半天玩兒

赫胥黎原著 徐志摩譯

一

是個星期六下午，好天，倫敦在晴靄的春陽中美麗得如同想像中化生的一座城市。光是金的，陰是藍與紫的。懷着不可制止的希望，公園中的煙煤薰黑了的樹都在舒豁着青條與綠葉；新來的青綠是不可信的新鮮，漾着光亮，在空中浮着，看來這些稀小的嫩葉是從一個虹霓的正中那一環瑩碧上割割得來的。這春放的異蹟，那天下午在園裏散步的人們都深深的感到。先前死的現在活了過來；腐臭化生着神奇，虹霓的異彩在煤煙中吐露。這境界不由人不訝異。何況那些注意到這出死入生的魔

術似的轉變的人們他們自己也發生了變化。春的靈異一樣也沾着他們。更深的相愛，在樹蔭下閑散的對兒感到更大的幸福——或更銳利的悲哀。肥胖的人們把帽子拿在手裏，一邊陽光親着他們的禿頂，一邊他們在心裏下着一個絕大的決心——關於威士克，關於公司裏美豔的女書記，關於早起春醉的少年追求着少女，她們半心慌半心跳的，跟着他們走路去。中年的紳士們，穿着園徑走回家去，猛然覺得他們癱硬醜惡的買賣心腸又一度的青放，如同一圍的林樹，青放着和善與雅量。他們想着他們的妻，在一陣情愛的激射中想念着她們。雖說他們結婚已二十年。「今天總得帶回點兒東西去給太太，」他們對自己說。什麼好呢？一盒蜜餞果子？不錯，她是愛吃蜜餞果子。或是一盆杜鵑花？或是……且想到這裏他們纔記起這是星期六下午。舖子都是關了門的。而且也許，他們想，歎着氣，他們太太的心也是關了門的；因為太太並沒有到發芽的樹下來走過路。這是人生，他們心想，憂悄悄的望着閃亮的一「蛇河」裏的遊船，望着在玩兒的孩子們，望着情侶們，手把手的在青草地裏相偎的坐着。這是人生；難得心開的時光，店舖子偏是關門，話雖如此，他們決意從今天起不再隨便在家裏發脾氣了。

彼得勃萊德也深深的感受了這春光與新綠的影響。滿園的春意頓時添深了他的孤寂，他的悵惘。在他周遭的明艷中，他的靈魂更顯得暗淡了。樹已經蘇醒回來；他還是絕無生趣。情侶們雙雙的走

着他還是他的孤單。春儘着放，陽光儘着亮，今天雖然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這時光使得人人快活也應得使他快活，但也許正爲了這種種，他在赫德公園中散着步，感到的只是沈悶的傷慘。

在這樣無可奈何時，他照例轉向到他的想像世界去尋求安慰。啊，那不是一個可喜的小姑子在一塊碎石上蹣跚了脚，傷了踝，正在他的跟前？他自己長成了更高大更美，彼得於是趕着過去致獻他的殷勤。他於是攙着她上了一架汽車（付錢他不愁，有的是）送她回家——家在葛羅斯文諾方場。她原來是一家貴族的小姐。他倆就此相愛——

又一幕是他在圓池裏救起了一個失足下水的小孩，因此博得了它的年輕守寡的母親的永久的感念，博得了她的更甚於感念的……正是守寡的，彼得總不忘特別提明她的守寡。他當然完全是好意，一點不沾着邪念。他年歲還不大，從小的教養也是不錯的。

再不然打頭兒就不來這類的意外，他無非見到一個年青的女子獨自坐在一條板橋上，神情是十分的無聊與憂鬱。放大了膽，但不是沒有禮貌，他走近了她，他脫了帽，他微笑着。「我看你是覺得冷清吧，」他說；他話說得很雅馴，又自然，一點不帶他的郎克夏的土音，一點不帶他的急人的口吃，這在實際生活上使他感到開口說話是最苦惱的一件事。「我看出你是冷清。我也是的。你許我坐在你旁

邊不！她笑了，他坐了下來。他就對她說他是一個孤兒，他有一個出嫁的姊姊住在洛希岱地方的，她也說了，「我也是一個孤兒。」這來兩個人中間就發生了一種極大的關連。他們也彼此互訴各自的苦惱。結果是她哭了。於是他說，「不要悲傷，你有了我哪。」聽了這話她又高興了點兒。他倆就一起看電影去。到後來，他猜想，他倆是結了婚的。但那一節是有些模糊了的。

但在事實上當然是沒有這樣的豔遇，他也從沒有勇氣去向人訴說他的孤苦；再有他的口氣實在是最極了的；再有他身材長得渺小，戴着眼鏡，臉上總是長着些不乾不淨的；再有他的一身深灰色衣服是已經破舊得不堪，袖子又是過分的短；再有他的皮鞋，雖則是刷得很仔細，也不能看得比它們原有的價值高。

這下午撲滅他的幻境的，就是他的兩隻鞋。眼望下走着路，沈沒在思慮中，他正在盤算坐在汽車裏送那貴族的美小姐回家的時候，他該說些什麼話，他忽然覺察了他的替換向前走着的那些鞋，烏黑的闊散了他的內生活的透明的幻象。它們是難看得不成話！比到有錢人脚上穿的那些雅緻閃亮的鞋，分別夠多麼大！新的時候就是夠難受的；年歲使得它們變成絕對的可厭。腳檣再也改不了穿壞了的相；那鞋頭上，正套着腳趾的一塊，已經起上極深奇醜的繡紋，枉然擦着油，他一樣看得清那乾穢惡劣

的皮上蛛網似的織着無數細小的裂縫。在左脚外向的一邊那趾蓋已脫了線重經粗糙的縫上的；那傷痕其實是大清楚了。因為穿久了多縛多放，那些穿帶的小孔也早掉了它們那黑油，在黃銅的赤裸中無忌憚的露着它們的醜相。

哩，簡直是怕人，他的鞋叫人惡心。但他還得且穿哪。彼得重復修改一次他時常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的算計。要是每天在他的中飯上能省三個半辨士，要是天好的日子早上到公司去走路不坐車；：但不論他算得如何精細，修改得如何周密，二十六七辨士一星期還是二十六七個辨士。鞋是貴了；況且就算他積夠了買一雙新鞋的錢，他的衣服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更使他難堪的是春天又到了；樹葉子在樹上長，太陽在天上亮，在一雙雙一對對有情人的中間他獨自的走着路。今天這世界太使他難受了；他又不能躲避，那兩隻鞋死追着，他怎麼躲也躲不了，那兩隻鞋非得抓回他來考慮他的可憐。

二

兩個年輕的女人已從蛇河沿岸人多的走道上轉出來，從一條小路向着華茨像的方向走上山去。彼得跟着她們。一股子的異香從她們的身上散布到空中。他迫切的嗅着，他的心開始了異常劇烈

的跳盪。他看出來她們是不可思議，簡直不是凡人。她們是嫵媚的化身，天人似的不可幾及。他在蛇河邊看見她們在走路，一種華貴高傲的美的一警征服了他，他立即轉身跟着她們走。

餓慌了似的他狂嗅着她們美妙的香風；露出一種急相，就像是於他有性命的交關，他看她們，他研究她們。她倆都是長得高高的。一個穿着一身灰色布褂，深灰色的皮毛鑲着邊。那一個的褂子全是皮的；一二十個金色的紅狐犧牲了它們的命爲的是要使得她在這初春的晚涼中可以暖。一個穿灰色，那一個穿着淡黃色的襪。一個穿着灰色山羊皮，那一個穿着蛇皮鞋。她們的帽子是小的，包得緊緊的。一隻法國種小黑的蒲兒狗跟着她們，一會兒在她們腳後，一會兒在她們頭裏跑着。狗脖子上圍着有斑紋的狼皮，窩着它的黑圓腦袋像（十六世紀仕女們時行的）一個纒領。

彼得緊緊的跟在她們後背，在人少的地方他可以聽到她們談話的斷片。一個的聲音是幽幽的（像斑鳩）那一個說話有點兒發啞。

「這樣一個神聖的男人，」那啞聲音在說，「這樣一個真正神聖的男人？」

「倚麗是這樣對我說的，」那幽幽的一個聲音說。

「又是這樣一個盛會，」啞的接着說。「整晚上他逗着我們樂。誰都有點兒放浪。到臨走的時候

我說我想走路出去試試運氣，路上許有車。你說怎麼了，你就說他請我到他心裏去找一輛車。他說那兒有不少的車，而且全是開着的。」

她倆都笑了。這時候從後面上來正走過去的一羣小孩的鬧聲打斷了彼得正聽着的談話的下文。在心裏他咒那羣孩子，惡賴的小鬼——他們妨害了他的聽到祕談的機會。而況是這樣一個機會！她們說到的是一種多麼離奇，異常，華麗的生活！彼得的夢想一向是在田野間，鄉村裏的。就是那貴族的小姐，他意思也是她要她回到鄉裏去住的，安靜的過他們家常的生活，至於有種種盛會的世界，什麼誰都有點兒放浪，什麼神聖的男人們請年輕的仙女們到他們的心窩裏去找汽車的那一個，他是完全茫然的。他現在瞥着了一眼；他覺得這種生活有些外邦的與熱地的異味，妙極了的。他的整個的野心現在就想去進這花花的世界，把他自己的生活，總得想法子管它怎麼樣，和這些年青的仙女們的生活打成了一片。假使這忽兒她倆同時在那蹶出的樹根上一那個絆扭了她們的腳踝。假使……但她倆好好的走了過去，但一轉瞬間，他忽然見到了一個希望——在那蒲兒狗身上。

那狗正在右手離走道有幾碼地的一株榆樹根腳上嗅着。牠嗅，牠嗅，牠已然留下了牠的遊踪的一點桃圖的紀念，現在正在氣憤的用後腳對着樹根爬着泥土與小枝條。正這時候跑來了一隻黃色

的愛爾蘭獵犬，牠也來嗅了，先嗅樹，再就嗅到那蒲兒狗，蒲兒狗停止了牠在泥土裏的爬，也往那獵犬身上嗅。彼此小心提防着，那兩個畜生相互的繞着走，一邊走一邊嗅着嗅着。彼得懶洋洋的不經心的對牠們看了一陣子。他的心是在別的地方；那兩個狗他都不怎樣看見。然後，猛然的心頭一亮，他想到這下去牠們許要打架。狗打架，是他的莫大的現成機會。他當然就得英雄似的衝進去，把牠們分開。他竟許叫狗給咬着。可是那有什麼相干。不但不相干，就那咬得好，事情更可以順手了。他要是受了傷，仙女們就得格外的感激他。他於是熱心的希望那狗子們打架。最殺風景是架還沒有打成那仙女們與那黃狗的主人注意到了危險各自來把狗給拉開了去。『喔，上帝呀！他虔心的禱告，』再別讓他們各自把狗子給牽散了去。你得讓那狗子們打。都看耶穌基督分上。阿門。』彼得從小就是知心飯命的。那羣孩子們已經過去了。仙女們談話的聲音又聽得清了。

『……這樣一個怕人的厭物，』那幽嗓子在說。『我到那兒那兒就有他。他那厚皮也就不用了。我對他說過我恨猶太，我也對他說過我看他是又醜又笨又不知趣又不懂事又討厭。可是他還是照樣，一點也不相干。』

『那麼至少你可以使喚他做做事情，』那啞的說。

「喔，我怎麼不」幽說。

「噢，那也多少是一回事。」

「是呀，幽說，『可是不多。』」

歇了一向。「喔，上帝呀，」彼得又禱告，「別讓她們看見纔好呢。」

「祇要是，」幽轉着念頭又說話了，「祇要是男人他們能懂得……」一陣駭人的叫喚的鬧打岔了她那兩個年輕的女人轉身向着聲音來的方向看。

「細瓜！她們一個急聲命令的叫。再來一聲更迫切的，「細瓜！」

但她們的叫是沒有用，細瓜與那黃狗已經惡狠狠的打開了頭，再沒有工夫聽話。

「細瓜！細瓜！」

一邊是「培因」那小女孩與她的胖看護也在滿不生效力的叫着她們的黃狗。「培因，過來！」

時機是來了的，那熱烈的期望着的時機，那豐富的有意味的時機。提起了精神，彼得向狗子的戰鬥上和身子直撲。「Get away，你這畜生，」他喊着，用腳踢那愛爾蘭狗。因為那黃狗是敵人，那法國種的蒲兒狗——她們的「法國蒲兒狗」——為幫這位朋友的忙，救他的急，他如同希臘古神話裏

的一個天神，現在親身來到「Get away」這一個與奮，他連他的口吃也忘了。那字母G是他的一個難題；但他這一下居然一順水的把「Get away」喊出了口。他對付那狗子，抓牠們的短樞的尾巴，扭牠們脖子的鬆皮，想把牠們拉開了去。有機會他就踢那黃狗一脚。但是臨了咬他的倒反是那蒲兒狗。比Ajax更來得笨，那蒲兒狗竟不懂得這位天神是來幫着他動手哪。但彼得一點不覺得恨，並且因他提着火，連痛也不知道，血在他左手一排的狗牙窟窿裏儘着往外流。

「喔喔！」幽叫着，倒像是咬着的是她的手。

「當心！」噁着急的提醒他。「當心！」

她們說話的聲音越發加添了他前向的勇氣。他踢得更猛，拉得更凶；結果，有那麼不到一秒的時間，他居然分開了那惡鬪着的畜生。在那不到一秒的時間那狗子的口裏誰也咬不着誰的肉。彼得抓住了機會，一把領住了牠的頸上的鬆皮，他提空了那法國蒲兒狗，一面牠還在出性的咬，忘命的嗥。那黃狗站在他的前面叫，又不時就往上跳，使着狠勁想捉牠敵人掛空着的黑脚。但是彼得活像 Perseus 一手提着 Gorgon 的腦袋的姿勢，儘高的提着掙扎的綑瓜，不叫牠敵人搶着。那黃狗牠用腳對付；那小女孩與胖看護，這時候已經有了主意，從那發怒的狗的背後上來，把皮帶扣住了牠的領圈。

牠的四隻強硬的往下栽的腳爪在草面上滑溜着，那黃狗生生的給使勁拖了開去，一面還在叫，但不知先前的凶——因為牠想掙扎又掙扎不了，也有些累不過來了。叫人家在牠的黑頸皮上帶住了懸着地狗六尺高，綳瓜，儘着狂扭也是沒有用。

彼得掉轉身走向那仙女們。牠的眼睛是精窄的，口有些憂愁相；她的是一張瘦小的神情悲慘的臉。幽是來得更圓，更紅，更白，眼珠子更藍。彼得從這一個望到那一個，心裏決不定那一個是更美。

他放下了那掙着的綳瓜。「這是你們的狗」是他過來想說的話。但這一雙明艷人物的可愛忽然又喚回了他的自我意識，跟着來的就是他的口吃。「這是你們的……」他開頭說，但弄不出那做狗字來。D也是彼得的一個難字母。

彼得也不是沒有心計的，普通應用的字凡是開頭是一個難字母的，他就避了不用，另外覓了許多可以替代的字作為準備。因此貓 (cats) 他總叫 pussies，不是他故意學着孩子氣，是因為 P 字比不可能的 c 字能念出口的多。coal (煤) 他得說成更含混的 fuel (燒料) 碰到 dirt (髒) 他總說 muck。他這發現替代字的巧妙就比得上早先查格魯撒克遜的詩人們，他們因為詩裏只用頭韻 (alliteration) 不用尾韻 (rhyme) 逼得去找開頭同字母的字，比如說到海，現成的 sea 字

不用，因為要協 *waves* 或 *billows* 就得把海叫作 *whateroad*（鯨魚道）或 *bath of the swans*（天鵝的深池。）但是彼得卻不能充分利用他的撒克遜祖宗的詩的權宜，因此有時他搜索不到方便的常用的字來作替代時就非得硬了頭皮把最難的字一個個字母給拼了說。所以他達到要說 *cup* 他就決不定還是說 *muḡ* 還是念 *c'up* 再要達到 *egg*，他知道決不能說 *ovum* 雖則那是唯一可替的字，他祇能期期的念着 *e.egg* 的了。

這時候堵着他的是 *dog* 那個氣人的小字兒。彼得本來有許多別的法子說狗。因為 *p* 比 *d* 是一個稍為容易一些的字母，他在不十分着急的時候可以說「*pup*」。要是 *p* 來得不順口，他還可以把那獸，雖則難免滑稽以及帶些唱戲的腔調，叫作一隻 *hound*。但如今有這兩位仙女在他跟前，彼得不由得有些心慌，這來一個 *d* 字固然念不出口，就連一個 *p* 字或一個 *l* 字都變了萬難的了。他極苦痛的忍着不出聲，滿想這個不成那個總可以的來解決這問題，先想說 *dog*，然後 *pup*，然後 *hound*，他的臉漲得極紅。他是在受罪。

「Here's your *whelp*」他終於掙出了口。那個字，他未嘗不覺得，是莎士比亞氣味太重了些，普通用實在有些不合式。但他除了它再沒有別的字說得出口去。

「真真多謝你，」幽說。

「你是能幹，你是真真能幹，」啞說。「可是我恐怕你是受了傷了吧。」

「喔，不——不要緊的，」彼得慨然的說。一邊他把他的手絹繞着他把他的傷手插在口袋裏去了。同時幽已經扣上了綑瓜的領圈。「你可以放下牠了，」她說。

彼得聽話鬆了手。那小黑狗立時就向着他那悻悻然退去的敵人的一方猛跳。牠一猛的向前使盡了皮帶的長，激得牠在後腿上站了起來，牠這相兒，一面叫着，就像是一個徽章上的一隻猖狂的雄獅。

「可是真的不要緊嗎？」啞追着問。「讓我看。」

彼得又聽話，拉去了繞着的手絹，把手伸了出來。這使他覺得事情來得都很如願。可是他一發見他的指甲的髒他又不由的着急。嚶，要是他，要是他出來以前想得到洗一洗手多好！這叫看了多寒儉紅了臉，他想收回他的手。但啞拉着他。

「等着，」她說。然後她又說：「咬得很凶的。」「唔，糟極了，」幽也加入，她也儘着相他那手。「我真是抱歉我的笨狗會得……」

「你得立刻到藥舖子去，」啞打岔說，「叫他們替你洗乾淨了包起來纔好。」她把她的眼從他的手移起來碰他的臉。

「到藥舖去，」幽也同意，她也仰起了頭。

彼得從這個看到那個，那張得大大的藍眼睛和那眯細的奧妙的綠眼睛一樣看得他眼花。他含糊的望着她們笑，又含糊的搖着他的頭。同時他趁着她們不注意的時候把他的手重復用手絹裏好了縮開在一邊。

「這不——不要緊，」他說。

「可是你一定得去，」啞逼着說。

「一定得去，」幽幽。

「不——不要緊，」他重說了一遍。他不要到藥舖裏去。他要跟仙女們在一起。

幽轉過身去向着啞。『*Qu'est-ce qu'on donne à ce petit bonhomme?*』（這好孩子我們給他點兒什麼呢？）她問，說得很快，聲音也很低。

啞聳聳她的肩膀，抿一抿嘴，表示她沒有主意。『*Il serait offense, peut-être.*』她說。（說不定

他許要生氣。)

『Tu crois ?』(你以為嗎?)

噫！飛快的望她們討論的題目看了一眼，這一眼把他整個兒批評的看了進去，從他的破氈帽到他的破鞋，從他的慘白的長斑點的臉到他的極髒的一隻手，從他的鋼邊眼鏡到他的皮錶帶。彼得知道她是在看他，心裏覺得一種帶羞的含糊的快活，望着她微微的笑。她多美呀！他不知道她們偷偷的在說些什麼了。也許她們在那商量要不要請他吃茶去。這念頭一轉到他就覺得準是了，奇怪極了，事情來得正如他夢裏的景象，他想知道他有沒有那膽子對她們說——這第一回——叫她們不妨到他的心裏去找汽車。

噫！又轉身去向着她的朋友。她又聳了一聳她的肩膀。『Vraiment, je ne sais pas』她低聲說。(我實在不知道。)

『Si on lui donnait une livre』幽主意了。(給他一鎊怎麼樣?)

噫！點了點頭。『Commetu voudras ?』(你說好就好。)一面還有那個在她的手袋裏裝得沒事似的在摸索的時候，她對彼得講話。

「你真是勇敢得很」她微笑着說。

當着她那鎮定的冷靜的注視，彼得祇能搖他的頭，紅着臉，低着他的眼。他真想看着她；但事到了臨頭，他又受不住她那一雙晶瑩偏注的明眸。

「也許你是玩慣了狗的，」她接着說。「你自己有沒有狗？」

「沒——沒有，」彼得揀着說。

「噢，那更顯得你的勇敢了，」啞說。這時候她一回頭看見幽已經找着了錢，她就去找那孩子的手，很親熱的搖着。

「好，再會吧，」她說，笑得益發的動人了。「我們感激你極了。真的感激極了，」她重複說。她一面說一面心裏奇怪她何必這極了極了的儘說。平常她是很難得那麼說話的。可是跟這孩子談話彷彿這正合式似的。她跟下一等人在一起的時候她總是極懇切，說話極使勁，滿是個學生的口吻。

「G——e——e……」彼得開口了。她們就這麼去了嗎，他滿痛苦的在想，忽然從他的舒服的桃色的夢裏醒了過來。真的走了嗎，既不請他去吃茶又不給她們的住址？他想要她們再就一忽兒，他想再有機會見到她們。可是他知道這一套話他是說不上來的。啞已經對他說了再會，這在他看來就

像是眼見一種怕人的大難快要來到，他可一點沒有能力去防止它。「G——e……」他微弱的掙着想說話。可是他發見他自己這一個致命的再會還沒有嚙下去又在跟那一個拉手了。

「你實在是好，」幽說，拉着他的手。「真好。說起你非得到一家藥舖去立刻洗乾淨你的咬傷。再會吧，多多的多謝多謝你。」她說末了的幾句話的時候她把一張疊得方方的鎊票塞在他的手掌心裏，再用那一個手一幫攔，把他的手指給捏緊了。「多謝多謝你，」她又說。

臉漲得火紅的，彼得搖着他的頭。「N——n……」他想說話，又想叫她拿回那一張鈔票。

但她却笑得更甜蜜的。「不錯的，不錯的，」她連着說。「請你……」她再不停留，旋轉身輕盈的跟着啞跑了去，這時候啞已經向前走，走上了路，帶着那氣憤的綑瓜，牠還在叫，蹶劣着想脫離那皮帶。「好了，全妥當了，」她說，跟上了她的同伴。「他收了嗎，」啞問。

「收了，收了，」她點着頭。然後轉變她的語氣，「我來看，」她接着說，「我們方纔說什麼了叫這狗子一鬧給打斷了的？」

「N——no，」彼得這樣漲出了口。但她早已掉轉了身匆匆的走去了。他往前追了幾步路：然後又停住了。還有什麼用。結果話說不明白也許他更丟臉。好，她們看他默着這一陣子，實在是口吃說不出

話，竟會以爲他跑上來想多要一點錢。她們也許再塞一鎊錢到他的手裏，更快的跑了去。他望着她們走過了那個山腰，看不見了纔不望；他轉身向着蛇河那邊走。

在她的想像中他又重演那一景，不是按着方纔的事實，而是按着該得如何對付的法兒演。那時候幽把票子塞到他手裏他就微笑着頂斯文的又逗了她，口裏說：「我怕你是看錯了。錯得是很可原諒，我承認。因爲我看他是窮，我實在也是窮。可是我是一個紳士你知道。我父親是洛希岱地方的一個醫生。我母親是一個醫生的女兒。我一直在學堂裏讀書直到我父母死。相差幾個月他倆都死了，那年我十六歲，因此我學校沒有畢業就得做事情去。但是你知道我不能拿你的錢。」這一說他更覺得氣概，有把握，更接近，他又說：「我分開那兩條狗原是爲了你與你的朋友，替你們効一點勞。因爲我覺得你們是實在美貌，真可欽佩。所以就算我不是一個紳士，我也不能拿你的錢。」這一小篇演說深深的感動了幽。她和他拉手，向他道歉。他又安慰她，說她方纔的錯誤是很可懂得的。於是她問他能不能跟她們一起吃一盞茶。從這兒再下去彼得得的想像更來得含糊，也更來得桃色，直到他又重溫那貴族小姐的舊夢，以及那感恩的寡婦和那冷清的孤女；祇是這一次又來了兩個仙女，而且她們的臉子是真實而又確切，不是幻想的模糊的畫物。

但是他知道，就在這夢思迷離中，他也知道事情是怎麼來的。他知道他話都不會說出口她已經走了；他也知道就使他追上去預備一篇演說想對她們說個明白，這他也是辦不了的。他父親是個 doctor，這字，比方說，他就得說一個 meidco 來替 (m 比 d 是個容易些的字母。) 再說他得對她們說到他的家裏人都 die，這他又辦不了，他只能說「perished」來替代——這可就滑稽了，倒像是他想把事情當作一個笑話講。不成，不成，事情是怎麼樣，是怎麼樣。他已經拿了錢，她們是已經走遠了，說不定把他看作一個走街的遊手，存心叫狗給咬一下子希望得幾個錢用的一流。她們做夢也想不到她們應得平等看待他的。至於請吃茶以及結交他做朋友……

但是他的幻想還是在着忙。他忽然想起用話來解釋是一件多餘的事。他話也不用說，只消硬把那鎊票塞還了她不成就。他爲什麼不那麼做？他又得原諒他自己的疏忽。她塞得太快了；他所以不會想到。

再不然他就往她們頭裏走，有心賣弄似的把那鎊票隨手給了他第一個見到的野孩子。不幸這個主意他當時又沒有想到。

那個整個的下午彼得儘走着路，想着方纔事情的經過，又懸想許多別的可能更滿意的對付

法子。但想雖想他也明知道這些主意都是枉然的。有時他的羞辱的回憶活現得使他簡直的打寒噤抖索。

天已在轉黑了。在紫灰的昏黃中一對對的情侶捫得更緊的走着路，在樹背後老實的交抱起來。一串串的黄橙在漸深的夜色中開着花。頭頂慘白的天上，有一弦的月亮在那裏亮着。他覺得更苦惱更冷清了。

他的狗咬的手到這時候痛厲害了。他離了公園，在牛津街上走着，找到了一家藥舖。收拾完了他的手。他走進了一家茶館，叫了一個去殼的 *e, g, g* 一個圓麵包，*annug of motha*，但這是太文雅了，那個女堂倌聽不懂，結果他只能翻譯成 *ac, n, p, o, fe, o, f, f, e, e*。

「你似乎把我認作一個遊手一類的人。」那是他該得對她說的話，口氣是要氣憤而且自傲。「你侮辱了我。你要是個男人，我就一拳把你打倒，拿回你的髒錢去。」但他又想要是那麼一來他再沒有希望得她們做朋友了。再思的結果，他覺得鬧氣是無謂的。

「傷了手了？」那女堂倌拿了她的雞子與他的咖啡來時同情的慰問他。

彼得顛了顛頭。『*B-bitten by a d-dby a hound*』末了那個字炸藥似的轟了出來。

他一說又想起了他的羞臉又紅了可不是她們只把他當作一個遊手，她們看待他簡直如同沒有他那個人一樣，無非是一種可以僱用的工具，一經用過付了錢，你再也不想到他。他這一想到他的羞辱，那樣生動活現的逼着他，不但心裏難過，連身體上都發生了影響。他的心跳得異常的快與劇烈；他覺得要嘔似的，好容易他硬掙着他吃了他的去殼蛋和他那盃咖啡。

心裏還在那痛心的事情上直轉，還在那裏發熱病似的籌劃着別樣幻想的對付的方法，彼得出了茶館，繼續他的無目的的漫步，雖則他已是極疲乏的了。他沿着牛津街一直走到圓場，從里琴街轉了下去，在辟卡狄壘停下來看了看半天裏痙攣似的抽搐着的電光廣告，走上了霞府勃里大馬路，再向南抄山路向着 Strand 那邊走。

在相近柯文德花園一條街上，一個女人和他交肩挨了一下。「起勁點兒，小親親的，」她說，「別這滿臉的不快活。」

彼得驚奇的仰望着她。難道她是跟他在說話嗎？一個女人——有這回事嗎？他知道，當然，她就是人家說的一個壞女人。可還是的，她竟會跟他說話，這事是奇特極了的；也不知怎麼的，他沒有把她的「壞」聯在一起想。

「來跟着我去，」她哄着他。

彼得顛了顛頭。他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她拉住了他的胳膊。

「你有錢嗎？」她急急的問。

他又顛了顛頭。

「你那神氣倒像是去送了喪似的，」那女人說。

「我是冷——冷清，」他說給她聽。他覺得哭得出來。他甚至真想要哭——哭了好叫人家安慰。

他說話時聲音都發了抖。「冷清？那笑話了。像你這樣一個好看的孩子就不應該冷清。」她打着哈哈，可是她笑是有意義的，不是爲樂。

她的睡房裏點着粉紅的燈，鬧鬧的。屋子裏滿閉着賤香水和髒衣服的臭味。

「等一會兒，」她說，穿過一道門進裏間去了。他坐着，等過了一晌她又出來了，穿了一件日本睡衣，拖着鞋，在他的身上坐下了，兩條臂膀圍着他的脖子，再來就親他的嘴。「小愛，」她裂着她的破嗓子叫，「小愛。」她的眼光是又硬又冷的，她的氣息滿是酒精味兒。靠近了一看，她那貴相醜得簡直怕死人。

彼得就比是第一次看見了她——眼裏見心裏也完全認識了她。他別轉了他的臉，記起了扭傷了脚踝那位貴族小姐，那位冷清的孤女，那位孩子掉在圓池裏的寡婦；又記起了啞與幽，他撇開了她的手臂，他一把推開了她，他跳了起來。

「對……對不住！」他說。「我一定得去……我忘了事情了。我……」他一把抓了他的帽子，向着門口走。

那女人追上來一把拉住他的臂膀。「你這小鬼，你，」她怪聲叫。她這一罵就是一套的胡備奇醜，「玩弄了一個女孩子，倒想不給錢溜了。哼，你走不了，哼，你走不了。你……」

又是一頓臭話。

彼得手伸到他的口袋裏去，拉出了幽那張疊得整整的鈔票。「讓——讓我——我走，」他給了她那個，他說。

一面她在半不信的放開那張票來看，他已經急急的跑開了，出了門把門使勁給碰回去，匆匆的在黑扶梯上奔了下來，跑上了街。

手與心

恩蓋爾夫人作 胡仲持譯

「母親！我只想有許許多多錢，」一天晚上，小湯姆佛來其坐在他母親膝旁一條短檯上，這樣的說。他的母親正在火爐旁邊忙着縫衣服，他們母子倆沉默了好久了。

「若是你有許許多多的錢，你作什麼用呢？」

「也想不出什麼來——我總有許多事情可做哩。你難道不也想有許許多多錢麼？」他固執的說。

「我未始不想有，」佛來其夫人答道，「我有時也同你一樣，以為多有幾個錢就很快活了。但是

有一層我和你不同；我心裏常有什麼事情想做，所以我要錢的。」

「哇，母親！我們只要有了錢，可做的事情正多哩，——好的聰明的事情。」

「我們心裏如果真有好的聰明的事情想做，而沒有錢做不來，我也會想法子去弄錢來的。不過，我的孩子，你且說幾件好的聰明的事情給我聽聽看。」

「哪！我剛纔還沒有想過這類的事情，我只是想，有了錢就可以隨意做什麼事了。」小湯姆爽直的答說，仰看着他母親的臉龐。她俯向他微笑，拍拍他的頭，他知道因為自己將心裏所想的意思爽直的告知了她，所以她喜歡他了。不一會他又開口道：

「母親！如果你想做一件很好很聰明的事情，沒有錢做不來，你怎麼樣呢？」

「在這等時候，要弄錢有兩個法子；一個是去賺，一個是節省。這兩個法子都是好的，因為都含着「克己」的精神。你懂麼，湯姆？你如果要賺錢，你或者必須將你不喜歡做的事情安心的做下去，譬如你想遊戲，想睡覺，或是想靠著火爐和我說話的時候，你也得去工作纔行。這樣的小快樂，你放棄一點，也就是一個好習慣。你若是節省錢，那自然更得用克制的工夫了。不論是賺或是節省那是一樣的。但你拿錢怎麼用，却必須仔細想一下纔行。你說做聰明的，好的事情。即使聰明的，好的事情，也有值得值

不得的，在去賺或是來節省還未決定以前，必須想一想怎麼辦纔不至於使別的職務有妨礙。」

「你的話我不大明白，母親！」

「那我再來說個明白吧。你知道我須得照管小鋪子，做縫襪子的生活，收拾我的屋子，補我們的衣服以及做許多別的事情。假如晚上你從學校回來的時候，我走出去做有錢太太們宴席上的侍者，讓你一個人留在家裏，你想我還可以做我原來的職務麼？我做侍者去，可以賺許多錢來佈施比我還窮的那些人，（像是哈萊錢腳）却須有好些時候不能照顧你呢。我想倘若夜裏必須離開你，即使有着「好的聰明的目的」去賺錢，也是不值得的。湯姆是不是？」

「不錯，你總不高興去賺罷，母親！」

「是啊，」她微笑着說；「無論如何也得等你長大了纔高興去賺呢。你看我現在想稍微多賺些錢去幫助一個害病的鄰人還是辦不到。我只好來節省了。節省是誰都會的。」

「我們還可以再節省麼，母親？我們百樣事情都非常的較量。納特·迪克生還說我們太熬省呢，怎麼可以再節省下去？」

「阿阿！可節省的地方多着呢！我們用着許多化費的物事。這些物事並非省不來，只是爲舒服的。」

茶和糖——牛油——我們禮拜日吃的豬肉或牛肉——我帽上的灰色絲帶，那是因爲你說比黑的好看——黑的就便宜呢——我纔買來的；這一切都是化費的。我們用的茶和糖固然也有限，但我們還可以一點不用哩。」

「你從前爲要幫助勃拉克寡婦，曾經許多時候不用茶和糖，現在你只是爲着頭痛纔用的。」

「哪！我們錢總可以節省的；一天一辨士半辨士，即使一禮拜一辨士多，早晚就有一點小積蓄，可以來做好的聰明的事情了。不過，你得知道，我們做好事不一定靠着錢哩。」

「錢，便是不一定靠着它，總是頂要緊的東西罷。」

「不，我的孩子，也並非頂要緊的東西。我想有點出息的乞丐，與其聽了叱罵討得六個辨士，他寧可討不着錢而聽幾句和善的話的，不中聽叱罵聽了就要鑽到心底裏去，不鑽心底裏去的除非是心腸麻木的人了。所以單是錢也不能就將苦痛的心醫好的，只有善心善意纔能醫好它，我們一家人都是善心善意能夠做好事的人。便是那剛會開步的兩歲的孩子，似乎也很厚道呢。」

「我能夠做好事麼，母親？」

「那裏做不來；你好事常做着，只是還沒有盡力量的做。我也一樣呢。明天你想一件不用錢可以

幫助人家的事情做做看。書上說的好：‘Silver and gold have I none, but as I have give I unto thee’。（我沒有金又沒有銀，我只好把我所有的給與你）你照着這句話試試罷！

「嗶！母親，我們試試看。」

小湯姆的明天怎樣呢？讓我來告訴讀者罷。

我不知道小湯姆夜夢裏是否做過他母親和他所談的事情，我卻知道他早上醒來的時候，最初想到的就是他母親所說，這一天他可以不用錢做幾件好事的一番話；他巴不得立刻就做，於是比平時起身早一個鐘頭，便從牀上跳起，穿了衣服，有好一會，他只是詫異着想像自己這樣只有八歲的小孩子，能夠給人家做什麼事呢？他打量着各樣做好事的機會，想來想去，終於想糊塗了，這纔聰明地決定；不再這樣的想下去了，還是把他的功課來溫習熟再說罷；這是他第一件須做的事，做了之後等着可以幫助人家的時候，就去幫助人家，可以說句好話的時候，就說句好話，用不着預先這樣那樣的打算哩。於是他蜷在屋角，免得他母親掃地拂塵時候礙着路；把兩腳擱在椅子的擋上，臉孔朝着牆壁，這樣的過了半點鐘光景，他便能夠心地寬鬆的轉過頭來，這時覺得功課已經預備好，可以在……進早餐之前隨意的利用他的時間了。他屋子裏四下一望；他的母親已經把一切物事安排的很清淨，這時

纔走到臥室裏去了。只有煤籠和水桶還空着，湯姆便跑進去把兩樣傢伙盛滿，當他從自來水龍頭旁帶了水罐回來的時候，他看見安恆瓊斯（鄰近的悍婦）在小天井裏從這邊到那邊張着的繩子上晾她的衣服，正在氣忿忿的對着她女兒高聲的嚷着，原來這女兒在屋子裏聞了什麼禍，給她從門外看見了。

「討厭到這麼田地的東西，真是到處沒有的。」安恆瓊斯漲紅了臉，盛氣的走進她的家裏，這樣說。不一會，湯姆就聽得鞭打的聲音，接着就是小孩子的嚷痛。

他心裏想道：「不知道我去看顧小海思透，和她去玩要怎麼樣？安恆瓊斯是不好惹的婆子，不論當我是，當我錯總是一副兇狠狠的樣子對着我；不過她看母親的分上，總不至於打我耳光的。母親當吉米害熱病的時候，替她看護過好幾天呢。所以我想她總不至於打我的。無論如何我不妨試一下看。」他於是對着面目兇惡的瓊斯夫人惴惴的說道：「我去和海思透玩耍去好不好？當你忙着晾衣的時候，我也許可以弄的她安靜些。」

「什麼！趁我給當家人做早餐的時候，讓你們去糟蹋東西罷。謝謝你。我的孩子們吵的儘夠了。我不要別人家的孩子到我家裏來。」

湯姆見他的好主意被誤會了，便不免有點悲傷的神情說道：「我並不是要吵鬧要糟蹋東西，我只是打算幫你的忙。」

「你若是要幫忙，給我那些「衣夾」拿上來，省得我俯身；我的背脊俯的很痛了。」

湯姆覺得去和小海思透玩耍，引着她嬉笑就有趣得多；但是遞「衣夾」給瓊斯夫人卻也一樣的幫她的忙；而且或者也可以使她遇到孩子們有什麼錯處，不至那樣的躁怒哩。再者這時候小海思透的哭聲已經消滅了，她分明是專心於什麼新玩意兒了。（湯姆但願這不要的淘氣的事情）他因此便遞起「衣夾」給她，她因了他這和善的幫助覺得舒暢了，於是向他吐露了一些心事說道：

「不知道你的母親怎樣的把你教養的這麼靈敏呀！你簡直不像一個男孩子却像一個女孩子；比大概的女孩子還要好。我知道海思透就是再長了三年，也決不會像你這樣懂事的。」（這時在屋子裏小孩子們一陣新的驚叫聲傳到他們這裏）「她們又在鬧什麼事了。我却要去教訓一番來。」她說，氣忿的從櫥子上走下來。

「讓我去罷，」湯姆用了懇求的聲口說，因為怕聽第二回殘酷的鞭打聲。「我把「衣夾」的籃子提去櫥子上，那你就用不着俯下來了，我呢，去看管小孩子們，免得他們惹禍，直等到你事情做完，讓

我去罷，夫人。」

她見自己少了幫手，雖然嘮叨了幾句，卻還是讓他走進屋子裏去。他見到海思透——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子——和兩個更幼小的孩子。他們兩個原來爲了一把小刀打着架。在這回戰鬪中間，那第二個孩子，瓊尼割斷了手指了，——割得並不厲害，可是他一見血就害怕起來了；海思透呢，她本來可以來幫一下子，而且委實也有些愀然，這時卻呆呆地站開不管，怕挨她母親的一頓打，因爲這兩個小困在她照料着的時候，如果有一個自己弄傷了皮肉，她的母親總要給她一頓打哩。

「海思透，湯姆說道：「請你拿點冷水給我罷，這是最可以止血的東西。你總尋得出一隻面盆來給我去舀水。」

海思透見湯姆深信着她的能力，不禁欣然的大踏步去了。待到流血一部分止住了的時候，他教她去尋一塊布片來，她便爬到雜物櫥底下去拿前一天藏在那裏的小布片。同時瓊尼也就住了哭，他見了預備裏他小創傷的一切情形，覺得非常之有趣，見了自己成爲這許多注意的對象，覺得非常之高興了。還有那一個小困也坐在地板上，詫異似的看着紛擾的景象。他們這纔安靜着不鬧禍，直至安恆瓊斯進來。她晾完了衣裳，做完了那早上的事情，便預備用了粗暴，急躁的樣子，來照管她的孩子們。

「啊！湯姆，你把傷疤紮的這般乾淨，真和我自己紮的一樣。我但願常有像你這樣的人照顧孩子們。可惜孩子呵，你現在得跑去了，剛纔我進來時候，你的母親叫着你，我說我會教他來的！再見罷，謝謝你。」

當湯姆出去的時候，魏尼似乎有點感激他了，湊上嘴來要接吻，他便俯下身子去接，心中覺着很快活。

早餐後，他的母親便告知他，上學的時候到了，他得出發了，因為她不喜歡他恰當教師快要上課的時候，呼息不迭地急忙跑進去，却要他從從容容地進去。於是湯姆戴了帽子拿了書包望學校走去，他心地安閑，脚步也就輕便了，待他已經走了過半的路，離上課時候卻還有一刻鐘哩。他這纔緩了脚步，四面望望。在街的那邊有一個小女孩，手擎着一隻很大的籃子，吃力似地傍着一個纔會走的小田走，那小田是疲乏了，可憐地哭着，走不到三步就要坐下來。湯姆是很喜歡小田們的，忍不住聽他們的哭聲，便穿過街去。

「小姑娘，你哭着什麼？可是要抱麼？我來抱起你來，和你走一程。」

說着，湯姆便動手去抱了；但是那小田是只揀着姊兒抱的，卻拒絕了湯姆的盛情。他於是替那小

女孩挈着那笨重的番茄籃子，走了一程，直到他們分道的時候。待到那時候，她向他道謝，說一聲「現在可以拿了，再見罷。」她的家可就很近了。於是湯姆很快活很安閑地走進學校去，上他的早課。

恰巧這一天，是星期中的「半休息日」，所以這天下午，湯姆有許多鐘頭閑空着。午餐後，他第一件所做的事自然是爲次日溫習功課，待到他把書籍放開了時候，他便起首付度着：現在該做什麼事情呢。

他站在門旁，想望着各種各樣無謂的心願；這是他常有的一種習慣。他想望着自己是對門的小孩子，他有三個兄弟在「半休息日」可以一同玩耍，他想望着自己是散姆·哈立森，他的父親曾經有一天帶了他乘火車旅行；他想望着自己是常乘馬車出去的小孩子——坐在馬車踏步上，看望許許多多的人們，想必何等愉快呵！他想望着自己是一個水手，開船到遍地生着葡萄，而且可以捉得猴子哥哥的那些地方去。待他正在想望着自己是威爾士小王子乘着羊車遊逛，詫異着頭上插了三根大駝鳥羽，給衆人看見會不害臊的時候，他的母親洗完了食具，走過來，看見他正在深深地幻想，像是一般的男女們常有的情形。

「我的湯姆，」她說，「爲什麼不出去，好好地消磨這個晴明的下午呢。」

「阿母親」他答說（忽然想到自己實在不是威爾士王子，却是湯姆佛來其，他便覺得有些氣沮）「我自己出去怪悶的，又沒有人同玩哩。你可以同我到田野去麼，母親——只要一會兒就是。」

可憐的佛來其夫人，她滿心想望着滿足那小兒子的自然的欲求；可是她照顧那店，還有許多小事情要做，同他到田野去終究是辦不到的。她卻也並不納悶，思量了一會，便欣然的說道：「到田野去走罷。且看你有許多好花摘來帶給我，待你回來的時候，我去把父親的瓶拿下來，插你摘來的花。」

「但是，母親呵，市鎮附近，好看的花是很少很少的，」湯姆有些不情願似地說，因為這是從威爾士王子黜降的事，他還沒有十分甘心哩。

「啊！孩子呵！只要你去尋找，也多得得很哩。我想你一定可以摘并種不同的來給我的。」

「菊可以算數麼，母親？」

「當然可以的，那是和別種花一樣美麗呢。」

「噯！如果這樣的花也算數，我想一定摘廿種來還不止哩。」

他這纔跑出去了；他的母親在後面看望他，直至他不見為止，隨即依舊做她工作去。過了兩點鐘光景，他回來了；他那蒼白的臉頰現出玫瑰色，他那兩隻眼睛也十分閃爍了。他的野外散步已經使他

得了他母親所希求的一切益處，而且回復了他那要安靜愉快的性情。

「看哪！母親！這裏一共有二十三種不同的花；你說什麼都可以算數，所以我把這朵紫丁香似的東西，和那朵藍色的普通小花也摘了來了。」

「這朵叫做『雀飛入籠』花」他的母親說；「是很美麗的，如果你近近的看。一朵，兩朵，三朵，——她把所有的花都數完了，的確是二十三朵。她便去拿下頂好的花瓶來。」

「母親，」小湯姆說，「這些花你很喜欢麼？」

「是的，很喜欢。」她說，不明白他的意思。他默着，微微的歎了一口氣。「爲什麼，我的孩子？」

「哪只是——你很喜欢這些花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我想這些花拿給哈萊跳腳去就多少好呵！他永不能夠走到田野去，還不知道夏天是怎麼樣子的呢，我想。」

「阿阿！那是很妙的；你想到這樣，真虧你。」

哈萊跳腳一個人很耐心的坐在鄰近的地下室裏。他靠着他女兒賺來的錢過日子；但她是在工廠做工的，所以他老是一個人住着。

如果一束花在田野裏的時候原來是美麗的，那麼，現在帶到地下室來，一定顯得十倍的美麗了。

哈萊蹺脚一見這些花，他的兩眼登時快活得明亮起來了。他便講起長遠以前的事來，說是那時候，他還是鄉下的一個小孩子，在他父親的園裏，有一個角落，稱做他自己的園，種着「孩兒愛」和「牆頭花」。小湯姆給他把花插在水裏，便把花瓶放在他旁邊的桌上。在那桌上他的女兒原放着一本破損的舊聖經。這本書翻開着攤在那裏，上面有一架哈萊的眼鏡，記着讀過的地方。

「我的眼鏡漸漸的破損了，沒有先前的明亮了，戴在眼上覺得有些糊塗，使我多看一霎就眼花。」哈萊說：「現在我是很不便的。記得不多時前，我看書還着實便當哩；現在可大大的不行了，日裏悶的慌，巴不得日子快快的過去，晚上呢，脚骨痛，也只睡不穩。不過，這總是上帝的意志呀。」

「你可喜歡我讀麼——我是讀不響亮的，不過你若要我讀點給你聽，我可以盡力的試試看。我且跑到家裏喝些茶，立刻回來的。」於是湯姆跑去了。

他覺得對着哈萊蹺脚響亮的讀書是很愉快的，因為讀了之後，他們兩人又談了許多投機的話。這些談話是把聖經當作藍本的。哈萊這老頭子在一生中見過聽過不少的事情，他便援引了這些事來作所讀的聖經的說明。

待湯姆起身出去的時候，哈萊蹺脚再三的道了謝，告訴他道：過了這許多快活的時光，夜裏不會

再睡不安穩了，湯姆很自得地回到家裏來。「母親」他說「你說沒有錢也做得好事，這句話真一點不錯呀！我今天不化一個銅子，卻做了好幾樁好事了。第一樁，」他屈一個指頭說，「我幫助安恆瓊斯晾衣裳，當她正在——」

他的親一面聽着，一面翻着放在旁邊的新約全書，忽然尋到了她所要尋的文句，她便將臂膀輕輕地圍住他的腰，親密地抱近她的身邊來。他看見她的指頭放在一節的下面，讀道：——

「莫讓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所做的事情。」

他沉默了一會。

於是他的母親用了低柔的聲音講道：——「最親愛的湯姆，雖然我不願意我們講着做了怎樣的好事，我卻歡喜着你已經明白我的話中的真理了；慈善的心腸比單是佈施錢可以多做出多少好事來呵！而且慈善的心腸是個個人都可以有的。」

我已經把小湯姆八歲上和他母親同住時候有一天的事情說給讀者知道了。現在得跳過了一年，把他和那時所度的很不同的生活，來對讀者講。他的母親原是不很強健，而且善於憂愁的，落後害起病來，不久就覺得沒有痊愈的希望了，有許久時候，丟下她那小兒子這一層思想，在她是一個極大

的苦痛，但是上帝卻強固了她的心，把「平安」送到她的靈魂裏，她在未死之前，便滿意於丟下那寶貴的孩子在上帝的手裏——那上帝便是無父者的父，而且是管顧寡婦的。

當她覺得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的時候，她便請了住在相去沒有多少英里的鎮上的她丈夫的兄弟來，便把她的小湯姆託付他照管撫養。

「儲蓄銀行裏存着幾個金鎊——不知道確實有多少——店裏有着傢生和一點存貨；我想教他們把他養大了，做一個細木匠，像他父親一樣，這點家私大約也夠他們用的了。」

她虛弱地講話，時刻停頓着。她的夫弟，雖然是一類粗鹵的人，却在她的最後幾分鐘，竭力的寬慰她的心，而且被感動於手足之情，應許了她所要求的一切。

「我會帶了他回去，待過了——喪事，」他正要說出來，便停住了。她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溫和的微笑。

「我們待他也許不會像你的和婉；但是我想他總不會吃苦的。教他和別的孩子們作伴，學得燈一點倒也好——他是馴良得忒不像個男孩子了；但是他們如果欺侮他，我會收拾他們的，請你放心罷。」

這一番話雖然並不是正中她的心意的，可是其中含蓄着的無限的好意，却夠使她爲她兒子感謝這麼一個保護者了。於是她又感謝着曾經經過的歡樂，感謝着教她柔靜的悲哀，感謝着生，感謝着死，感謝着一切而死了。

她的夫弟依了她的心願安排一切。在平靜簡單的喪事過了之後，他便攜了湯姆，走過六英里的路程，來到他的家裏。湯姆早已哭的不能再哭了，但是當他一路走去，經過有些熟識的房屋和樹叢時候，嗚咽卻不時的從他的胸膛湧上來。他的叔父很憐憫他，可是不知道怎麼說好，不知道怎樣的安慰他。

「孩子呵！寬心點，如果你的堂兄們欺侮你，你來告訴我。他們待你壞，我可以責罰他們的。」

湯姆原是指望着和堂弟兄們作伴是很愉快的，現在聽了這番話，倒有點膽怯了。他們穿過了幾條街道和小徑，來到灰暗的房屋前面一個天井裏，他的叔父便把一扇門開了，從那門口裏，傳出如果不是動怒的聲音，便是響亮的喧聲來，湯姆直到這時候，心神只是沒有定。

門裏面，一個又長又大的女人，正在劇烈地揮動着臂膀，將一個小孩子從她前面趕開；一面罵着一個比湯姆稍微大些的男孩子，那孩子搭趣地站在那裏，靜德着她動氣的話。

「我一定把你的行爲告訴父親去。」她說；於是轉向約翰，將傑克做錯的事嘮嘮叨叨地說了好一回，毫不注意到小湯姆，他這時抓住他的叔父的手，當作這個風波中的一個保護者。

「哪，哪，家主婆——！下回再看見傑克在自來水管放着水，我一定給他一頓打；現在且拿點茶來給這個孩子和我吃，我們走的疲乏了。」

他的嫡母似乎想要傑克立刻挨一頓打，似乎見她丈夫不肯替她出氣，有些不高興了，原來那孩子正在洗衣日的前晚，把水統統放完，委實使她氣極了。她沒有招呼她的小姪兒，也沒有理睬她丈夫，便自顧走去揩了地板，又到火爐邊撥一撥火預備攔茶壺。她嘴裏只是嘮嘮叨叨，說是火爐上剛纔加上了煤屑，而且家裏又沒有水可以頓到茶壺裏，要當即煮一壺茶真累人。她的丈夫着惱了，湯姆聽了他叔父那銳利的聲口，也不由地吃驚了：「家裏吃些茶就值得這樣囉唆，我索性帶着湯姆到茶館裏去就是了。那邊火是一天到晚生着的，要怎樣就怎樣。而且也沒有嘮嘮叨叨的女人。湯姆，我們去罷。」

傑克原是在他母親背後，雲着眼睛，作着鬼臉，想和他那堂兄弟熟識的，現在就裝出持杯飲茶的模樣來。但當湯姆的叔父，從椅子上站起來，要到茶館裏去的時候，湯姆却抓住了他，輕輕地將他拖回到原椅子上面。

「嬌母，你可以應許我麼？」他說，悲感地害怕着他的嬌母，「只要你應許我去拿水，我是尋得到自來水龍頭的。」

她默許似地咕嚕了一會；於是湯姆拿起茶壺來，不顧自己的乏力，走到自來水龍頭去。傑克是一天到晚除淘氣之外不幹什麼的，這時驚疑地站着，終於看定了他的堂兄弟是一個「老實頭。」

湯姆回來的時候，便用了破風箱來吹火，終於水沸了，茶煮好了。「你是個難得的孩子，湯姆。」他的叔父說；「不知道我們的傑克到了幾時纔這樣地中用呀！」

這一番比較在傑克固然不喜歡，在他的母親也是不喜歡的，因為她以為她丈夫對於孩子的不滿須由她指導着纔對，湯姆覺得他們對於自己委實缺乏善意，而且如今除吃睡之外又沒有事情可做，便不免十分悲傷起來，眼眶裏充滿了眼淚，恐怕給人家看見就用手背來揩去。然而給他叔父看到了。

「你原是到茶館裏去喝一杯的好呀。」他憐憫似的說。

「現在也好的，只是疲乏些罷了。讓我去睡覺好不好？」他說，想望着在被底下偷偷地哭一個痛快。

「他到那裏去睡呢？」丈夫向妻子說。

她的怒氣還沒有消，便答道，「我不管。隨你想法去。他是你的親骨肉，不是我的。」

「哪家主婆，」約翰叔父說，「他是一個孤兒，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孤兒是和個個人都親的。」

她登時柔和了，因為她還是存着不少的善心。雖然這晚上，她曾經冒過火。

「別的地方也沒有，只有同傑克和狄克拚拚鋪。我們還有着小囡，三個人已經夠擠了。」

她領了湯姆到小小的後房，因她丈夫的言語已經刺了她的心，有一兩分鐘沒有和湯姆說話，隨後她便悔着起初原不該那樣無禮地接待湯姆了。

「傑克和狄克不等我們來睡是不肯睡的，他們必須玩厭了，纔肯來睡哩，」她一面說，一面拿着蠟燭去了。

湯姆一個人在房裏，忽然想起剛纔見到的一番凌亂和憤怒的情景來，便覺得有些迷惘。他記得他母親曾經說過，心裏有了什麼委屈，可以向上帝陳說的，於是依了她的話，懇切地禱告上帝，使他的前途光明。於是他纔入睡了。

他做了一個長的夢，夢着那些較為幸福的事，想着自己又復在星期日晚上同了母親散

步了，正在這做夢的當兒，他的兩堂兄弟却粗暴地把他推醒了。

「喂！孩子！全張牀都給你佔住了。你起來，讓狄克和我爬上來，到留着的空地方。」

湯姆半醒半不醒地眩暈着起來，他的兩堂兄弟爬到牀上去，隨即互搶着頂大的部位。結果是一場腳踢的爭鬪，在爭鬪的當兒，湯姆站在牀邊，站着發抖。

「我們實在已經夠侷促了，」狄克說，「想不懂他們如何再把湯姆放到我們這裏來。這是不行的。湯姆不可以來和我們一同睡。他如果要睡，他睡到地板上去，我就不阻止他了。」

他料着湯姆一定反對的，待到聽得這位小客人在地板上靜靜地躺下去，把自己的衣服蓋在身上，便不免有些驚異了。傑克和狄克爭執了一會，也就睡熟了。但是到了半夜裏，狄克醒過來，便聽到了湯姆的呼息聲音，知道仍然醒着，輕輕地在哭。

「什麼寶寶呀！哭着要柔軟些的牀鋪麼？」狄克問。

「哦！不是哪！我並不計較的阿阿！我只想着母親哪。」小湯姆很響地嗚咽。

「聽我說，」狄克停了一會說，「你如果爬上來，我的背後還有一些空地，地方哪！不要怕——啣啣！你好冷呀！孩子！」

狄克憐憫着他的堂兄弟沒有地方睡，卻不能說出來。可是他那和善的聲口，終究使到湯姆的心坎裏，於是他又復入睡了。

三個小孩子早上同時起了身，卻都不想講話。傑克和狄克儘快地穿了衣服，便跑下樓去。但湯姆這一天的情形卻和往常大不相同了，他找尋着面盆或是水桶要洗臉；一隻也沒有找到，屋子裏連盛水的瓶也沒有。他披上一些省不來的衣服，走下樓去，尋到了一個水鉢，便走到自來水龍頭去。他的兩堂弟兄正在天井裏玩耍，只是對着他笑，不肯告訴他肥皂放在什麼地方；他找了幾分鐘，方纔找着。於是他回到臥房，但從新鮮空氣裏，一進這間房裏來，那氣息是悶得怪難受的，三個人把空氣已經呼吸了一整夜，把空氣中每個分子用了又用，已經有許多回了；這空氣在肺部裏經過的次數愈多，便愈不適宜於再吸入了。當他們三人住在這臥房裏的時候，他們是不覺得這空氣是怎樣有害的，他們只覺得疲倦，不精神，有些頭痛罷了；但現在湯姆重復回到這裏來，他不會辨不到窒悶的氣味了。他走到窗邊去開窗。這個窗因為長久沒有開，很不活動了。湯姆盡力地一推，那窗砰的一聲便推開；可是這一震卻震碎了一大塊玻璃，落到地上，碎成千片了。湯姆一見闖了禍，便大大地吃驚了。他在前一晚，已經看明白了他的婦母的爲人，知道她是一個尖辣，性急暴躁的女人，現在第一天在這家庭就闖禍，這是何

等可怕的事呀！他坐在牀邊，哭起來了。但是早晨的空氣吹來，使他振作了。他在清淨的冷水裏洗了臉，便益發覺得壯勇了。「她不會一天到晚對我發火的。今天夜裏，事情總可以過去了。我忍受一天還可以。」

狄克跑上樓來，拿他忘記了的一件東西。

「啣！啣！湯姆！你要挨打麼？」他看見碎玻璃便嚷。他見這件事有些高興，而對於湯姆也有些憐憫。母親上禮拜把傑克很結實地打了一頓哩，因為拿石頭擲着樓上的窗子。他一直躲到晚，但母親卻一直搜尋他，後來看見了，便把他捉住，給了一頓打。噯！湯姆，你怎麼辦呢？」

湯姆聽了這一番話又哭了；狄克對於他便愈加動憐起來。

「我教你一個法子罷。我們走下去，說是那邊後天井裏一個孩子拋石頭，便打穿了這窗子，我袋裏已經藏好了一片碎玻璃，可以拿去給他們看。」

「使不得，湯姆說，忽然住了哭。「這麼辯我不敢。」

「怎的不敢！你難道走下去，不這麼說去見母親的面倒敢麼？」

「我總不說謊。我總不冒犯上帝的怒。母親教我要懼憚上帝，此外什麼都用不着怕。狄克，且靜一

會兒，我要做禱告了。」

狄克望着他的小兄弟在牀邊跪下，將臉埋在衣襟裏，喃喃地禱告着，在狄克聽去，好像是和一個親密的朋友說着話。雖然起初有些嗚咽的聲音，可是一仰起身來，他臉上卻顯着和悅的神色。他靜靜的對狄克說道：「現在我要走下去告訴媽媽了。」

那媽媽當他過來招認的時候，正因為找不着她的水鉢和肥皂，心頭很暴躁。她已經因了他把她的物事帶走，弄的早上不能做事，現在他又來告訴她玻璃窗碎了要修，豈不是全因了小孩子的胡鬧，便要把銀錢白化費了麼？

她把他很厲害地打了幾下。傑克和狄克只是納罕地看着他怎樣的捱受。傑克料着這「老實頭」總要大哭一番，（傑克自己在前回挨打時，曾經哭的很響）然而湯姆卻連一點眼淚也沒有，雖則他的臉變的很紅，他的嘴痛的斂縮了。還有比他忍痛的功夫更加感動他們兩孩子者，就是他後來的沉靜，他並不像傑克似的高聲嚷痛，也不像狄克似的裝着獸臉，卻過了一會就供他的媽媽差遣了。當他的叔父回家進早餐時候，他的媽媽本來料着他要把挨打的事說出來的，可是他卻一點也沒有提起。這在她很高興，因為知道她丈夫曉得她這麼早就動手打這孤苦的姪兒，是要不高興的。因此她

幾乎感激着湯姆的沉默，開始悔憾着當初打的他太兇。

可憐的湯姆呵！他不知道他的堂弟兄們開始尊敬，他不知道他的婦母漸漸地喜歡他了。他在第一個早晨覺得很寂寞很淒涼。他沒有什麼事做。傑克到工廠作工去；狄克也咕噥着到學校去了。湯姆不明白自己是否再進學校去，卻也不喜歡動問。他坐在小櫬上，竭力避着那可怖的婦母的眼光，她有一個最幼的孩子，是一個一歲半光景的女孩，老是在地板上爬。湯姆想要和她玩，卻拿不穩他婦母可有幾分贊成。他只是對着她微笑，做着各種可以引她注意的小把戲，使她走到他的跟前來。終於她被誘到他的膝蓋上來了。他的婦母看見了，雖然並不說，卻也沒有現出不高興的臉色來。他做着想得到的各種把戲逗着小安尼玩；她的母親見他這樣的看着那小囡，覺得很高興。當安尼漸漸睡熟的時候，她那肥軟的小手裏仍然緊捏着湯姆的手指。於是他又復領會到向人用愛這一種快樂的心情了。還只在昨夜，當他的兩堂弟兄不許他在牀上睡覺的時候，他曾經揣想着，他莫非一輩子該沒有誰可愛麼？但現在呢，他對於躺在膝上的那小囡，卻覺得十分親熱了。

「她使你太累了，湯姆，」她的母親說，「還是讓我來放她到小牀裏去。」

「不妨事！」他說。「我很喜歡她躺在這裏。」她雖然很重地壓在他的臂膀上，他恐怕弄醒她，卻

「動也沒有動。」

當她醒了的時候，他的孀母說道，「謝謝你，湯姆，虧着你替我看管，我已經把事情都做好了。現在你到天井裏去跑跑玩玩罷。」

這種和善的言語，他的孀母從沒有對孩子們說過，現在居然對湯姆說了，這是她不知不覺中從湯姆的性情上受了感化了。

正餐的時候到了，全家的人聚着進餐，湯姆的臉上顯得很紅。他的孀母因為新生的小囡喜歡他的緣故，便儘先把好的小菜遞給他吃。但是他並不就吃。他依了他母親的遺訓，餐前總得做一番簡單的祈禱。他料着他的叔父也一同做祈禱，便只是等候着。於是他覺得很臉熱很羞澀了。但是他一想到祈禱是應該做的，便撇開了羞態，平靜而却嚴肅地唸了一遍慣熟的謝神的語句，傑克待他唸完了，便大笑起來，傑克的父親把他打了一下，罵了幾句，纔使他沉默了。我想這時全家的人，除却傑克有些不高興之外，恭敬地聽了一番湯姆祈禱，一定都覺得幸福的。他們原來並非不安分的人們，只是他們日常的生活上，缺乏縝密的思慮罷了。那種縝密的思慮是把秩序給予家庭，而且使愛的精神成爲秩序的基礎。

從第一天起，湯姆並不因了有些得勢便要退後，他一直於他的孀母很有用，而且安心地忍受着她那急躁的脾氣。他的叔父有時說，他是這許多年由女人教養起來的，所以不像男孩，倒像女孩，可是這種觀察實在是不對的。他那勇敢的氣概，熬苦的精神，他的叔父也不能不敬重哩。至於小安尼呢，那是湯姆心底裏最歡喜的人兒，她高興了湯姆也高興了。別人漸漸地喜歡起他來，他是不大知道的。只有安尼却把愛他的心情百般地流露出來，所以他對於安尼格外地喜歡了。狄克不多久也覺得湯姆在功課上很可以給自己幫忙的，便不由地說道：「湯姆是很有本領的。」

現在我要再跳過一年，把湯姆進這家庭之後十二個月的事，向讀者約略報告一下。我上面說過，他的孀母對於他已經不大說暴躁的話了。久而久之，她對於一切人也不大暴躁，因為她漸漸覺得在湯姆面前，氣忿忿地講話，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她有時還和他談起他母親的事，聽了湯姆說的他母親生平的種種善事，便覺得到了不少的益處。她的丈夫因見家裏清靜和平，也心平氣和了。他現在也不為要避開囉嘈的孩子們，永不收拾的爐灶，以及嘮嘮叨叨的妻子時常到茶館裏去。有一回，湯姆病了一二天，他的叔父聽不到祈禱，便自己來做。現在全家都非常整潔，不像先前凌亂的樣子了。湯姆和狄克一同到學校讀書，狄克的成績漸漸好起來，不久就同湯姆幫助他似的，可以在功課上幫助他的。

小兄弟了

於是連傑克也承認湯姆有本領，非常地喜歡他了。湯姆並沒有想到幸福，却實在是幸福了。

讀者諸君！自從湯姆進這家庭以來，這家庭就何等幸福呀！金錢能夠造成這種幸福的十分之一麼？我想讀者一定說是不能夠的。可是湯姆並非一個有力量的人，他也並不怎樣的聰明；他起初還連要好的人一個也沒有呢。然而他是和愛而且存心很好的，便在這兩種品性上，上帝大量地賜着福哩。

傑克手與心